**目** **录**

[**少帅传奇**  李政赵云声(1)](#bookmark1)

[为了幸福，干杯 水运宪(94)](#bookmark2)

[**鉴真东渡**](#bookmark3)

[齐致翔吴葆璋雷恪生李桦夏钧寅( 187)](#bookmark4)

**少帅传奇**



李 政 赵 云 声

李政，男，40岁，吉林省戏剧创作评论室编剧。曾发表、上 演过大型话剧《山村新人》、《坚实的土地》、大型歌剧《台湾剑 客》等。

赵云声，男，40岁，中央实验话剧院编剧。曾发表、上演过 大型话剧《转折》等。

人 物 表

张学良——字汉卿，安国军军团长，后任东三省保安 总司令。二十八岁，人称少帅。

张作霖——字雨亭，安国军总司令，陆海军大元帅。 五十六岁，人称大帅。

杨宇霆——字临阁，安国军总参议，后任东三省兵工 厂督办。四十余岁。

于凤至——张学良夫人，三十岁。人称少夫人。

赵 提——张学良私人秘书，二十岁。人称赵四小 姐 。

薛秉谦-—大元帅府医官，三十一岁。

黄 蕙——记者，二十四岁。薛秉谦的未婚妻。反 日青年会骨干。

方世靖——帅府秘书长，五十岁。

张占魁——总司令侍卫长，张作霖同族兄弟，四十余 岁。

姜树礼——东北军军官，二十五岁。反日青年会成 员 。

黑姑娘——大鼓艺人，姜树礼之妻，二十三岁。

谢倩怡——张作霖的干女儿，杨宇霆的私人秘书，二 十余岁。

河野大作 — — 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特务机关头目。 军衔大佐，四十余岁。

河野加代——医生，河野大作的妻子，三十岁左右。 林久治郎——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四十余岁。

斋藤助男—— 日本使馆官员，后为日本吊唁特使，五 十余岁。

东 宫 — — 日本奉天独立守备队副官。军衔大尉， 二十多岁。

崔副官——张学良的副官，二十多岁。 丁副官——杨宇霆的副官，二十多岁。

奶妈、记者、侍者、侍女、奉军官兵及日本歌妓、奉天 士绅、琴师等群众若干人。

时 间： 一 九二八年六月二日 — — 一 九二九年 一 月 十 日

地 点：北京、滦州、奉天

***第*** ***一*** ***场***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日，晚。

〔北京中南海丰泽园。安国军总司令、陆海军大元帅 府客厅。

〔这是清皇朝建筑，室内陈设古香古色。

〔幕启：丁副官正指挥士兵从室内往外匆匆忙忙地搬 运物品箱笼，舞台上呈现一片慌乱的景象。

〔一个奶妈模样的女人，在搬运物品的士兵中穿梭奔 跑。

奶 妈 哎呀，小心点!这是六夫人的东西，都是精贵玩意

儿，碰坏了一件儿，砸碎你的骨头也包不起! 士 兵 是 ! 是 !

妈 妈 (对另一士兵)哎，哎，那个箱子是五小姐的!你也得 轻点哟!(追下)

〔士兵轻手轻脚，放缓了脚步。

**丁副官** (上去给土兵一脚，斥责地)快，快!麻溜的!到时候 装不完车，大元帅发起脾气来，你们还要不要命了? 〔这时，门外卫兵一声高喝：“立正，敬礼!”随即传来 张学良的声音：“稍息!”

〔场上一士兵，听见喝叫，脚下一慌，背上的箱笼“哗”

的一下栽了下来，各种衣物撒了一地。丁副官和士 兵诚惶诚恐地赶紧收拾 ……

〔张学良偕同赵堤上。张学良身穿军便装，披着斗 篷；赵堤着雅素的旗袍，留学生式的短发。二人并肩 步入大厅。崔副官跨前一步，接过张学良的帽子、斗 篷，递给身后的勤务兵。

**丁副官** (慌忙敬礼)少帅!

**张学良** (皱起眉头)怎么把屋子弄成这个样子?乱七八糟 的，客人来了像什么?

**丁副官** 报告少帅，杨总参议命令卑职七点钟以前把东西送

到车站，说大元帅夜里启驾，返回奉天! **张学良** 大元帅今晚不走了，把东西放回原处。 **丁副官** 是!不过，总参议他 ……

**张学良** 回头我告诉他。把弄乱的地方整理一下吧! **丁副官** 是!(与抬箱子的士兵们下)

**张学良** 崔副官! **崔副官** 在 !

**张学良** 你给六国饭店挂个电话，问一下宴会什么时候结束? 请大元帅和总参议早一点回来，说我有些善后的事

情，要和他们商议。 **崔副官** 是 ! ( 下 )

〔张学良说完，疲惫地坐在太师椅上。赵提倒了一杯 茶递给他。

**张学良** (接过茶杯)小四，兵荒马乱的，我看你还是随我父亲 先回奉天吧 ……

**赵** **媪** 咱不都谈好了嘛，怎么,你又变挂了?

**张学良** 我当然不愿意你离开，可近来这局势，日本人占领山

东，国民军步步紧逼……看来，紫禁城虽好却不是我 们的站脚之地呀!你先回去，过些天，我也随后……

**赵** **提** 到时候，我和你一起回去! **张学良** 刀光剑影的，你何苦……

**赵** **提** (打断)我是你的秘书!照顾好你的生活、安全，这是 少夫人交给我的使命。

张学良 你呀!(笑笑)好吧，那就留下来共患难吧。不过，前 线可不比这里，不但生活苦，还得随时准备挨枪子 儿!

赵 媪 (笑)你别吓唬我，打仗我见过。

张学良 (玩笑地)啊，对对，你见过的，在电影上，是吧?可 惜，那不是真枪实弹……

赵 提 哼，我可惜的，倒是同胞之间互相残杀，对外国人却 不敢放一枪一弹!

**张学良** 你又来了，我们不谈这个。 〔摧副官上。

**崔副官** 少帅，请愿代表又来了，要求见大元帅。 **张学良** 你没告诉他们大元帅不在吗?

**崔副官** 他们说见少帅也行。 **张学良** 我说过了，不见!

**崔副官** 是!(欲下)

**赵** **提** 他们现在在哪儿? **崔副官** 在西大厅等候。

[赵提用目光盯视着张学良。

**张学良** (未理睬，训斥崔副官)愣着干什么?去告诉他们，我

不见!

**崔副官** 是。(下)

赵 提 汉卿，你应该去见见他们。

**张学良** 见他们我说什么?说日本人逼我们承认丧权辱国的 “满蒙悬案”,我们坚决不接受?老爷子又没发话，他 委任的谈判代表是杨宇霆!说坚决把日本人赶出山 东，赶出东三省，我办得到吗?即使我有这个想法， 能露出去吗?我只要一讲话，立刻就会成为一个外 交事件!

〔摧副官复上，递给张学良一张名片。

**崔副官** 有位黄蕙小姐，说是你们的老朋友，请求接见。

**赵** **提** (高兴地)啊，黄小姐，快请她进来。 〔崔副官下。

**张学良** (看着名片)黄蕙?谁呀?

**赵** 是我同学，你忘了，薛医官的未婚妻。

**张学良** 噢，想起来了。一位能言善辩的女记者。

〔黄蕙上。她一身学生打扮，举止洒脱，目光敏锐，有 着职业妇女的沉稳和干练。

黄 蕙 少帅，您好!赵堤，你越来越漂亮了。

**赵** **提** (热情地把黄蕙拉过)看你，什么风把你吹到北京来 了 ?

**黄** **蕙** (有意地)冷风，从日本海吹来的刺骨的冷风!

**张学良** 黄小姐真不愧是政治记者，玩笑话都带政治性。

赵 提 是不是听说薛医官要返回奉天，专程来北京迎接? **黄** **蕙** 不，我是作为请愿代表来的。

**张学良** 怎么,你也是请愿代表?

**黄** **蕙** 是啊。少帅，您为什么不接见咱们东三省的请愿代 表呢?大家受民众的嘱托，千里跋涉来到北京向你 们当局表达同胞的意愿，他们含辛茹苦，已经等了半

个月了!少帅，难道您 ……

**张学良** 黄小姐，请你不要给我出难题了。

**黄** **蕙** 不，这不是难题。少帅，你们战事不利，日本人又步 步紧逼，您的心境可以理会，然而，正因如此，您更应 该见见这些请愿代表。他们都是爱国的热血青年， 见了他们，您会感受到时代的脉搏，我们民族的伟 力；见了他们，您会看到我们祖国的希望……

**张学良** (笑)嗬，照你这么一说，这些请愿代表都是尊神了?

**黄** **蕙** 不，他们是普通的中国人，却是民心的见证。少帅， 您应该听听民众的呼声!

**赵** 汉卿，黄蕙的话有道理，那就……

**张学良** 好吧，那就见见，就凭黄小姐这番演讲，我也不能不 动心啊!

**黄** **蕙** (高兴地)那，我这就陪您去?

**张学良** 别急，等老爷子回来，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黄** **蕙** 那当然好。

**张学良** 我真佩服你这张利嘴!可也有点担心 …… **黄** **蕙** 担心什么?

**张学良** 担心秉谦将来受你欺负呀!(笑) 〔众人笑。汽车声。

〔薛秉谦上。他身着西装，戴着金丝眼镜， 一副洋绅 士的派头。稍加接触就会发现，这是个热诚、质朴并 带有书生气的人。

**薛秉谦** (惊喜地迎上)蕙，你来了!

**黄** **蕙** 秉谦!(同薛秉谦紧紧握手，深情地注视)又瘦了，你

这个医官儿呀，就是不知道关心自己…… **薛秉谦** 我没事儿，看见你挺好，我就放心了。

张学良 (悄悄地拉起赵堤，风趣地)小四，咱们得避 一 避了， 人家情人的目光都是直线的，根本就没发觉我们的 存在。(拉着赵提悄然欲下)

**薛秉谦** (回身笑笑)站住!大帅马上就到了。

〔外面卫队一声接一声地传来：“立正，敬礼!”呼喊声 由远而近 ……

〔突然，“啪啪”两声枪响。

〔幕后一片惊呼：“有刺客!”“大帅被刺!”“抓刺客!”, 紧接着是一阵爆豆般的枪声。

〔副官和卫土们相继奔出。

〔张学良摘下手枪与薛秉谦正欲跑出时，张作霖从容 走进。他身穿大元帅服，佩着肩章，挎着象征权力的 指挥刀，威风凛凛。这个土匪出身，称霸北方的大军 阀，见惯了刀山剑树，眼前的枪声和骚扰并未使他恐 惧 。

**张作霖** (沉着地)慌什么?个把刺客有啥可怕的，本大元帅

见得多了!都给我各就各位!占魁，占魁呢?

〔张占魁一手拎一盒子枪，气喘吁吁地跑上。他绿林 出身，多年追随张作霖， 一手好枪法，是帅府的侍卫 长 。

**张占魁** 大帅，占魁在!

**张作霖** 刺客抓到了没有?给我带来，我要亲自审问! **张占魁** 抓是抓到了，可他，他说不出话来了。

**张** **作** **霖** 嗯，怎么回事儿?

**张占魁** 刚才，我那两枪打的有点不是地方。他、他的胸脯子 直往外咕嘟咕嘟冒血 ……

**张作霖** 噢，薛医官，你去给他看看。他妈拉个巴子的，这小

子还挺有福气，大元帅的医官给他看伤，啊?哈哈



**张占魁** 那，他缓醒过来，我就给您带过来?

**张作霖** 算了，让杨总参议审审就中了。你去到汽车上，把我 那翡翠嘴烟袋拿来。

**张占魁** 是 ! ( 下 )

〔薛秉谦随下。

〔杨宇霆上。这是位儒将风度的军人，仪表堂堂，风 度翩翩。然而，此刻却是一脸的关切和惶恐……

**杨宇霆** 大元帅，您受惊了!我的车落在后头，让您……咳， 本来，我的车应该在前头，您看，这多危险呐!

**张作霖** 行了，净他妈的马后客!我说临阁，你看这个刺客是



**杨宇霆** 很明显，不是南京派来的，就是共产党! **黄** **蕙** 难道就没有另外的可能吗?

**张作霖** 噢，什么可能?

**黄** **蕙** 最近一段时间，围绕“满蒙悬案”的问题，日本报纸上 对大帅骂声不绝。我想，他们不会只停留在口诛笔 伐上吧?

**杨宇霆** (冲口而出)是日本人?这绝不可能!(审视了黄蕙 一番)这位小姐是……

**张学良** 这是薛医官的未婚妻，黄蕙女土。

**杨宇霆** (伸出手去)幸会。如黄小姐所说，倘若刺客是日本 派遣的，那刺客肯定是日本的亡命徒。但是，很遗 憾，此人吐出的几个字都是汉语，人在昏迷状态只能 流露本国的语言，这证明他是中国人。

黄 蕙 也许逻辑上是如此，然而，中国人就没有当汉奸的

吗?日本人是舍得花钱收买走狗的。

**杨宇霆** (阴沉地)黄小姐的话，似乎有点耳熟 …… **张学良** 算了，争这个有什么用!

**张作霖** 可不是咋的，临阁，你去审一下不就他妈清楚了嘛! **杨宇霆** (扫了黄蕙一眼)是!(下)

〔张占魁拿着长杆翡翠嘴烟袋上。他已经在烟袋锅 里装好了烟末，递给张作霖，给点着了。

**张作霖** (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一股烟雾；随即拿烟杆一挥) 都下去吧!我一个人在这歇一会儿。

〔张占魁、赵提、副官、卫士等下。黄蕙临走时向张学

良递了一个眼色，张学良会意。 **张学良** 爸爸!

**张作霖** (抽着烟，漫不经心地)嗯?

**张学良** 民众请愿代表在西厅等候您接见。 **张作霖** 谁让他们来的?

**张学良** 他们已经在北京等了半个月了。爸爸，民心不可侮， 您还是见见他们吧!

张作霖 见个屁!都是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去告 诉他们，都回去安守本分，国家的事有政府管，小心 上赤党分子的当!

**张学良** 爸爸，对付日本人不能忽视民众的力量。古语说：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

张作霖 你他妈少在圣人门前卖百家姓。我二十来岁就和日 本人打交道，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他日本人一 蹶尾巴，我就知道他要拉几个粪蛋子!小六子，你可 得学得稳重点儿，我这摊子事业将来都得交给你，你 可不能感情用事。

张学良 爸爸，日本人出兵山东，占领济南，如今又乘人之危， 得寸进尺，逼我们承认“满蒙悬案”,抢夺我东三省和 内蒙的主权……如果我们不奋起抵制，等到国破家 亡之时，学良还有什么事业可言呐!

**张作霖** (似有所动)咳，你也别说得那么邪乎，咱爷们还到不 了那一步!

**张学良** 爸爸，咱们还是走南北议和这条路吧!内战不能再 打下去了，中国只有枪口对外才有出路!

张作霖 你想叫我换旗呀?那狗牙子旗什么好玩意儿，咱们 凭什么给他们牵马拽镫?我他妈的不尿它!可眼下 这档子事儿也够糟心的……好吧，你就代我去见见 他们!

**张学良** 是!那有关“满蒙悬案”… …

**张作霖** 你照量着说吧，不让日本人捞着大便宜就中啊! 〔张学良转身欲下。

张作霖 (叫住)等等!言多语失，还是少说为佳!外交上有 个词儿叫什么来着，他妈拉个巴子的，怎么想不起来

了 ……好像是什么,什么告? **张学良** 无可奉告。

张作霖 对，就是这个词儿。你要是不好回答，就给他来个

“无可奉告”! **张学良** 是!(下)

**张作霖** (打了个呵欠，用烟袋锅敲着茶几)来人呐! 〔侍者上。

**张作霖** 把大烟灯给我点上。 **侍** **者** 是。(下)

〔二侍女随上，给张作霖脱去大元帅服，为其捶背、捶

腿。

〔崔副官上。

**崔副官** 大元帅，日本使馆斋藤助男先生求见。 **张作霖** 噢，你就说我睡下了，请他明天再见吧。 **崔副官** 是 。 ( 下 )

**张作霖** 他妈的，臭蚊子，还叮上了! 〔崔副官复上。

**崔副官** 大元帅，斋藤先生说，事情紧急，您睡下了，也请您起 来见他。

**张作霖** 嗯?(感到事情严重，起身)那，你让他等等。催命 鬼!

**崔副官** 是!(下)

**侍** **者** 大元帅，烟灯和烟具都准备好了。

**张作霖** 把烟灯吹了! **侍** **者** 是。(下)

〔二侍女为张作霖穿上大元帅服。 〔张学良急上。

**张学良** 爸爸，斋藤深夜来访，来者不善呐! **张作霖** 嗯，以你看，他们这是 ……

**张学良** 自然是为“满蒙悬案”而来，爸爸无论如何不能答应 他们。

**张作霖** 答应我是不能答应他们，可总得给人家点甜头。不 的，我也过不去这个坎儿呀!

张学良 不，爸爸， 一步也不能让。这是叫我们承认袁世凯的 二十 一 条哇!当年国民议会都不敢通过，如果我们 让步了，岂不要背千古之骂名吗?

**张作霖** 唉，那年郭松龄反奉，我要用日本人的兵，饥不择食，

答应过人家，这是欠了人家的账!

张学良 爸爸，这是东三省请愿代表送来的血书!(打开手中 的白绸)

〔白绸上面是鲜红的血迹写下的：“还我山东，还我主 权!”

张作霖 (看见血书，神色有变)啊，这，这是干啥呢?

**张学良** 这是东三省青年的热血。爸爸，这就是民心、国心 呐 !

〔崔副官上。

张作霖 (沉吟一下)好吧，把它留这儿，你下去吧。 〔张学良下。

〔斋藤助男上。这是日本公使的谈判代表， 一个老谋 深算的外交家。他一身西装，步履匆促地走进来。

张作霖 (从椅子上站起来，笑容满面地伸出手去)啊，老朋 友，欢迎，欢迎!

**斋** **藤** 听说大元帅今晚要返回奉天，芳泽公使特意派我赶 来话别。

**张作霖** 啊，谢谢!谢谢芳泽公使的美意。来人! 〔侍者上。

张作霖 为斋藤先生准备酒宴!

斋 藤 不，不必麻烦了!鄙人深夜造访，还有一要事。刚才 接到鄙国田中首相的电报，让我前来贵府，听取大元 帅关于“满蒙悬案”的最后回复。(“唰”的一下，打开 皮包，从中取出文件夹，递给张作霖)这是备忘录，东 京等候回电。

张作霖 (对备忘录看也没看，便放到茶几上)不要急嘛，咱们 边喝边谈。(对侍者)怎么还不快去准备酒宴?

〔 侍者下 。

**斋** **藤** 不，大元帅阁下，首相急等我的电报!

**张作霖** 那你告诉他，大前天，我已指派杨宇霆将军专门和你 们谈判。我告诉他，咱们要对得起日本朋友，过去你 们没少给我帮助，我张作霖是知恩报恩的。

斋 藤 奇怪，难道杨将军没有报告大元帅吗?芳泽公使与 杨将军的谈判没有达成协议。

**张作霖** (故作不知)哎呀，这怎么说的!我一定叫他继续和 你们谈，直到日本朋友满意为止。

斋 藤 大元帅这两天没见到杨将军?

张作霖 (顾左右而言他)斋藤先生喜欢喝什么酒?是茅台， 还是白兰地?

斋 藤 啊，不，不。请问，今天晚上杨将军不是陪大元帅赴 宴了吗?

**张作霖** 啊，是的。不过，没来得及谈这件事 … …

〔杨宇霆匆匆上，走近张作霖。 **杨宇霆** (低声地)大元帅，刺客死了。 **张作霖** (不满地一挥手)知道了。

〔杨宇霆正欲走下，斋藤助男把他拦住了。

斋 藤 请问杨将军，您没有把谈判的结果向大元帅报告吗? **杨宇霆** (面有难色)这……我非常遗憾!(下)

**斋** **藤** (拿起备忘录)大元帅阁下，我们不必绕圈子了。您 只要在这个文件上签个字，一切就圆圆满满地解决 了。日本政府保证继续支持您的事业，提供一切可 能的援助!

**张作霖** 那样的话，当然好喽!不过，本大元帅在没有听取外 事官员的意见之前，就贸然签署外交文件，这不大妥

当吧?

斋 藤 (强忍住火气)大元帅阁下!鉴于您如此不合作的态 度，如果因此在两国关系上，引出一些不愉快来，其 后果……

张作霖 (故作傻气地)噢，那会有什么不愉快呢?

斋 藤 本国政府电示我们，由于战乱蔓延，为了保护我国侨 民和我国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必要的话，可以采取适 当而有效的措施，甚至将不惜以武力相周旋!

张作霖 武力周旋?哈哈哈，你们在山东用兵，已经得罪了中 国民众和世界列强，难道你们还要在东北用兵吗?

噢，我给你看一样东西。(拿出白绸，违给斋藤) 斋 藤 (接过，慢慢打开，恐惧地)啊，血书!

张作霖 看见了吧?我也有我的难处。老朋友了，就不要难 为我喽!你们不就是想多要点好处吗?慢慢来嘛! 别逼得中国人都火起来，到时候，你们什么也得不 到。就这样吧，咱们过两天再好好谈谈。

斋 藤 大元帅不是今晚就要离开北京吗? 张作霖 不，我今晚不走了。

斋 藤 改在哪天走? 张作霖 三天以后吧。

斋 藤 那么,咱们后天再谈? 张作霖 后天?好吧。

斋 藤 那就一言为定!

张作霖 好，一言为定。送客!

〔斋藤助男快快告辞，下。 〔张学良急上。

张学良 爸爸，奉天宪兵司令部齐恩铭密电。

**张作霖** 什么急事?你叨咕叨咕!

**张学良** (念)“自大帅返奉消息传来后，日方军队调动频繁， 关东厅警察亦日夜巡逻，在老道口一带，日本守备队 不许行人通过，迹象可疑，望多加防备。”

**张作霖** (笑)齐恩铭这小子，真他妈能咋乎! **张学良** 我看您还是改乘汽车吧 ……

**张作霖** 什么?坐这么远的汽车还不把我老骨头颠打零碎 啦!专列准备好了吗?坐哪辆包车?

**张学良** 当然还是慈禧太后那辆花车。 **张作霖** 沿途保卫呢?

**张学良** 已经部署下去，一路警戒，十步一岗。 **张作霖** (满意地)嗯，好。

**张学良** 大后天什么时候动身? **张作霖** 不，我明天走。

**张学良** 明天?

**张作霖** 明天夜里九点，给它来个人不知鬼不晓。 **张学良** 可您刚才答应斋藤后天谈判呐。

**张作霖** 傻小子，这叫金蟾脱壳之计!哈哈哈! 〔 切 光 。

——幕 闭

**第** **二** **场**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深夜。 〔奉天，日本大和旅馆。

〔这是 一 间纯日本式的客厅。舞台正面是 一排大落 地窗，垂挂着金丝绒的窗帘。房间两侧有“拉隔”与 走廊和里面卧室相隔开。

〔在日本音乐声中幕启：几名艺妓在乐曲声中表演日 本歌舞。

〔河野大作穿着和服坐在沙发上， 一边饮酒， 一边欣 赏着艺妓的表演， 一派悠然自得的神态。

〔电话铃响。

河 野 (抓起电话)是的，我是河野大作。(口气极为严厉 地)传达我的命令，要严密封锁，不许走漏半点消息! 违者，格杀勿论!

〔艺妓们见河野神情严肃，自动停止了歌舞。 河 野 (冲她们笑笑，挥了下手)不要停嘛，接着来。

〔艺妓们继续翩翩起舞。 〔一副官上。

副 官 报告，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阁下到! 河 野 (赶紧站起来)快请。

〔林久治郎上。他身着西服，戴着眼镜，文质彬彬。 这是一位富于西方气质的外交家，很讲究风度和礼 仪。与河野鞠躬相见。

〔河野恭敬地请林久治郎坐在沙发上，为他斟酒、点 烟。

〔歌舞继续着，直至一曲终了。河野一挥手，艺妓们 鞠躬告退。

**久治郎** 大佐阁下，您深夜请我到这旅馆来，该不只是为了让 我欣赏这些歌舞吧?

**河** **野** 当然，请林总领事是不会用这类节目的。久治郎君，

芳泽公使这两天有信来吗? **久治郎** 您指的是哪个方面?

**河** **野** 当然是我们关心的那个“满蒙悬案”的谈判…… **久治郎** (沮丧地)已经彻底破裂了。

**河** **野** (故作惊疑)怎么?斋藤先生可是我国赫赫有名的谈 判专家……

久治郎 可张作霖是个无赖!他给你软磨硬泡，用他们满洲 话说，就是“耍死狗”!芳泽公使虽然十分恼怒，可也 毫无办法……

河 野 看来只有诉诸武力了!你们在谈判桌子上得不到 的，让我们关东军用武力来索取!

久治郎 武力?不，不，这不是上策，再说时机……

河 野 久治郎君，时机是靠人来创造的。 久治郎 不，我的意思是……

河 野 啊，好了，今晚请你来，可不是为了争论的……

久治郎 那么,请问您这位高参，深夜相邀到底有何公干? 河 野 我想请你看场好戏。

**久治郎** 看戏?河野先生，改日 一定从命，今晚不行，我还有 公事要办。(起身欲走)

河 野 (拦阻)不，不，这出戏一定请你赏光。如若不看，你 将追悔莫及。

**久治郎** 您到底搞什么鬼名堂?让我在这里猜哑谜!

**河** **野** (笑而不答，拉林久治郎坐下，又斟了一杯酒)戏还等 一会儿才能开场。来，先让我们为在满蒙的事业，为 我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友谊，干杯!

〔二人饮酒。副官上。 副 官 报告，谢倩怡小姐到。

河 野 请她进来。 副 官 是。(下)

久治郎 (欲站起)噢，您有客人，那我还是告辞吧!

河 野 (按住林久治郎)不必，不必。这也是一出戏，一出大 戏的小穿插。

〔谢倩怡上。这是位交际场上的红人，杨宇霆的私人

秘书。她浓妆艳抹，华服美饰，面带微笑，飘然而进。 河 野 啊，谢小姐，欢迎，欢迎!(热情地施礼相见)

谢倩怡 啊，打扰了!

河 野 哪里，哪里。请!

〔谢倩怡与林久治郎相互致礼。

河 野 谢小姐刚从关内赶来，千里奔波， 一路风尘，大大的 辛苦。我深夜邀请您来这里，实在抱歉，对不起! (鞠躬)

谢倩怡 (忧郁地)旅途劳顿倒算不了什么,只是我……唉!

河 野 (递过一杯饮料)谢小姐是身体不舒服还是此行不顺

利?如果是前者，可以请我做医生的妻子帮忙；如果

是后者，我倒愿意帮您排解忧烦。 **谢倩怡** 谢谢。这次我 …… (欲言又止)

**河** **野** 但说无妨!林久治郎先生是自己人。

**谢倩怡** 我这次辜负了河野先生的重托，深感惭愧! **河** **野** 不要这样。我不会难为您的。讲吧!

**谢倩怡** 我在北京向杨宇霆将军再三转达河野先生的意愿， 可是他，最后还是拒绝了。他说，关于“满蒙悬案”的 谈判，他只是张作霖的代表，并没有决定权，因此，无 法满足贵国的要求。(说着从手提包内掏出一张支 票)这张二十万元支票请您收回吧，实在对不起。

河 野 这个……唔?

谢倩怡 请体谅他的苦衷，他不是执掌最高权力的人。我没 有完成使命，也请河野先生包涵!

河 野 (爽朗地)啊，不，不，谢小姐，您的使命完成得很好， 我非常地感谢。至于杨字霆将军的处境，我们十分 地同情和理解。杨将军雄才大略，手中又握有重兵， 他应该干一番更大的事业。请向杨将军转达我们日

本军方和政府的敬佩之意! 〔电话铃声响起。

河 野 ( 接电话)好，我知道了。(压低声音)要严密观察， 一 定要准确无误，不许出现丝毫纰漏!(放下电话，看

一下表，走过去按了按电铃) 〔 副 官 上 。

河 野 请夫人下楼来，接待贵客。 〔副官应声下。

河 野 (转对林久治郎)谢小姐的父亲是杨将军的老部下， 前年不幸逝世后，谢小姐的一家都受杨将军的照顾。

谢小姐本人身上还有着我们大和民族的血统，所以， 谢小姐对日满亲善一直是非常热心的。

久治郎 噢，谢小姐的父母……

谢倩怡 不，我的外祖母是日本人。

久治郎 如果需要加入日本籍的话，我愿意效劳。

谢倩怡 (莞尔一笑)不，林先生，我还是宁愿要中国籍。 久治郎 (感兴趣地)啊，那为什么?

谢倩怡 你们日本人对妇女不够尊重，而我是喜欢自由的。

河 野 (玩笑地)所以，杨将军才特别地欣赏谢小姐!哈哈



谢倩怡 (娇嗔地)河野先生又拿我们开心! 河 野 啊，对不起，对不起。

〔河野加代上。这是位负有特殊使命的医生，她身穿 和服，浓施粉黛，彬彬有礼。

加 代 啊，谢小姐辛苦了。(鞠躬) 谢倩怡 (亲热地)河野太太，您好哇?

河 野 加代，你为谢小姐准备了什么好玩的东西?

加 代 我想请谢小姐先领略一下我们日本的茶道 …… 河 野 嗯，好。

加 代 然后再看看我们的插花。行吗?

河 野 这是我们日本古老的民间艺术，谢小姐肯赏光吗? 谢倩怡 不胜荣幸。

加 代 请，谢小姐。

〔河野加代陪谢倩怡下。

**久治郎** 想不到河野先生也搞起外交来了。你们军部的手， 伸得太长了吧?

**河** **野** 不，这是殊路同归，一切都是为了大日本在满洲的远

大前程。

久治郎 (站起身来)领教了，今晚受益匪浅。告辞了!

河 野 哎，这个时候怎么可以走哇?好戏就要开场了。(拍 手)来，再干一杯。

〔艺妓们又上来表演歌舞。

〔河野看了看表，对前来送酒的副官指了指窗帘。副 官走过去拉开窗帘，窗外微露曙色，景物朦胧。

河 野 (站起举杯)来，为我们在满洲的精诚合作，干杯!

〔二人刚一碰杯，窗外远处突然爆发了一声震天的巨 响，窗上的玻璃被震得哗啦啦一阵颤响，随即烟柱腾

空，火光一片。艺妓们惊吓得尖叫起来，仓惶逃下。 **久治郎** (惊诧地)怎么,地震了?

河 野 (得意地)噢，不是地震。(从桌边拿出两副长筒望远 镜，递给林久治郎一副，拉他到窗前)林总领事，请往 皇姑屯方向看。对，看那两洞桥!

〔远处响起刺耳的汽笛和警车的鸣叫声。

久治郎 (观察了一会儿之后，看了看手表，猛然震惊地)啊? 张作霖的专车被炸!

河 野 是的，慈禧太后当年的蓝色花车如今已经变成了一 堆废铁。这位昨天还不可一世的满洲王——张大元 帅，现在已经成为古人了!

**久治郎** 啊?你让我来看的原来是这出戏!这么说，是你导 演的了?

**河** **野** 不，应该说是历史的巨手，把张作霖这陈旧的一页翻 过去了，从此满洲将要书写新的篇章!

**久治郎** (愤怒地拍案而起)胡闹!你们军部如此不顾大局， 一意孤行，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关东军要负全部

责任!

河 野 (笑)老朋友，不要发火嘛。张作霖虽说是靠着我们 发家的，一直代表我们在满洲的利益，可现在，他要 改换门庭，已经不是我们推行满蒙政策的帮手了，现 在他是障碍、绊脚石!不搬掉他，我们何时能实现对 满蒙的统治?

**久治郎** 张作霖死了，还有他的儿子张学良，你炸得完吗? **河** **野** 张学良?一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不足为虑!

**久治郎** 不，此人不可等闲视之。他不同他父亲，这是个胸有 城府的少壮派领袖人物!

河 野 是的，我承认张学良是有些不同凡响。可这位少帅， 此刻正在河北前线忙于撤军，只要张作霖一死，奉 军、帅府立时就会乱成一团。极有可能，那里会乘乱 倒戈，几天之后，张少帅还能不能居于人世，很难说 喽!

**久治郎** 哼，靠这种想当然的判断来冒险，太轻率了!

河 野 冒险?轻率?不，不， 一切都有周密的计划!现在， 我们已将关东军的几个旅团，从大连、打虎山方向调 进奉天市郊，只待他们帅府一乱，关东军顷刻之间便 可进占奉天。过去，我们常常苦于没有借口，无法出 兵干涉；现今在地图上微不足道的皇姑屯，将会给我 们日本帝国以千载难逢的机会!亲爱的总领事阁 下，晚则三五天，快则顷刻之间，整个满洲即将在我 大日本帝国的全权管辖之下!

久治郎 可是，你敢确保张作霖必死无疑吗?万一没有炸死， 岂不画虎不成，弄巧成拙!

河 野 我以帝国军人的名义向你担保，张作霖必死无疑!

久治郎 不，此事必须向首相报告，请首相裁决……

河 野 首相那里，你尽可放心!田中奏折上说的很明白：欲 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 蒙。必要时，我们将不惜以武力解决!

久治郎 不，目前我看不出使用武力的必要性。此事非同小 可，它关系到整个内阁和日本外交界的声誉，一旦泄 露出去，就会成为世界丑闻，要导致田中内阁的垮 台!

河，野 正因如此，军部才指令我和你一起研究如何善其后 的问题。(站起，递给林久治郎一杯酒)老朋友，我想

你不会拒绝这一合作吧? 久治郎 如果我拒绝呢?

河 野 拒绝?(笑)久治郎君，你不会拒绝的。军部能答应 你吗?田中首相能答应你吗?(举起酒杯)为了大日 本在满洲的前程，也为了我们自身的前程，你我只有 一条路——合作!

久治郎 (拿起酒杯)好吧，又让你占了便宜。(笑着与河野碰 杯 )

〔谢倩怡身穿和服与河野加代匆匆跑上。 谢倩怡 河野先生，皇姑屯发生了什么事?

加 代 是啊，惊天动地的，像是火药库爆炸了!

河 野 (沉痛地)不幸得很!刚才接到守备队电话，张作霖 大元帅的专车在通过皇姑屯两洞桥时被炸了。

谢倩怡 啊?那大元帅他 ……

**河** **野** (更加悲痛地)我们日本的老朋友，满洲军人之父 ——张作霖大元帅不幸遇难!

**谢倩怡** 他，他死了?

**久治郎** 听说谢小姐是大元帅的干女儿，我向您表示沉痛的 哀悼!

**谢倩怡** 啊，天哪!太可怕了!(伏在河野加代肩上哭泣)

河 野 是啊，大元帅是归天了，可他的事业，他缔造的日中 亲善，还将要继续下去。当今迫在眉睫的问题，是东 三省—大满洲的帅印由谁来执掌!

久治郎 谢小姐，请转告杨将军，我们日本国寄大希望于杨宇 霆总参议阁下。

加 代 哎呀，如果杨将军……那谢小姐可就 ……

河 野 好了，这都是以后的事。(递酒，沉重地)来吧，让我

们为大元帅干掉这杯苦酒，愿他早升天国! 〔四人举起杯来。东宫大尉急匆匆跑上。

东 宫 报告! 河 野 进来。

东 宫 报告，卑职奉命……

河 野 (打断)你们奉命保护炸车现场，有什么情况吗?

东 宫 (莫明其妙)现场?(阴错阳差地)是的，中国政府派

人要保护现场，说是要调查炸车原因。 河 野 你是怎么答复的?

东 宫 我说，南满铁路纯属日本势力范围，理应由日本政府

维护治安，中国政府无权干涉。 河 野 (满意地)嗯。

东 宫我们已经开始清理现场。 河 野 ((纠正地)不，保护现场。 东 宫 对，是保护。

久治郎 东宫大尉，据你的调查，都有哪几位大人物不幸遇难

呐?

东 宫 报告，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将军当场身亡。 河 野 (兴致勃勃地)嗯，还有呢?

东 宫 只有吴俊升和张作霖的六姨太死亡，其余大约有几

十人受伤，尚未详细统计。 **久治郎** 那，那张作霖他本人……

东 宫 报告，张作霖身受重伤，现已被抬回帅府抢救。 河 野 什么?你再说一遍!

东 宫 是。张作霖身受重伤，现已被抬回帅府抢救。 河 野 (怒吼地)你胡说!

东 宫 卑职不敢胡说!

河 野 (气极，打东宫一记耳光)嗯?巴格牙路!

东 宫 (挺身立正)哈依!卑职亲眼看见他们的方秘书长和 薛医官把张作霖抱进汽车，在汽车里他们还在谈话。

河 野 啊，他没有死?!

〔林久治郎跨前一步注视着河野大作，众人面面相 觑 。

**——幕徐闭**

**第** **三** **场**

〔前场两日后，下午。

〔奉天大帅府客厅。这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建筑，大的 格局似无特色，但内里却要豪华、气魄得多。左侧有 门通向走廊，后右侧有楼梯通向楼上卧室。室内依 照张作霖的喜好，全是古色古香的硬木家具。

〔幕启：张占魁头缠绷带，腰插双枪，正在阻拦着前来 探视张作霖伤情的达官士绅。

张占魁 (抱拳致礼)诸位长官，老少爷们儿!休怪我张占魁 不给面子，实在是大帅吩咐，不见客!大帅治伤，心 情烦躁，惹急眼了，有你们的热闹看!喂，那位老先 生，别死皮赖脸的，你要见大帅，大帅可不想见你! 识趣儿点吧，快走!

**士绅甲** 侍卫长，请开恩让老夫看上一眼，只看一眼足矣! **张占魁** 你少来之乎者也的，快给我土豆搬家—滚球!

**士绅甲** (不满地)吾爱大帅，前来探视，情合理顺，何罪之有? 奈何遭尔羞辱?

**张占魁** (掏出手枪)我说不过你，可它能说过你!走不走? **士绅甲** ( 惧怕地)这，这……

〔秘书长方世靖从楼梯走下。此人实际上是帅府总

管，足智多谋，对张氏父子忠心耿耿，待人处事谦恭 随和。此时，他身穿长衫，踱着方步，一副从容不迫 的样子。

**方世靖** (缓缓地)占魁，不要无礼。 **众** **人** (拥上)方秘书长 — —

方世靖 诸位，刚才我把大家的关切和期望都禀报了大元帅， 大元帅说谢谢了!他让大家都回去忠于职守，稍安 勿躁。大元帅说，待伤势减轻之后便出来执事，继续 为国效力。只是现在医生不允许会客，请诸位多多 见谅。

**士绅乙** 既然大帅有话，不见也中啦。

**士绅丙** 方秘书长，请问大帅的伤势究竟怎样?吾等甚为关 切，能否略说 一 二?

〔薛秉谦身穿白大褂自楼梯慢慢走下。

**方世靖** 可以，可以。我们正准备在报上发表医情公报。薛 医官，你给大家介绍介绍。

**薛秉谦** (从白大褂衣兜里掏出一张纸来)诸位，大元帅今天

中午体温三十七度二，血压正常。 士绅丙 哎，大元帅不发烧了!

士绅甲 (捋着胡须)福音，福音呐!

**薛秉谦** 但是，有时还头晕，眼花，左手微抖。中饭后，在别人 扶持下向前走了七步半。

士绅乙 嗯，了不起，了不起!只一天工夫就有起色，真是妙 手回春呐!

方世靖 诸位，薛秉谦先生是留日的医学博士，医道高深，尤 其对外科更是精通。大元帅伤愈是指日可待的，大 家尽管放心。

**士绅丙** 是的，是的，这回我们放心啦! 〔众士绅转身欲下。

**方世靖** 哎，云鹤老，大元帅要吃家乡海城的红毛鲤鱼，你这

位父母官给办一办吧?

**官员甲** (惊喜地)那……敢情……太，太好了!你说吧，要， 要什么样的?,

**方世靖** 大元帅的老习惯嘛，鱼长不过半尺，上岸不过三个钟 头 。

**官员甲** 我，我知道。就，就去办!

**方世靖** 还有赵老财东，大元帅的眼镜摔坏了，你老给配副新 的吧!他头上缠着绷带，眼镜腿给配长点 ……

**士绅甲** 然也，然也。我赵某定为大帅择优选配，使之眼明如 初，可于病榻之上料理国事；使之……

**方世靖** (拱手)那就拜托了。送客!

〔众达官、士绅下。

方世靖 占魁，你去把住二门，不许任何人进来，我和薛医官 有要事商议。

张占魁 是!(走出门后又返回)秘书长，让我去看看大帅吧， 自家人还不能通融吗?

**方世靖** (沉着脸)占魁，大帅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略一沉 吟)好吧，待会儿，我跟大帅说说。

张占魁 好哩!(下)

方世靖 秉谦，这件事现在得让张家人知道了，已经过了三十 多个小时，没有张家人的配合，这台戏不好唱了!

薛秉谦 是的，这外面的各界人士还好对付，万一后面的眷属 闹起来，咱们就难办了!

方世靖 方才送来的情报说，日本关东军已经下了紧急动员

令，正枕戈以待……

薛秉谦 我看，得把汉卿的夫人请来 …… 方世靖 我已经派人去请她了。

〔于凤至上。这是一位贤淑、沉静的少妇，举止端庄、 大方，气度高雅、稳重。她身穿素色旗袍，双手捧着 一 碗热汤。

于凤至 老方，你要莲子羹，我已经做好了。秉谦，现在能给

公公喝吧?(欲上楼梯) 薛秉谦 (制止)少夫人，凤至 ……

方世靖 少夫人，您请坐。有件事要告诉您，还要请您拿主

意 。

于凤至 (没有坐)需要我做什么?说吧。 方世靖 秉谦，你说吧!

薛秉谦 不，还是你说……

于凤至 瞎!你们俩，谁说还不行?一会儿汤该凉了。 方世靖 少夫人，请您一定不要过分激动 ……

于凤至 老方，你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啰里啰嗦的! 方世靖 (一字一句地)少夫人，大元帅他，他升天了! 于凤至 什么?

薛秉谦 大元帅昨天上午就咽气了!

于凤至 啊!(“啪”的一声，手中的盖碗掉在地上，接着呜呜 地哭起来)

〔方世靖和薛秉谦慌忙上前劝阻。 方世靖 少夫人，您镇静一点，不能哭!

薛秉谦 为了蒙蔽日本人，大元帅的死讯我们已经封锁了三 十多个小时，在汉卿返回奉天以前，还得继续封锁。

方世靖 现在，日本人已经起了疑心， 一旦他们得知大元帅不

在了，您可以想像，这帅府内外，那将会是一种什么 后果!

**于凤至** (强忍下来，沉重地)这，我知道。让我做些什么呢? **方世靖** 少夫人，您必须忍痛节哀，装出笑脸来，要做出大元

帅伤势好转的样子，应付各种探访，保持帅府的平 静，不能有一点疏漏，不能出一点差错……

薛秉谦 这秘密能不能守得住可是关系重大呀，凤至!它不 仅关系到帅府的安危，奉天的安危，也直接关系到汉 卿的安危啊!

**于凤至** 汉卿他……(哽咽起来又忙抑制住)

〔外面却突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哭嚎之声，三人失惊。 **方世靖** (厉声地)谁?进来!

〔张占魁抹着眼泪走了进来。

张占魁 是我，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扑通一声， 双腿跪在楼梯前)大帅，我的大哥，咋不让我替你去 死啊!呜呜 …… (痛哭)

**方世靖** (急劝阻)占魁，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张占魁** (依旧号啕)大哥，你死得不明不白，你死得好冤枉 啊 !

**方世靖** (跺脚)占魁，你这样要坏大事的!

**张占魁** 什么他妈大事，人都死了，连哭都不能哭啊?(越发 大哭起来)

〔方世靖和薛秉谦对张占魁正束手无策之时，猛听得 “啪”的 一 声。

于凤至 (一拍桌子，杏眼圆瞪)放肆!

〔张占魁从未见少奶奶如此盛怒，一下子愣住了。 **张占魁** 少夫人 ……

于凤至 (走上前去，又变得十分温婉地)魁叔，您对公公的感 情，我和学良都知道，方秘书长他们也都十分清楚



〔这时，薛秉谦从里间取出那只翡翠嘴长烟袋。

**薛秉谦** 侍卫长，这是大帅临终时让我交给你的，是他一件临 终遗物 ……

〔张占魁接过烟袋，见物思人，不禁悲从中来，又欲哭 泣……

**于凤至** (制止)魁叔!

**方世靖** 占魁，我们切不可因一时莽撞，辜负了大帅的嘱托， 毁了大帅的事业。

**张占魁** 你们刚才讲的道理，我都听见了。该怎么办， 一切听 你们的!

**于凤至** 谢谢魁叔!

〔一值勤官跑上。

**值勤官** 报告，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阁下前来探视大元帅的

病情。

**张占魁** (气愤地)什么?日本人还敢来探视!挡驾!

**于凤至** 慢!(用目光征求了一下方世靖、薛秉谦的意见，然 后，从容地)请他们进来。

**值勤官** 是 ! ( 下 )

〔张占魁随下。

〔林久治郎、河野加代及一女护土提着医护箱上。

**方世靖** 林总领事，欢迎!这位是张学良将军的夫人——于

凤至女士。

**久治郎**(鞠躬致意)少夫人，大元帅和我们多年交厚，情同手 足，对大元帅的不幸受伤，我们深感震惊，同时，也十

分关切!芳泽公使专电指示我，代表日本政府前来 探视大元帅，并致以亲切的慰问!

**于凤至** 十分感谢!

**久治郎** (从护士手中拿过药品)这是我们从国内运来的贵重

药品，准备敬献给大元帅，略表我们的一点心意。 **于凤至** 谢谢!我一定向我公公转达林总领事的好意。

〔方世靖上前来接过药品。林久治郎无奈，只好交给 他 。

**久治郎** 少夫人，对大元帅的伤势，芳泽公使和我们都非常挂 念，公使指示我，一定当面转达他的亲切问候。

于凤至 实在抱歉得很，大元帅已有明令，养伤期间，谢绝中 外一切客人探视。对最为友善的日本友人，我们也 不敢例外。总领事既和大元帅多年交厚， 一定深知 他的秉性，请多加包涵!

**久治郎** 是的，是的，这我十分理解。不过……请允许我介绍 一下，这位是河野加代女士，我国著名的外科医生。

**于凤至** 噢，很荣幸。

〔于凤至与河野加代相互敬礼致意。

**久治郎** 为了使大元帅贵体早日康复，我们特派加代医生前

来诊视，这也是对老朋友的一份情意! **于凤至** (怔了一下)这个，当然欢迎 ……

方世靖 (赶紧接过话头)这本来是求之不得的!我们曾请示 过大帅，建议友好国家医生前来诊治，可谁知大帅坚 辞不允。对总领事的这一好意，只好再次表示心领 了!

**久治郎** 少夫人，方秘书长，现在外界对大元帅被炸猜测纷 纭，对大元帅的伤势也有种种议论。日本政府认为，

大元帅的健康与否关系到日满亲善，关系到日本在 满蒙的权益，不能不给予特别的关注。希望不要拒 绝我们的好意!

**于凤至** (看了薛秉谦一眼)总领事先生的心情是可以理解 的。如果主治医师感到也确有此必要的话……

**薛秉谦** (傲慢地)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河野加代女士原名 叫松琦加代吧?

**加** **代** (站起)是的，这是我结婚前的名字，怎么,先生认识 我吗?

**薛秉谦** 当然!我们是校友嘛!您在帝国医大读书时，没听 说过山田教授的学生薛华吗?

加 代 (肃然起敬)那是母校的骄傲。在校期间，他就在国 际医学杂志上发表外科手术论文，蜚声日本医学界。 山田教授一直把他树为我们效法的楷模!听说，他 也是中国人……

**薛秉谦** 就是鄙人。

**加** **代** (连忙鞠躬)啊，久仰，久仰!

**薛秉谦** (拿病志递过去)加代女士，这是我填写的病志，有关 诊断和治疗都在上面，请不吝指教。

**加** **代** (接过，翻看)啊，对不起。

**薛秉谦** 有什么谬误和疏漏的地方，请不要客气!

**加** **代** 啊，没有，没有，您的诊断和处方都完全正确。

**于凤至** (有意地)薛医官，您看是不是请河野加代医生再给 重新诊断一下!万一您 ……

**薛秉谦** (故作生气地)怎么,少夫人对我薛某人的医术不信 任吗?那，那就另请高明吧!(甩身进里屋)

**于凤至** (为难地)这，您看……

**加** **代** 不必看了，不必看了。薛医生的医术高超，大元帅一 定会很快痊愈的。再见!

〔林久治郎与河野加代等告辞。 **方世靖** 请慢走!(送下)

〔少顷，谢倩怡与张占魁吵闹着上。 **张占魁** 不，不中，不中!

**谢倩怡** 怎么?占魁叔，连我是谁，你也不知道啦? **张占魁** 谢小姐，不能进!

**谢倩怡** 为什么?我是大元帅的干女儿，看谁敢拦挡我! **于凤至** 倩怡，是你?

谢倩怡 (跑过去，抱住于凤至哭泣)嫂子，我来晚了!我刚听 说……不知是哪些坏蛋干这种伤天害理的勾当，万 一他老人家有个好歹，可叫我们 ……

**于凤至** 你轻点声!倩怡，父亲的伤势不太重，没生命危险， 你别哭坏了身子。

**谢倩怡** 是吗?你看，我还以为……那我进去看看他老人家。 (径直往楼梯走去)

于凤至 (急忙拦阻)倩怡，父亲不让打扰他，医生也不准他会 客。你坐这儿喝杯茶，待会儿，我进去告诉他老人家 一声 。

**谢倩怡** 不，嫂子，不看一眼，我这心里不踏实。 **于凤至** 倩怡，父亲的脾气……

谢倩怡 老爷子一向疼我，我去看他，他不会发脾气的。他若 是责怪你，就往我身上推好了!(边说边往里间楼梯 走去)

〔于凤至急向张占魁打个手势。

**张占魁** (跨步过去拦住)谢小姐，大元帅的吩咐就是命令，不

经他许可就闯进去，他怪罪下来，我可担待不起!

谢倩怡 (沉着脸)呸，谁让你担待了?我就不信他老人家会

不让我去看他，做女儿的孝敬义父天经地义，我还要 守在他老人家身边，亲手给他老人家端汤倒水呢!

于凤至 (也沉下脸来)倩怡，你这是什么意恩?莫非是嫌我 这当儿媳妇的侍候不周，还要劳您的大驾?你是来 看望老人家的，还是来挑毛病的?

**谢倩怡** (回过身来，连忙解释)嫂子，你想到哪儿去了，都怪 我看老爷子心切，说话不周到，我真没有别的意思。

于凤至 可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们的话呢?老人家受了伤，心 情不好，我们不想戗着他老人家的意愿，这有什么不

对的呢! **谢倩怡** 这……

**张占魁** 就是嘛，回去吧，谢小姐，孝心不在嘴上，得来实在

的 。

谢倩怡 你?你这么说，我还真不能回去，今天我非见到他老 人家不可。不然，倒让人家说我孝心不实在!(甩开 张占魁，又欲向楼梯奔去)

〔方世靖急上。于凤至向方世靖示意。 **方世靖** 谢小姐!

**谢倩怡** 方秘书长，张占魁他不让我去见义父，还说我的孝心

是假的，我 …… (哭泣) **方世靖** 嘘——轻点声。

**谢倩怡** (万分委屈地)方秘书长 …… (又欲哭)

**方世靖** 好好，别哭了，我进去给你禀报一声，听听大元帅的 口气 ……

**谢倩怡** (擦去眼泪)嗯。

〔方世靖上楼梯进里间，下。

〔谢倩怡注视着紧张地望着里间的于凤至和张占魁。 〔方世靖复上。

**方世靖** 谢小姐，我给禀报了，大元帅没说话，只一个劲儿地 摇头，你看怎么办?

谢倩怡 (霍地站起)哼，你们都合起来唬弄我，我自己去问问 他老人家!(直奔楼梯， 一磴，两磴……刚走到门口) 〔里面“啪”的一声，传来杯子摔地的声音。接着是张 作霖骂声：“让她给我滚!我他妈的谁也不见!”

**谢倩怡** (惊慌地退了下来。边退边冲里间)干老，您别生气， 我这就走!您老好好养伤!(转身欲下)

**方世靖** (谦恭地)谢小姐，请到前边用茶。

**谢倩怡** (酸溜溜地)哼，不用了，再会!(下)

〔于凤至与张占魁两人对这全然意外的结局瞠目结 舌，面面相觑。

**于凤至** 老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薛秉谦擦着头上的汗，从楼梯上走下来。

于凤至 (钦佩地)哎呀，没想到你这洋博士还有这两下子! **张占魁** 看把我吓的，这一身冷汗!

薛秉谦 凤至，方秘书长，赶快派人进关给汉卿送信去吧! **张占魁** (一拍腰中双枪)我去!

**方世靖** 不，你目标太大。送信的人不仅要十分忠勇机警，还

必须是大家都不认识的人。 **张占魁** 那为什么?

**方世靖** 我们给前线的电报都是大帅健在， 一 旦外界知道我 们又派人去送信，这个秘密就会不攻自破。那样的 话，无论对这里，还是对少帅，都将是十分危险的。

**张占魁** 那你说该派谁去呢?

**方世靖** 帅府里的亲信，一个也不能派。

**于凤至** 可像这样生命攸关的机密大事，又必须是绝对可靠 的人 … …

**张占魁** 还得是不怕死的! **方世靖** 难就难在这里。

**薛秉谦** 老方，你有合适的人选吗?

**方世靖** (摇摇头)我想了整整两天了。 **于凤至** (叹了一声)唉 —

**张占魁** (着急地)上哪儿找这么合适的人去呀? **薛秉谦** 我倒有个人选。

**众** **人** (惊喜地)噢?(凑在一起，看着薛秉谦)

*〔切光。*

**——幕急闭**

**第** **四** **场**

〔前场数日后，黄昏。

〔河北滦州附近的一处别墅。这是一所欧式小楼，精 巧别致。

〔舞台大部是会客室，正面是落地窗，左侧是房门，通 花园庭院。门口台阶两旁葛藤交错，花繁叶茂。

〔幕启：张学良正坐在藤椅上看报纸。

〔随着一阵高跟鞋踏楼梯的脚步声，赵手拿公文推 门进来。

〔 电话铃响 。

赵 提 (接电话)喂，嗯，是的。对不起，张学良将军谢绝 一 切记者采访。不，你们来不了，没有司令部的通行 证，任何人也到不了这里。非常时期只能这样，请原 谅。(走到张学良身边)汉卿，方秘书长电报。

**张学良**(仍在看报)有什么新情况吗? **赵** **提** 还是关于大元帅的病情报告。 **张学良** 噢，没什么变化吧?

**赵** **提** 没有，似乎又好了一点。念念吗? **张学良** 不必了。小四，给我倒杯酒来。

**赵** **提** 怎么又喝酒?不是说，没有应酬不喝酒吗!

**张学良** 不喝酒，闷得慌!

赵 堤 大元帅的伤势不是在好转吗?方秘书长天天有好消 息……

**张学良** 我就为这好消息才喝酒。 赵 不，你心里有事……

〔张学良站起看了赵堤一眼，然后拿着报纸走了过 去，自己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

赵 (低声地制止)汉卿!

张学良 你看看这个!(把报纸递给赵堤)

赵 (念)“奉军内訌，张学良将军在滦州前线枪毙杨宇 霆!”这哪有的事，准又是日本人干的，故意制造混 乱。这个……发个辟谣声明就解决了，你何必……

张学良 不，这是日本人对杨宇霆的一种暗示。只要老爷子 那边情况不好，奉军内讧就会被他们不幸而言中! 其结果，很可能不是我张学良枪毙杨宇霆，而是他杨

宇霆……哼!

赵 真有这种可能吗?

张学良 难道你还看不出这苗头吗?过去，他见我是什么样 子?现在又是什么样子?为什么,我几次向他提出 两个司令部不要摆在一起，目标太大，可他就是不 肯；几乎每天都来观察我的动静，不离我的左右…… 这些举动，你不感到反常吗?还有，他为什么打发谢 倩怡回奉天?机要室的人告诉我，这些天他和奉天 有频繁的密电往来，他在打什么算盘?

赵 堤 汉卿，你也别太往心里去。只要大元帅健在，他们不 敢怎么样!

张学良 (在室内踱步，突然地)小四，我怎么对奉天的消息不

托底呢?(拿起放在桌子上的电报，掂了掂)我总感 到这像是作戏给别人看的。

赵 提 (笑了)你呀，这是思虑过度，神经过敏。若是大元帅

伤势严重，还不用电报催你回奉天? **张学良** (自慰地)那倒也是!

〔外边卫兵高喊：“立正，敬礼!” 〔崔副官上。

崔副官 报告，杨总参议到。

〔杨宇霆、丁副官上。赵堤和张学良慌忙站起来。赵 提微笑着迎了过去，可是，杨宇霆好像没看见似的， 理也没理，气势汹汹地走过去一屁股坐到沙发上。

赵 (愣了一下，旋即端起茶杯，带着一副笑脸，送到杨宇 霆跟前)总参议，请用茶!

**张学良** 还是给临阁倒酒吧，把那瓶法国白兰地拿来。 杨宇霆 不必了!

赵 杨将军，是不是有什么不痛快?

杨宇霆 (从衣兜里掏出报纸，在张学良的面前一拍)请看新 闻!

**张学良** (看了赵堤一眼)快拿酒去!

〔赵提和崔副官慌忙下去取来酒具。

**杨宇霆** (一字一句地)汉卿，你对报上的消息有何感想啊?

**张学良** (不慌不忙地从衣兜里掏出 一 份电报)我这也有 一 份，不是报纸，是密电。(递给杨宇霆)

杨宇霆 (接过，念)“皇姑屯炸车案乃杨宇霆密谋推翻张学良 的行动。杨野心勃勃……”(倏然变色，甚为紧张) 这，这是怎么回事儿?

张学良 (从杨宇霆手中接过密电，用打火机点燃，漫不经心

地甩动着火焰……)都是敌方的拙劣表演，别让它破 坏了咱们喝酒的兴致。来，尝尝这法国酒，据说是存 放了五十年的。一会儿，再上楼玩它两圈麻将，上次 输给你的，我一直想捞回来呢!(对丁副官和崔副 官)来来，你们都来!小四，给他们斟酒!

**赵** **媪** (一边斟着酒)总参议，这酒得喝出点名堂呀!

**杨宇霆** 当然是祝大元帅早日康复。唉，不知道大元帅到底 怎么样了，真让人焦虑不安呐!汉卿，你这里没有大 元帅的最新消息吗?

**张学良** 当然有。小四，把刚刚收到的方秘书长电报，给临阁 读读!

赵 媪 (念电报)“大元帅今晨体温三十七度一，午饭吃了 一 尾红毛鲤鱼。配上新眼镜后，情绪很好，可看当日报 纸，并想听辽海大鼓。仍有时头晕，薛医官嘱其继续 卧床休息，不能会客…… "

杨宇霆 别念了，我那里也有一份，和这个一字不差。(试探 地)汉卿，我看你回去一趟吧。反正这里有我顶着， 你尽可放心。

**张学良** (似不经意地)回去?没有老爷子电召，我可不敢。 再说，这电报总传来好消息 ……

**杨宇霆** (冷笑)好消息?汉卿，你没感到方世靖是在有意遮 掩什么吗?

**张学良** (一怔)有意遮掩?遮掩什么?

**杨宇霆** 大元帅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只要他的神智清醒就要 发号施令；好几天了，居然对前方没有一句具体指 示，这不很奇怪吗!又能吃鲤鱼，又能看报纸，又要 听大鼓，可是对我几次请示的电报却不置一辞，难道

这不有点反常吗?

张学良 (沉吟了一下，忽然放声大笑)哎呀，这都怨我，都怨 我!临行前，老爷子对我说了，前方的事他不管了， 交你我全权处理。皇姑屯一出事，光顾忙乱，把这事 给忘了。以后，你不用往奉天发请示电报了，有事咱 俩商量一下就行了。

**杨宇霆** 噢，那好，让我们举杯祝大元帅康复! **张学良** 干 杯 !

〔杨宇霆、张学良干杯。 〔一卫兵上。

**卫** **兵** 报告，奸细押到!

**杨宇霆** 噢，光顾喝酒了，正事没办。我们抓到了一名奸细。

南方口音却假冒说是奉军军官。 **张学良** 你审过了吗?

**杨宇霆** 他说一定要面见少帅，不见少帅他什么也不招供。

带给你，你亲自发落吧! **张学良** 那何必，你就处置了嘛!

**杨宇霆** 不，我杨某人刀下不死屈死之鬼。丁副官，去把奸细 带进来!

**张学良** 不审了，免得扫了我们的酒兴，就在院子里毙了吧! **赵** **媪** 哎呀，那可不行，吓死人了!

**杨宇霆** 四小姐，给少帅当贴身秘书，心肠软了可不中!要

不，这样吧，咱们上楼打牌，这事就让汉卿麻烦一下 吧!

**赵** 两个人怎么打，丁副官也来吧!

**杨宇霆** (想了想)也好，把酒带上来。(与赵推门上楼)

**丁副官** (对卫兵)去把奸细带过来。少帅，我上去了。(提酒

上楼)

〔二卫兵带姜树礼上。这是个魁梧健壮，英气勃勃的 青年，他身穿奉军军官服。被蒙着眼睛，五花大绑。

**张学良** (迎出台阶，对崔副官)带到后面去，远一点，毙完了， 找丁副官去看看。

**姜树礼** (操南方口音)你们不能毙我，我要见少帅! **张学良** 带 走 !

**姜树礼** (大声地)摘下我的蒙眼!我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 死!

〔崔副官看着张学良。张学良示意，崔副官摘下了姜 树礼的蒙眼。姜树礼环视一下，然后“扑通”一声在 张学良面前跪下。

**姜树礼** (仍然操南方口音)少帅，可找到你了! **张学良** 怎么,你认识我?

〔姜树礼点头。

**张学良** 好，把他带进来!

〔二卫兵带姜树礼进会客室。 **张学良** 你有什么话，说吧!

**姜树礼** (回头看看卫兵，欲言又止) …… **张学良** 你们下去吧!

〔二卫兵下。

**张学良** (冷漠地)说吧，你为什么要冒充奉军军官?

**姜树礼** (改作东北口音)少帅，我就是奉军军官。我从奉天

来，有万分紧急的情况禀报! **张学良** 为什么不禀报杨总参议?

**姜树礼** 这事只能告诉您一个人!

**张学良** (感到事情严重，威严地)说!到底谁派你来的?

**姜树礼** 少夫人，方秘书长，还有薛医官。 **张学良** 有何凭证?

姜树礼 (低声地)我有他们的联名亲笔信!

〔张学良警惕地望了望楼梯。 **张学良** 崔副官!(丢给他 一 个眼色)

〔崔副官点点头，然后走出去，关好通往楼上的里门。 **张学良** 信在哪儿?

**姜树礼** 在我皮鞋底子的夹层里。

〔张学良拔出身上的佩剑，割断了姜树礼身上的绑 绳 。

**张学良** (从桌上倒了杯酒，递过去)来，先压压惊。

〔姜树礼一饮而尽，然后接过短剑，撬开鞋底取出密 信，交给张学良。

**张学良** (接过密信，展开一看，立即呆住了)啊!原来父亲他



〔静场。稍顷，张学良踉跄地扑到张作霖的照片前， 双腿跪下，双手抓头抽泣……

姜树礼 (赶紧跑过去)不能哭啊，少帅!

〔张学良忍住哭声，惟见他双肩颤抖。

姜树礼 少帅，东北安危，系于一身。您千万要保重，忍痛节 哀，以东北三省大局为重啊!

〔张学良慢慢站起来，擦干眼泪，掏出打火机烧掉密 信 。

姜树礼 少帅，再给我一杯酒吧!

张学良 (倒杯酒，递给姜树礼)谢谢你!让你吃苦了!你叫

什么名字?

姜树礼 我叫姜树礼。

张学良 回去，我该怎么报答你? 姜树礼 不，我不需要。

**张学良** 我一定要重重谢你!你有什么要求吗? 姜树礼 要求?

张学良 提吧，我什么都答应你! 姜树礼 我要求您将我立即枪毙! 张学良 (震惊)啊，为什么?

姜树礼 杨宇霆审问过我，他人又在这里，只有毙掉我，解除 他的怀疑，您才能安全地回到奉天。

**张学良** 这……我可以把你藏起来。走，我立即派人把你送 走 !

**姜树礼** 不行。少帅，他的卫队都带来了，已经把这里监视起 来了，外面全是他的人。

**张学良** 是这样!那 … … 〔崔副官上。

**崔副官** 少帅，总参议让您上去打牌。 **张学良** 告诉他，我就去。

〔崔副官下。

〔张学良踱步沉思。

**姜树礼** 少帅，时间来不及了，快下命令吧!

张学良 啊，不，不!你是我的恩人，我怎么能…… 姜树礼(恳挚地)少帅，必须这样，没有第二条路。

**张学良** 不，我不是忘恩负义之人，不能为了我，让你 … …

**姜树礼** 您说得不对，少帅!我不是为了您个人，我是为咱东 三省的父老兄妹，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现在，日本人 虎视眈眈，把枪口对着我们，只有您安全回到奉天， 稳定局势，日本人才不敢下手。我姜树礼能使黎民

百姓免遭涂炭，能使中华国土不致陷于敌手，虽肝脑 涂地，死而无憾!少帅，别犹豫了!

**张学良** (感动得流泪)像你这样的忠贞爱国的志土，我们的 军队里太少了，太少了!你让我怎么下得去手啊!

〔楼上杨宇霆的喊声飘下来：“汉卿，怎么还不上来? 我们可都等着你呐!”

**姜树礼** (跪下)少帅，快!我求您，求您为国家、为民族着想， 快下命令吧!

**张学良** 快起来!(扶起姜树礼)有什么东西给我，留个纪念 吧!

**姜树礼** (掏出一枚银元)这是我身上仅剩的一块银元，您收 下吧!

**张学良** 家里还有什么人?

姜树礼 乡下有老父、老母，城里有新婚的妻子……少帅，不 能让亲人们当亡国奴啊!

**张学良** 这你放心吧，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

〔传来杨宇霆下楼的脚步声和喊声：“汉卿!” 姜树礼 (着急地)少帅!快，不然就贻误大事了!

张学良 (踌躇着，怎么也下不了手)这 ……

〔杨宇霆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

〔姜树礼突然一脚赐翻板凳，并抓起酒杯向张学良方 向掷去。“哗啦”一声，卫兵闻声跑进来，见姜树礼又 抄起椅子正向张学良扑去，连忙开枪。“啪啪”两声， 姜树礼最后盯看了张学良一眼，扑倒在血泊中 …… 〔张学良望着姜树礼的尸体，慢慢掏出手枪。

〔杨宇霆、丁副官、赵提、崔副官等急忙跑上。 赵 媪 (惊叫)啊!

·47 ·

杨宇霆 (手里举着牌，审视一番现场，故作轻松地)你看， 一 手好牌全让他给冲了。(对发愣的士兵)还不赶快拖 出去!

〔卫兵将姜树礼尸体拖出。

〔张学良捏着姜树礼给他的那枚银元，颓然地倒在沙 发里，仿佛失去了精神支柱。

**杨宇霆** 汉卿，上去玩吧，再来两圈，冲冲晦气! **张学良** 好，你们先去，我随后就到。

〔杨宇霆很有兴致地拉着赵提同丁副官上楼。 **杨宇霆** (边上楼边喊)你可快点!(下)

**张学良** 我就来!(见杨宇霆等离去， 一下子跃起身，低声地)

崔副官，马上去给我找套土兵服装。 **崔副官** 您 ?

**张学良** 我今晚要连夜赶回奉天，行踪必须绝对保密 **崔副官** 是 !

*〔切光。*

**—** **—** **幕** **闭**

**第** **五** **场**

〔前场数日后，下午。

〔奉天大帅府客厅，景同三场。

〔厅内的摆设较三场没有太大变化，只是正面墙上增 加了一幅张作霖的戎装照片，相框四周披挂着黑纱。 〔幕启：张学良正在赵的帮助下穿着黑色的礼服。 大帅府的气氛一片沉寂。

〔于凤至身穿雅素旗袍，腰缠孝带，头戴白花，领着手 捧盖碗的侍女上。

**于凤至** 汉卿，吊唁开始了，该出去守灵了。

**张学良** (神情忧郁地)我还有事儿，你们先张罗去吧!

**于凤至** 从前线回来以后，这几天你吃不好，睡不好，胃病又 犯了，这样下去怎么行啊!四小姐，这是我做的燕窝 粥，你陪汉卿趁热喝了!

赵 提(点点头，双手接过盖碗，打开尝了一口)哎呀，真鲜! 少夫人的手真巧 ……

**张学良** (叹口气)好了，你们先过去吧，让我一个人在这里清 静清静!

**于凤至** 不，我一定得看你吃上几口……

**张学良** (看了看于凤至)好吧。(皱着眉头，勉强地喝着粥)

〔于凤至和赵提相视会意，带侍女下。

〔电话铃响，张学良扔下粥碗，奔向电话机。

张学良 (接电话)喂，我是张学良。嗯，你说吧!嗯?炸车发 生前五分钟，日本守备队军官曾去过两洞桥?谁看 见的，要他们的亲笔证词，晚上送来!(放下电话想 了想，又摇电话机)要兵工厂。喂，兵工厂吗?我是 张学良!对炸车炸药的检验分析，出来了没有?嗯， 不是国内产品，是日本产的。好，把鉴定材料给我送 来，越快越好!

〔张占魁气喘吁吁地跑上。

**张占魁** 少帅，清楚了，一切都清楚了! **张学良** 什么清楚了?

**张占魁** 皇姑屯炸车，是日本鬼子一手干的! **张学良** 怎么回事?你慢慢说!

**张占魁** 从现场逃走的那个浮浪找到了，他说他亲眼看见日

本工兵在桥洞顶上埋的炸药 …… **张学良** 那，他是怎么逃出来的?

**张占魁** 炸桥的那天半夜，日本兵把他们几个浮浪带到两洞 桥那块儿，一句话没说，上来就用枪刺向头先的几个 人扎去。他一看不好，赶紧滚到壕沟的草棵里，趁着

天黑爬出了封锁区，踪出来了。 **张学良** 噢，他现在在哪儿?

**张占魁** 让我带到禁闭室关起来了。你不是说，这事要绝对 机密嘛!小六子，不，少帅，现在人证、物证可都齐备

了，咱爷们该咋办吧? **张学良** 你说呢?

**张占魁** 我说，朝日本人要凶手，拿凶手的脑袋瓜子祭大帅的

亡灵!

**张学良** (紧张地思索)这，恐怕 …… 〔崔副官上。

**崔副官** 少帅，日本吊唁特使斋藤助男半小时后前来吊唁! **张学良** 嗯? … … 知道了。

**张占魁** 黄鼠狼给小鸡拜年!正好，他们来了，人证物证俱 在，看他们说啥，激楞子给他来个绑票!日本人交出 凶手咱就把他们放回去；如果不交 ……

**张学良** (显然被张占魁的话所激动，但又有所顾虑)嗯。这， 可是 ……

**张占魁** 怕冒险，是不?没这点胆量还能掌帅印吗?你爸爸

没少干这种事儿，把把成功! **张学良** (仍在矛盾)这，恐怕 ……

**张占魁** 干这种事不能犯嘀咕，说干就干!我这就去布置! **张学良** 魁叔，你 …… (欲叫住张占魁)

〔张占魁早已飞快跑下。

〔方世靖、赵提陪同记者们上。

赵 提 诸位记者先生、女士们，张学良将军因丧事在身，不 能耽搁太久，只能回答每位一个问题。请吧!

**记者甲** 少帅!请问，您是否已着手皇姑屯炸车案的调查工 作?这个关系到国家、民族以及您个人尊严的大事， 您进行得怎样了?难道真像日本报纸所说是南军便 ,衣队偷袭所致吗?出事地点是在日军警戒线内，日 本守备队严禁行人通过，而专家们断定，安装那些炸 药需要六小时之久，难道南军有隐身法吗?

**记者乙** 还有，为什么专车开到两洞桥时偏在大元帅所坐第 四节车厢爆炸，时间不差分秒?分明有人在现场附

近操纵电闸。对这一重要疑点，少帅，您怎么看?

记者丙 请问少帅，大帅生前对日本那样崇拜依赖，甚至对他

们明目张胆的强盗行为都能容忍，可是，民众爱国的 呼声却遭到压制取缔!结果呢?大帅是这样的下 场，我们国家也蒙受奇耻大辱。请问少帅，公理何 在?主权何在?民族的尊严何在呀?

张学良 (被质问得面色苍白，痛心疾首，激动得踱来踱去，久 久未能言语。最后，含着眼泪，痛楚地)学良无可奉

告 … … 送客! **崔副官** 送客!

〔记者们面面相觑，议论着下。 〔于凤至跑上。

**于凤至** (急促地)汉卿，魁叔正在集合卫队，说是根据你的命 令要扣留使团人员作人质，逼令日本人交出凶手。

汉卿，你可不能悲痛过激，铤而走险呐! 〔张学良呆立不语。

于凤至 (声泪俱下)汉卿，你回来了，大家有个盼头，有了主 心骨，都等着你拿大主意。你平时办事都很冷静，今 天怎么了?快让魁叔把兵撤了吧!啊?

**张学良** (烦躁地)别跟我婆婆妈妈的，政治上的事，女人少插

嘴 !

〔薛秉谦、黄蕙急上。

薛秉谦 汉卿，我不相信，扣留使团人员的事，会是你同意的。 〔张学良不语。

方世靖 少帅，古人云，临乱不惊，每遇大事有静气。俗话说，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少帅，您再好好想想。

张学良 (哽咽)不杀仇人，我张学良有何面目见东三省父老，

我何以为人呐!

**薛秉谦** 汉卿，一时鲁莽，会酿成千古遗恨的! **张学良** (怒起)即使玉碎宫倾，我也在所不惜!

〔静场。众人一时无话。

**黄** **蕙** (排开人群，向前跨出一步)少帅!

**于凤至** (用哀求的目光，轻声地)黄小姐 ……

**张学良** (伸手迎上)黄小姐，你是有胆有识的女性，你会支持 这个行动吧?

**黄** **蕙** (坦诚地)不，我不支持。

**张学良** (脸色陡变，很不礼貌地甩开黄蕙的手臂)那好，今天 我孤家寡人， 一意孤行了!来人---

黄 蕙 慢，少帅，我给您带来一样东西。(慢慢地拉开手提 兜，从里面取出一枚小型炸弹，放到张学良的面前) 〔众人震惊。

**方世靖** (惊恐地)黄小姐，您这是 ……

**黄** **蕙** ((微微一笑)别害怕，这是拆了引信的，不会爆炸。 **方世靖** (拿起端详)噢，东洋造。这是 ……

黄 蕙 这是报社同仁在大东门街上拾到的。炸车案发生以 后，日本人连续在奉天城里扔炸弹进行骚扰，企图挑 起事端。近来，日本关东军又连日在浑河沿进行大 规模演习，并把两个师团开到小南边门外，架设电 网，构筑工事……他们要干什么?司马昭之心，路人 皆知!(指炸弹)眼下的形势是炸药已经填好，只缺 一个引信了。少帅没回来以前，日本人因对大元帅 是否身死不摸底细，未敢轻动；如今，少帅回来了，人 心稍安，虽有大帅被炸，但因未致混乱，他们仍难以 下手。而这时，少帅不要说有什么鲁莽之举，就是稍

一感情用事，便等于授人以口实，这恰恰是日本人昼 思夜想，求之而不可得的事情啊!

**方世靖** 好!黄小姐说得恳切、透辟!

**于凤至** (担心地望着张学良)汉卿 ……

〔张学良慢慢地走近那枚炸弹，赵提等紧张地盯着张 学良 ……

**张学良** (回头看了一 下于凤至和赵的紧张神色，笑了笑) 你们怎么不给黄小姐沏茶?

**于** **凤** **至**

( 一 颗悬着的心落下来，高兴地同时答应)哎!

赵

**张学良** (拿起炸弹)黄小姐，我把它作为礼物收下了。

**黄** **蕙** 不，我还真有件礼物要送给少帅。(又拉开提兜，从 中掏出一把折扇来。打开折扇，只见扇面上写着一 个大大的“忍”字)

**张学良** (接过折扇，会心地笑了笑)谢谢! 〔崔副官上。

**崔副官** 报告，日本吊唁特使等一行，已经驱车奔帅府来了。

**张学良** 准备迎接! **崔副官** 是 ! ( 下 )

〔张占魁上。他一手提枪，一手拿着翡翠嘴烟袋。

**张占魁** (兴致勃勃地)少帅，人马已经埋伏好，只等你摔杯为

号!

**张学良** 魁叔，把人都撤了吧!

**张占魁** (一怔，不解地)怎么,走漏风声了? 〔张学良摇了摇头。

**张占魁** (扫了在场的人们一眼)你改主意了?

**张学良** (安抚地)魁叔，以大局为重吧，咱先把这口气忍了!

**张占魁** 忍?老张家没人了咋的?熊到这个份堆上!这回， 你听我的，说什么也得给大帅报这个仇!

方世靖 占魁，凡事要从长计议，从长计议……

**张占魁** 计议他妈个蛋!胆小鬼，你给我呆着去!(对张学 良)就这么的了!(脱去外衣，甩到一边，转身欲下)

**张学良** (严厉地)回来!你马上去把人撤掉!

**张占魁** 怎么,你想叫大帅死不瞑目啊?不，不中!啥事我都 服从你，这件事你得听我的!

〔崔副官上。

**崔副官** 报告，吊唁特使和总领事已经到了前门。 **张学良** 老方，你去迎接!

**方世靖** 是。(下)

**张占魁** (怒气冲冲，“唰”的一下抽出手枪)好哇!我正好毙 了他，用这鬼子的人头，祭奠我大哥!(又欲冲下)

**张学良** (大声地)来人! 〔两个卫兵奔上。

**张学良** 把侍卫长的手枪下掉，送禁闭室禁闭!

**张占魁** 你……小六子，你跟我使主子的威风?你他妈有劲 儿往鬼子身上使去!(一下子拉开枪栓)看谁敢动我



**张学良** 你 !

〔后面喊声传来：“立正，敬礼!” 〔张占魁、张学良相对僵持。

于凤至 (扑通一声，跪在张占魁的脚前)魁叔，凤至给你跪下 了!

**张占魁** (扭过头去，手举着烟袋，仰天长叹)大哥——你好命 苦哇 …… (哭着把枪交给了卫兵，跑下)

**崔副官** (站到门前)日本国吊唁大元帅特使斋藤助男阁下 到!日本国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阁下到!日本关 东军代表河野大作阁下到!

〔于凤至引薛秉谦、黄蕙下。 **张学良**( 对赵提)给我两片镇静药!

〔赵提急下。

〔方世靖引斋藤助男、林久治郎、河野大作及日本记 者、随员上。他们都身着素服、胸佩白花、缓步而来。 一年轻随员还手捧着一纯银花圈。

斋 藤 张将军，鄙人奉天皇陛下旨意，代表日本政府和田中

首相，专程前来表示对已故大元帅的深切哀悼! **张学良** 谢谢!

斋 藤 张大元帅生前一贯主张和施行对日亲善，为增进日 中邦交，为维护日本在满蒙的权益殊有贡献。他在 遭此不幸的前一天，还在关心“满蒙悬案”的谈判 ……大元帅的谆谆教诲，音容笑貌，至今想起来，还 历历在目 …… (拭泪)大元帅的不幸，是你们满洲的 不幸，也是我们日本的不幸，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忠 心耿耿的老朋友而倍感沉痛!(深深地向张作霖遗 像鞠躬，然后，示意随员捧花圈上前)为了表示不胜 悼念之意，田中首相特制这纯银花圈，命我敬献于大 元帅灵前。

**张学良** (对赵堤低声地)药!

〔赵提递过药片和水；张学良一饮而尽。

〔方世靖接过花圈，看着张学良，向他示意。 **张学良** (机械地)谢谢田中首相。

斋 藤 (微笑着)希望张将军节制悲痛，保重身体。

河 野 张将军最近过于劳神了吧?已故大元帅的不幸遭 遇，对张将军的刺激一定是很大的，我们深表同情。 不过，张将军尽管放心，只要张将军继续奉行日满亲 善的政策，彼此精诚合作，我们完全能够防止这种悲 剧重演!

**张学良** (气得咬牙)什么?你们 …… (欲挺身发作)

赵 提 (扯了一下张学良的衣角，低声地)汉卿 …… (随即 “唰”的一下打开折扇，装作扇风的样子，以“忍”字示 意张学良)

〔张学良强将火气压了下去。

**久治郎** 啊，张将军，请问府上的乐队，可以为我们演奏一段 乐曲吗?

**张学良** (感到侮辱，怒起)什么?演奏乐曲，这是什么意思? 你们究竟要 ……

**方世靖** (慌忙上前)总领事先生，您是知道的，我们中国人的 风俗，治丧期间，停止一切娱乐，是不能演奏乐曲的。

久治郎 啊，张将军不要误会。为了表示日本政府对张将军 的友善诚意，斋藤特使将要代表田中内阁向张将军 受勋。按照规定，受勋仪式上要有西洋乐队伴奏。

**张学良** (冷冷地)对不起，这里不能演奏乐曲。

**久治郎** 这 … …

**张学良** 学良不敢违背祖宗的规矩。

**方世靖** 将军的意思是，能不能换个时间、地点?

斋 藤 啊，不必了，客随主便。(示意随从出示勋章)张将 军，田中内阁呈报天皇陛下恩准，决定授予张将军一 等旭日大勋章，以表彰张将军为日满合作所做出的 杰出贡献。(拿过勋章欲往张学良胸前佩带)

**张学良** (伸手挡了一下，不无讽刺地)这，我恐怕是无功受奖

吧!

斋 藤 哪里，哪里，张将军过于谦虚了。请! **张学良** 那我就愧领了!

〔斋藤本欲亲自给张学良佩带胸前，张学良却伸出双 手去接，斋藤只得将勋章放到张学良手中。

**张学良** (接过勋章放到桌子上)方秘书长，请代我陪斋藤特 使去后大厅吊唁!

**方世靖** 是。请——(引众日本人下)

**张学良** (一下子撕开衣扣，爆发似地怒吼)我都要憋死啦! ……(一眼看到那带有讽刺意味的银制花圈，怒火中 烧，急步跑过去，抄起花圈欲砸)

赵 提 (赶紧跑过去架住张学良高高举起的手臂，哀求地) 汉卿!不能啊 ……

**张学良** (松开手，一声长啸)啊——(痛哭)!

— — 幕 闭

**第** **六** **场**

〔前场数日后，盛夏之夜。

〔大帅府后花园。凉亭翘立，曲径通幽。此时，张作 霖的丧仪已过，这里正在为少帅张学良就任东三省 保安总司令举行招待会。花园里张灯结彩，乐音绕 耳。

〔在一片应酬声中幕启：于凤至、赵和方世靖等接 待着陆续进来的各界人士。

**长** **者** 夫人，恭喜呀!

**于凤至** 翰伯，您老这么大岁数了，怎么也亲自跑来了?

**长** **者** 汉卿荣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我东三省从此又有了 新领袖，似这等大事，我王翰焉能不来呀!

**于凤至** 多谢翰伯抬举!

**长** **者** 岂敢，岂敢!少夫人，四小姐，我的那些世交老友，都 有哪几位驾临了?

赵 提 (举起签到簿，大声地)这一页上，全是您的老朋友。 商埠局的陈总办，同善堂的李堂长，奉天公立医院的 韩总裁，鸿兴钱庄的刁老板，还有日本几家大商号的 经理、董事：内田权吉、町野次郎……

〔张学良上。 一直侧耳恭听的王翰急忙奔过去。

**长** **者** (深深一躬)恭贺少帅荣升!

**张学良** (急趋扶起)谢谢翰伯!凤至，陪翰伯里面看茶! 〔于凤至上前欲搀扶长者。

长 者 啊，不忙。汉卿，听说你要和日本人脱钩?还要换国 旗和南京统一呀?

**张学良** 您老听谁说的?易帜的事还没头绪呢。

**长** **者** 依老朽之见，趁早拉倒吧!咱吃高粱米子儿的斗不 过吃粳米的南蛮子，别叫他们给耍了!汉卿啊，不去 给他们称臣纳贡，还像你爸爸那样自己个挑大旗当 关东王。再说，得罪了日本人可不是闹着玩的 …… 〔崔副官上。

**崔副官** 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阁下到! **长** **者** 啊，贵客来了，快忙你的!

〔于凤至搀扶长者下。林久治郎衣冠楚楚、兴致勃勃 地 上 。

**久治郎** (笑容可掬地)张总司令，恭喜，恭喜!(随后用英语)

热烈地祝贺您! **张学良** (用英语)谢谢!

久治郎 啊，张总司令，看到您在这喜庆的时刻佩带着日本的 一级旭日大勋章，足见您对友邦的一片诚意，我太高 兴了!张总司令，在我回国期间蒙天皇陛下召见，陛 下说，满洲地大物博，面积超过整个日本，而张将军 年仅二十八岁就治理如此广大的国土，实在是年轻

干练的旷世之才! 张学良 天皇陛下过奖了!

久治郎 田中首相让我转达对您的祝贺! 张学良 谢 谢 !

久治郎 他让我转告您，关于“满蒙悬案”的解决，您不必为 难，放一放再说。只要您为日满亲善架设金桥，这些 事好商量。为了支持您的事业，我国政府准备给奉 天政府提供六千万元的贷款，帮助您解决财政困难。

张学良 (意外地)啊?那太好了!非常感谢!(招呼侍者端 酒)

〔侍者端酒上。随后下。

张学良 来，为您东京之行的成功，干杯!

久治郎 为日满亲善，干!哎，怎么没见到杨宇霆将军呢?

张学良 一会儿就到了。走，到客厅参加舞会。请!(欲下) 方世靖 少帅……

张学良 哦，小四，你先陪林总领事去。 赵 林先生，请!(陪林久治郎下)

方世靖 少帅，南京代表在小客厅等着您呢!

张学良 今天不见了，你送他们回旅馆，加强保卫! 方世靖 这……您看好吗?

张学良 这件事缓一缓再说吧! 方世靖 这 ……

张学良 你去吧! 方世靖 是!(下)

〔张学良下。薛秉谦与黄蕙边谈边上。 薛秉谦 蕙，今晚你不参加，少帅要不高兴的。 黄 蕙 (微微一笑)我来参加他也未必高兴!

薛秉谦 谁说的?自从上次你对他一番慷慨陈辞，他对你可 器重呢，总对我说，秉谦找了个现代的班昭、蔡文姬!

黄 蕙 现在怕是要说你找了个惹祸精了! 薛秉谦 怎么?

黄 蕙 我的那篇《皇姑屯疑案》见报了。

薛秉谦 噢，那不是说出了他想说又不便说的话吗?

黄 蕙 不，那些话他现在大概又不想说了。近些天来，日本 人加紧对他进行拉拢，现在这位少帅正在歧路徘徊。 他也许一心只想保住东北王的权势，已经把国家的 灾难、民众的疾苦忘诸脑后了吧!

**薛秉谦** 不，你这样说不公平。

**黄** **蕙** 你没见近几天他常把旭日勋章戴在胸前吗?

薛秉谦 那不过是逢场作戏，麻痹日本人。国难家仇，他怎么 会忘记呢?

黄 蕙 你呀，处处为你的老同学辩护。我承认他的开明、进 步和他的爱国热忧。可你也别忘了，他是被旧势力

包围着，被日本人的强势力压迫着 …… **薛秉谦** 不，他不会屈服的。

〔东宫大尉和两个日本军官醉醺醺地上。 **东** **宫** 啊，痛快!满洲的美酒真是太美了!

**一军官** 太美了!哈哈 … …

**东** **宫** (用日语唱起《南满是我的家乡》)“啊，南满是我的家

乡，我们要在这里建功立业 …… " 〔东宫等唱着歌，翅翅趄趄地下。

〔薛秉谦怒视着他们的背影。 **黄** **蕙** 他们唱些什么?

**薛秉谦** 说南满是他的家乡，他们要在这里建功立业!

**黄** **蕙** (忿忿地)太猖狂了!你认识那个带小胡子的家伙

吗?

**薛秉谦** 他是谁?

**黄** **蕙** 他就是皇姑屯炸车案的现场指挥，东宫大尉!如今，

大摇大摆地到帅府参加宴会，真是绝妙的讽刺!应

该让少帅看看这个场面。哎，黑姑娘已经到了 …… **薛秉谦** 那太好了!咱们这就去找她 ……

**黄** **蕙** 我还有个会要去参加，人家在等我。黑姑娘那儿，我 和她谈过了。(含情脉脉地)谦，再见。(伸出手来， 欲告别)

**薛秉谦** 不，我去送送你!

**黄** **蕙** (嫣然一笑)好吧!(偕薛秉谦下)

〔张学良拿着报纸，气汹汹地上。 **张学良** 崔副官!

〔崔副官奔上。 **崔副官** 少帅 ……

**张学良** 薛医官呢?你马上把他给我找来!

〔崔副官下。张学良气恼地来回踱步。 〔薛秉谦急上。

**薛秉谦** 汉卿，你找我?什么事?

**张学良** (挖苦地)请欣赏一下您那位黄小姐的大作吧!(递 报纸给薛秉谦)

**薛秉谦** (看了一眼)怎么,你不同意她的观点?难道她说的 不是事实?

张学良 可她发表的太不是时候了!现在日本人表示把“满 蒙悬案”放起来，又给我们六千万元贷款，紧张关系 正在缓和。这时候，她捅了这么一家伙，简直是故意 捣乱嘛!

**薛秉谦** (笑了笑)让日本人和他们的朋友听听民众的呼声， 也许不无好处吧!

**张学良** 你少替她辩护!当初她劝我冷静、忍耐，我以为她是

位有韬略的女中豪杰，可谁知她也干出这种出马一

条枪的蠢事来。你说怎么办吧?日本人提抗议了! **薛秉谦** 你是保安总司令，要抓要砍，自然由你。

**张学良** 怎么,你以为她是你的未婚妻，我就不敢对她下手 吗?告诉你，我张学良急眼了，六亲不认!

**薛秉谦** 这我相信。不过，黄蕙这个人似乎并不怕死。“民不 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张学良 算了，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明天你就动身，带黄蕙到 北京玩些日子，避避风头。让她记取教训吧，别再给 到我惹麻烦了!

**薛秉谦** 我向她转达总司令的美意。

〔张占魁带女艺人黑姑娘及琴师上。黑姑娘身穿黑 色旗袍，神情抑郁，举止从容。

张占魁 黑姑娘，这就是少帅。 **黑姑娘** (施礼)少帅 ……

**张学良** 唔，这是……

**张占魁** 唱大鼓的，艺名黑姑娘，最会唱咱家乡的曲子。过来 吧，把家巴什整巴好!

**张学良** 胡闹!这是什么场合，搞这种不伦不类的名堂!谁

让你请的? **薛秉谦** 是我。

**张学良** 又是你!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听大鼓了?

**薛秉谦** 少帅，您太健忘了吧?不是你告诉我小时候常随大 帅听辽海家乡的单弦大鼓，还说一听见这个，你就想 起家乡的一草一木，想起西辽河，想起父老乡亲们



张学良 可今天，我没这种雅兴!(一挥手，欲让黑姑娘走开)

**薛秉谦** 不，依我看，在少帅荣任总司令的时候，更应该听听

乡 音 。

**张学良** 你 … …

张占魁 这也是薛医官的一番好意!再说，人家大老远的从 辽海来，够难为的……(斜眯一眼，见张学良沉吟不 语，赶紧催促黑姑娘)别愣着了，还不快给少帅唱一 段!

**黑姑娘** 是。(走过来，在张学良面前支起鼓架) **薛秉谦** 魁叔，您去布置一下，别让闲人打扰!

**张占魁** (会意地)哎!(下)

**黑姑娘** (拿出帖子，递过去)少帅，请点个曲子吧!

**薛秉谦** (接过来，看了几眼)少帅不喜欢听古，来个时令小曲 吧。有新编的吗?

**黑姑娘** 有 。

**张学良** 好了，随便唱一个吧，我还有事。 **黑姑娘** 是 。

〔琴师拨动琴弦，黑姑娘敲起大鼓，刹时间鼓声嘈嘈， ·琴音袅袅，人们神情为之一振。

**黑姑娘** (放开歌喉，舒缓地唱)

辽河滚滚翻波浪，

涟涟碧水鱼米乡 ……

〔曲调优美，歌喉圆润。本来心不在焉的张学良，这 时渐渐地被琴声所感染。

〔张占魁和崔副官围拢上来，饶有兴味地听着。

〔陆续上来一些军官、侍从等站在后面静静地听着。 〔一阵琴鼓响过……

**黑姑娘** (接唱)辽河岸住着老两口，

儿子当兵在队伍上。

儿子远去他乡无音讯，

老两口日思夜盼添愁肠。 这一 日，大娘站在村头上， 见远处烟尘蔽日马蹄忙。 大娘叫老头子快来看，

是不是咱儿子回了家乡? 大爷摇头说不像，

这时节，人呼马叫勒住了缰。

骑马人个子都不大， 可挎的战刀特别长。 满脸横肉恶狠狠，

大嘴一张开了腔：

“限你们三日之内快搬走， 这地方划给我们要驻防!”

大爷说：“我们祖祖辈辈这里生，这里长， 凭什么撵我们离家乡!”

小鼻子闻听哈哈一笑：

“老东西，开路的有，没商量!”

〔张学良听到这里，皱起眉头，现出不耐烦的样子。

黑姑娘 (接唱)大爷指着他们“呸”了一口， “你们欺人太甚赛虎狼!

中国不是你们的演兵场， 不许铁蹄践踏我家乡!” 小鼻子一听急了眼，

二话不说，对准大爷就开枪! 啪 ! 啪 ! 啪 !

大爷他含恨倒在血泊中， 怒睁着双眼不肯合上 ……

〔杨宇霆身穿马褂便衣暗上。张占魁、崔副官等浸沉 在鼓书的内容里，没有发现。

黑姑娘 (击鼓过后，音调转为悲愤、苍凉。接唱)大娘一见心 如刀绞老泪淌，

“老伴啊，你死得惨啊，死得冤枉!” 她一边哭着一边骂，

骂你们日本鬼丧尽天良!

小鼻子恼羞成怒举起了刀，

大娘的鲜血洒在了热土上 …… 这就是东洋兵一笔血泪账，

我唱给同胞诉衷肠 ……

〔一曲未终，人们已涕泪成行。

张学良 (不满地一拍桌子，斥责地)停下!这是什么地方，唱 这种曲子!侍卫长，把他们轰出去!

**杨宇霆** (上前)慢着! **众** **人** 总 参 议 !

**杨宇霆** (阴沉地)这是什么人呐?居然敢在总司令官邸咒骂 友邦，宣传反日，分明是有人纵容、唆使!汉卿，这个

女人得抓起来!

**张学良** (沉吟有顷)侍卫长! **张占魁** 在 。

**张学良** 送警察局。

**张占魁** 这，少帅，她……

**杨宇霆** 执行总司令的命令! **张占魁** 这 … … 是!来人!

〔二卫兵上前欲拉黑姑娘。黑姑娘猛地一甩，挺身欲

下 。

薛秉谦 (迈前一步)慢!总司令、总参议，艺人黑姑娘为庆贺 少帅荣升前来献艺，忠诚之志可嘉，精妙之艺应奖， 袅袅乡音动人心魄，所唱时事发人深省，你们怎么能 逮捕这样忠贞爱国的艺人呢?

**杨宇霆** (冷冷地)你不要装作胡涂，薛医官!她一个民间艺 妇吃了豹子胆了?竟敢肆无忌惮到这里妖言惑众， 分明是有人欺汉卿年少轻信，欲置东三省大政方针 于不顾，离经叛道!告诉你们，只要有我杨宇霆在， 谁想毁掉先大帅的事业，我绝不允许!都下去吧!

〔张占魁等带黑姑娘下。薛秉谦等也随下。

杨宇霆 汉卿，今天是你的良辰吉日，恕我打扰!刚才不是我 不给你面子，是你太不谨慎了，日本人看见这出戏可 怎么得了啊!

**张学良** (心情复杂地)这……咳!

**杨宇霆** (讽刺地)干吗唉声叹气的?登上总司令的宝座，你 如愿以偿，正可以宏图大展，鹏程万里嘛!不过，你 可要小心，绝不可以玩火!

**张学良** 玩火?什么玩火?

**杨宇霆** 反日排日! **张学良** 何以见得?

**杨宇霆** (冷笑)现在奉天城里谁人不知你正在和南京秘密谈 判，准备换旗易帜，摆脱日本人?你的朋友发表文章 攻击人家，甚至在你的官邸里大唱反日的曲子。汉

卿，悬崖勒马吧!丁副官! 〔 丁 副 官 上 。

**杨宇霆** 把我送给总司令的贺喜礼物拿来。

〔丁副官招手，二士兵拿一横幅字画上。

杨宇霆 汉卿，我涂了几个字送给你。(示意土兵打开字画) 〔横幅上面是“保境安民”四个大字。崔副官上前接 过 。

杨宇霆 字写得不好，话可是至理名言。先大帅的事业全体 现在这四字上面。东三省的旗是换不得的，日本人 是得罪不得的。噢，家父生病，我得回去尽孝道，告

辞了!(见张学良欲送)留步吧!(下) 〔丁副官等随下。

〔薛秉谦复上。张占魁带黑姑娘随上。 **张学良** (生气地)怎么,这个女人还不带走?

**薛秉谦** 汉卿，你知道她是谁吗?

**张学良** 我不管她是谁，谁坏我的事，我就惩治谁!

**薛秉谦** 当然，你身为保安总司令，对谁都可以逮捕，甚至枪

毙。可是独独对她，我以为，你不能!

**张学良** 笑话!别说她一个民间艺妇，就是将军、省长，只要 犯在我的手上，我都可以惩治他!(说着掏出手枪 “啪”的一下拍在桌子上)来人!

**薛秉谦** (激动地)汉卿，你不应该在她身上发火!

**黑姑娘** (慢慢推开挡在前面的薛秉谦)薛医官，就让少帅赏 给民妇一颗子弹吧!这是成全我，让我们夫妻一起 死在少帅的枪下 ……

**张学良** ( 一 愕)你们夫妻?这是怎么回事?秉谦，她到底是 谁?

**薛秉谦** 她，她就是化装到前线，舍身救你出虎口的姜树礼壮 士的妻子。

**张学良** 啊!你就是姜夫人?(肃然双膝跪地)恩人，请恕学 良不识之罪!

**黑姑娘** (慌忙扶起)少帅，快，快请起来，

**张学良** 姜夫人，树礼兄为了我献出了生命，他的一腔忠义， 学良是永不会忘记的，这些日子忙于家丧国事，没能 前去拜访伯父、伯母。过些时日我—定把二老接来， 姜兄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我要替他尽孝 ……

〔一直忍着悲痛的黑姑娘，到这时再也控制不住地抽 泣起来。

**张学良** 夫人你，二位老人家……

**薛秉谦** (拭泪)汉卿，刚才她演唱的就是她家的切身遭遇。 **张学良** 啊，这是真的?我恩人的父母被日本人杀害了?

**黑姑娘** 树礼到前线给少帅送信，临行前曾回去跟父母告别。 他拉着爸爸妈妈的手说，孩儿这一去很可能回不来 了，二老不要难过，孩儿为救少帅即便死了，也是为 国捐躯，为使二老和妻子免遭亡国之苦，儿死了会含 笑九泉的……谁知道树礼的尸骨未寒，双亲又惨遭 日本人的毒手 ……

〔张学良心如潮涌，激动地来回踱步。黑姑娘的声声 抽泣，犹如皮鞭阵阵抽打在他的心头 ……

**薛秉谦** 汉卿，不能再让日本人在咱们国土上横行霸道了!

**张学良** (长叹一声)唉!我何尝不想如此啊!受人宰割，遭 人凌辱，难道我好受吗?可现今有什么办法，我们贫 穷、孱弱、腐败、落后，要办成一件事比登天还难……

**薛秉谦** 该办的，再难也要办!(指杨宇霆的题字)汉卿，难道 你忍心让日本人继续肢解我们的祖国吗?该下决心 了!

**黑姑娘** 少帅，请您替受苦受难的东三省父老兄弟姐妹们做 主啊!

**张学良** 这……唉! 〔 赵 堤 上 。

赵 提 汉卿，林总领事要求明天履行贷款的手续。(递过文 件)

张学良 (接过看，震惊地)啊，什么?以承认日本在东三省内 地的居住权为条件?

**赵** 他说，这是对他们慷慨援助的一点表示。

薛秉谦 好个一点表示，这不就是“满蒙悬案”的一项内容吗? 汉卿!

**张学良** (痛心疾首地大笑)哈哈哈，这位总领事可真行啊! (慢慢地把文件撕碎)

〔于凤至急上。方世靖随上。

**于凤至** 汉卿、秉谦，刚才来人报信儿，黄蕙小姐被日本宪兵 队逮捕了!

**薛秉谦** 啊?!他们……这是有预谋的!

**张学良** 老方，你拿我的名片，到日本宪兵队向他们要人，保 黄小姐出来!

**方世靖** 好，我就去。少帅，南京代表那边…… **张学良** 给我备车，我这就去见他们!

**赵** (激动地)汉卿!

〔 切 光 。

**—** **—** **幕** **闭**

**第** **七** **场**

〔初冬时节，下午。

〔外面虽已是银树霜天，然而杨宇霆的客厅里依然是 温暖如春。富有日本风味的陈设布置，显得气派、豪 华。客厅左侧有门通室外，右侧有门通后面卧室。

〔幕启：杨宇霆独坐在沙发上，专心致志地读着一本 精装的日文书，并不时地用粗大的红铅笔在上面划 着道道。

〔谢倩怡自外面上。

**谢倩怡** 临阁!

〔杨宇霆没有听见。

**谢倩怡** 什么好书呀，看得这样入迷?

**杨宇霆** (仍未听见，情不自禁地自语)这才叫无毒不丈夫啊! **谢倩怡** (悄悄走过去，从后面把书抽出来)我看看，什么书把

你迷的，连人家的招呼你都听不见? **杨宇霆** 快给我，你看不懂!

**谢倩怡** 哼!(用日语念书名)《日本外史》,这是河野大作送 给你的那本吧?临阁，我看你对河野这种人得提防 着点。他那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最可怕了!

杨宇霆 (合上了书本，把红铅笔塞在书页中)噢?我的倩怡

小姐有何见教?

**谢倩怡** 当年他们跟张大帅多么亲热来着?可一转眼就把大

帅干掉了。他们对你也是，开头许了那么多愿，可如 今呢?我真担心，到头来他们为了跟张学良友好，没 准把你给填进去，当了替罪羊!

杨宇霆 哼，替罪羊不是我，而是他张学良! **谢倩怡** 怎么,汉卿他 ……

杨宇霆 小六子昨晚一意孤行，他决定不管日本政府怎样阻 挠干涉，都坚决易帜，和南京政府搞南北统一!嘿 嘿，没准就有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喽!

〔丁副官陪同河野大作上。 丁副官 河野大作阁下来访。请!

杨宇霆 啊，河野先生，欢迎!欢迎!

河 野 冒昧造访，谢小姐，不会见怪吧? **谢倩怡** 老朋友了，不必客气。

〔杨宇霆请河野落座。谢倩怡忙着沏茶点烟。

杨宇霆 河野先生是情报专家，想必早已知道了，张学良昨晚 已决定悍然易帜!

河 野 对此，今天一早，林总领事已奉命去对张学良进行警 告，如果他还置若罔闻， 一意孤行的话 …… (举起了 茶杯)

杨宇霆 (凝视着河野，试探地)那么 …… 日本政府将采取何 种对策呢?

河 野 (举着的茶杯慢慢放下，诡谲地)对策?啊……我们

把希望寄托在杨将军身上。

杨宇霆 (冷笑)我，恐怕爱莫能助 ……

河 野 (大笑)杨将军，你太谦虚了!世上有谁不知你是东

三省行星式的人物!(微笑着站起来，顺手拿起那本 日文书)杨将军在研读赖山阳氏的《日本外史》,一定 很有心得吧?我记得在德川家康这一章里，讲了这 样一个故事：德川家康年轻的时候曾追随丰臣秀吉 灭掉北条氏，实现了称霸大业。丰臣秀吉死后，德川 作为重臣辅佐秀吉的继承人——年轻的秀赖。一六 一五年德川家康毫不留情也逼迫秀赖自杀，夺取了 政权，开创了德川幕府统治的新时代，德川也由此成 为历史上一位传奇式的英雄人物。杨将军，您怎样 看待德川这个人呐?

**杨宇霆** 以中国人的传统观点来看，德川氏恐怕难以称为正 人君子吧?

河 野 (抽出书中的红铅笔，轻轻地敲着)杨将军不正是准 备效法德川氏以推进自己的事业吗?

**杨宇霆** (一惊，连忙矢口否认)你，你不能开这种玩笑!

河 野 (冷笑)玩笑?这么说，杨将军对张学良是忠心耿耿

的喽?放心，我不会到少帅那里出卖你的。

杨宇霆 不不，你这是从何说起!我和学良，情同手足，多年 的戎马生涯，我们一直患难与共……

河 野 (狡黠地)噢?遗憾得很，我这里收到了 一 份谈话记 录……

**杨宇霆** (疑惑地)什么谈话记录?

**河** **野** 十月七日，你在河北滦州与白崇禧的秘密谈判。记 录里写道，你们达成了里应外合推翻张学良由你取 而代之的秘密协议。(“唰”的一下从怀中掏出一份 材料)这大概不会是无中生有吧?

杨宇霆 (接过一看，双手颤抖起来)啊，这……您是从哪里

干于三 +

河 野 (宽容地笑着)杨将军，不要紧张，你的这个机密张学 良是不会得到的。今天，我到这里来，是想表明我们 的态度，对于你们秘密协议的实施，我日本军部愿助 将军一臂之力!

**杨宇霆** (激动地)感谢你们的知遇之恩!

**河** **野** 不过，仅仅是杨将军，是否有点势单力薄?常荫槐怎 么样?

**杨宇霆** 他那里可绝对放心，我和常荫槐是莫逆之交!

**河** **野** 噢，有杨常二君通力协作，日后我们日满的亲善事业 必将大大地兴旺啊!

**杨宇霆** (深深一礼)有赖阁下栽培!

〔丁副官急匆匆上。 **丁副官** 报告，张总司令到!

**杨宇霆** 嗯?(想了想，招呼)倩怡! 〔谢倩怡自内室出。

**杨宇霆** 马上领河野先生去密室休息!(慌忙拣起日文书和 谈话记录交给谢倩怡)这个，收进我的保险柜!

**谢倩怡** 钥匙!我没有钥匙呀!

**杨宇霆** (连忙摘下随身带的一串钥匙，递给谢倩怡)喏，在这 儿。快!

〔谢倩怡领河野大作由后门进内室。

**杨宇霆** 丁副官，集合卫队，听候命令 **丁副官** 是。(下)

〔张学良上。赵堤和薛秉谦提着礼品随上。 〔谢倩怡上，笑容满面地迎过去。

**谢倩怡** 哟，什么风把六哥给吹来了?

**张学良** 临阁请薛医官给杨老先生看病，我也随来看望。小 四，把东西送后面去，替我问候杨老先生。

**杨宇霆** 薛医官，有劳你了!倩怡，那就陪赵小姐和薛医官到 后面去吧。

**谢倩怡** 赵小姐，薛医官，请!

〔赵堤、薛秉谦随谢倩怡下。

**杨宇霆** (斟了杯酒)汉卿，喝杯日本清酒吧。

**张学良** 临阁，黄葱女士的事，你和关东厅交涉得怎么样了? 难道以我的名义还保不出来吗?他们是不是有些欺 人太甚呐!

杨宇霆 我劝你还是少把她和你扯在一起。黄蕙是反日青年 会的骨干，进行赤化宣传，煽动反日，人家已经掌握 了确凿的证据。

**张学良** 什么证据!黄蕙不放出来，我没法向薛医官交待!

**杨宇霆** 汉卿，我正要告诉你，你的这位薛医官和黄蕙是同党

嫌疑犯，日本人已要求我们秘密逮捕他；否则，他们 就要亲自动手!

**张学良** (放下酒杯，站了起来)什么?他们还要逮捕薛医官! 你怎么回答的?

**杨宇霆** (缓缓地)我看，不能因小失大。

**张学良** 不，我不干。我不能出卖朋友，去讨日本人的欢心! **杨宇霆** (脸也沉下来，冷冷地)话不能这么说，你现在是东三

省军政首脑，一举一动，身系全局。汉卿，不要感情

用事，一个朋友和整个民族社稷相比，孰轻孰重?

**张学良** 不管怎么说，我张学良绝不干对不起朋友的事!

**杨宇霆** (嘲弄地)那好吧，这得罪人的事，我来干。丁副官!

〔丁副官上。

**杨宇霆** 薛医官一会儿从后面过来，立即扣押，送交日本宪兵 队!

**丁副官** 是!(从右门欲下) **张学良** 放肆!退下去!

**丁副官** (惶恐地)是。(溜下)

**杨宇霆** 汉卿，意气用事要贻误大事……

**张学良** 什么贻误大事!薛医官爱国何罪之有?我东三省还 不是殖民地，我张学良也绝不是儿皇帝!在我的土 地上还用不着他们发号施令!

**杨宇霆** 万一激恼日本人，动起干戈来，你我都清楚，咱们不 是对手。东三省就这么个现状：顺日者昌，逆日者 亡!

**张学良** 我看未必。过去顺他也没昌，现在逆他也不见得亡! 还是多长长中国人的志气吧!

**杨宇霆** 大元帅的遭遇，难道你还不吸取教训?

**张学良** 正是吸取这个教训，我才决定走奋发自强的道路。 对于外国人的友善援助，当然不应拒绝，但也不能一 头扎进外国人的怀里，过分依赖!你越是屈辱妥协， 他越是得寸进尺；一旦成了他们的附庸，他们就会把 你当成掌上玩偶，需要时利用你，不需要就一脚踢 开，甚至杀戮清除。这才是血的教训啊!

杨宇霆 好了，我不想和你辩论。我是先大帅的老部下、老朋 友，我有责任保护你。我不能眼看先大帅戎马一生 闯下的事业由于你的任性而毁掉!一句话，日本人 不能得罪，薛医官一定要交出去!

**张学良** 如果你一定要交，那就连我一起交出去吧，因为他的 一切，我都清楚!

**杨宇霆** (笑起来)你呀! … … 丁副官! 〔丁副官又上。

**杨宇霆** 以总司令的名义逮捕薛医官，送交日本宪兵队!

**张学良** (“啪”的一拍桌子，站了起来)不，我绝不允许! 〔这时，已站在门后的薛秉谦，从容地走出来。

**薛秉谦** 汉卿，让我跟他们去吧! **张学良** 秉谦，你……

**薛秉谦** 杨总参议，如果把我交给日本人就能够避免战乱，能 够遏制日本吞食东三省的野心，别说逮捕我，就是要 我薛某人的头颅，我也心甘情愿!可我怕你杨将军 这一举动，别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

杨宇霆 (冷冷一笑)薛医官，不管你怎么想，我对你的举动还 是宾服的，你不愧是少帅的同窗好友，没有让少帅为 难。来人，送薛医官!

〔丁副官带两名卫兵扑过来，捆绑薛秉谦。

**张学良** (虎眼圆睁，猛地拔出手枪，怒斥)混蛋!放手!

〔杨宇霆一个眼神递过去，丁副官与卫兵也“唰”的一 下拉开枪栓。

〔正当这剑拔驽张双方对峙之际，黄蕙突然走了进 来。

**黄** **蕙** 秉谦!

**薛秉谦** (惊讶地)蕙，你 ……

〔林久治郎笑眯眯地上。

**久治郎** 张总司令，杨将军，真是天大的误会!我亲自把黄小 姐送来，当面向你们表示歉意。

〔赵堤从后面走出来，扑向黄蕙。 赵 提 黄蕙!

**黄** **蕙** **赵提!**

〔赵提与黄蕙紧紧地搂抱在一起。

〔张学良惊异地望着眼前这一切，思绪万千。稍顷。 张学良 谢谢林久治郎先生。(转对薛秉谦、黄蕙)咱们回去

吧!

久治郎 总司令阁下，请您慢走一步，有件小件事还要请教。 张学良 小四，那就先陪秉谦、黄小姐回去吧。

赵 提 (忧虑地)哎。

〔赵堤陪薛秉谦、黄蕙下。

**杨宇霆** (不满地)林先生，您这一幕戏真是难以理解……

**久治郎** (打断)杨将军，张总司令，按照黄女士的所作所为 理应受到我警宪的严惩，可当我得知黄蕙女士和薛 医官是张总司令的密友后，我就不能不考虑总司令 的感情、面子，即使这里面涉及治安法规，我也要尽 力斡旋。不知张总司令、杨将军能否理解我的一片 诚意。(鞠躬)

**张学良** (点头)谢谢!

久治郎 朋友之间应当以诚相待。我林久治郎是个讲义气、 重感情的人，对总司令，我可以说是竭尽了全力，可

是我……(难过地说不下去了，掏出手帕拭泪) **杨宇霆** 您有话慢慢讲，不要激动。

**久治郎** 请原谅我的失态。我知道总司令也是个讲义气重感

情的人，可对待我，太叫我失望了…… 张学良 噢?

久治郎总司令，上次贷款时提出的关于内地居住权问题，阁 下片面撕毁备忘录，使我在天皇和首相面前失了职； 这次阁下又不顾我的多次劝告，执意和南京政府谋

求统一，悍然决定“易帜”,这再次使我在日本国民面 前丢了脸，我成了一个言而无信的人。老朋友，您把 我的前程毁掉了!

**张学良** 林久治郎先生，请不要忘了我是中国人。中国人希 望国家统 一 ，这不是我个人私意所能决定的。

久治郎 总司令，您是无法理解我的困难的。单说释放黄蕙 女土这件事吧，您知道，我跑了多少路，拜了多少佛? 好了，这些不提了。今天，只要总司令帮我办成一件 事 。

**张学良** 是你个人的事吗?

**久治郎** 事关我的命运和前程。

**张学良** 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尽力。

**久治郎** 只需要您动一下笔，签个字就行。(掏出一份材料递 给张学良)

张学良 (接过念)《关于缓行“易帜”的协议书》。噢，以南满 铁路设中国理事为代价。(讽刺地)出的价码不低 呀!

久治郎 这是我作了最大的努力争取的。怎么样，总司令，我 还是够朋友的吧?您签个字，我就可以向田中首相 交差了 。

**张学良** 可是，林久治郎先生，我如果在这上面签了字，在全 国同胞面前更不好交差呀!

**久治郎** 具体条件，还可以商议，可以商议…… **张学良** 这不是做买卖，没什么可商议的。

**杨宇霆** 汉卿，不要把话说得这么绝对嘛!

**张学良** 保安会全体做出的决定，我无权更改!

**杨宇霆** 保安会好办，你下决心，我负责说服他们!

**久治郎** 是嘛，一切取决于总司令的决断!老实说，您的决断

关系到我们对您的支持问题，请总司令三思。

**张学良** 林久治郎先生，我没有权利拿民族的利益换取个人 的利益。

久治郎 (脸色一变，阴森地)总司令口口声声谈民族的利益， 可你是否也应该考虑考虑我们日本民族的利益?满 洲是我们的生命线，大日本帝国在满洲具有特殊权 益。假如它受到否认或损害时，我们将竭尽全力予 以保护!

张学良 笑话!东三省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成了你们的生 命线?“易帜”是我们家里的事，是我们的内政，你们 无权干涉!

久治郎 不，我们在满蒙有特殊的权益，为了维护它，不要说 干涉，即使付诸武力亦将在所不辞!当然，这一切的 结局，全部取决于总司令的最后决断!

张学良 全国同胞的决断，便是我的决断。学良一言一行，一 举一动都将视国民的意愿而决定弃取!临阁，给我 备车。

**久治郎** 事情还没有结果，你不能这样就走!

**张学良** (厉声地)怎么,难道还要搞城下之盟吗?备车! **杨宇霆** 汉卿，你这种态度，我也不能让你走!

**张学良** (沉下脸来)什么意思?

**杨宇霆** 没什么,你应该冷静一下。 **张学良** (眼中喷火)你!

〔这时，幕后传来张占魁的叫骂声：“杂种!看谁敢拦 我!”人随声入，他手提双枪，杀气腾腾地闯上。

**张占魁** 少帅，赵四小姐让我传夫人话，有要紧事，请你马上

回府!

**张学良** 怎么样，二位能不能放行啊?,

**久治郎** (眼望着张占魁，连声地)啊，那当然，当然! **张学良** 那就恕我告辞了!(欲下)

**久治郎** 总司令阁下，我们都是老朋友，但愿不要因为今天的 争议伤了和气，更不要因为我使你们这两根东三省 的擎天大柱之间 ……

〔张学良大笑。杨宇霆、林久治郎亦随之大笑起来。 张学良 再会!(率张占魁下)

〔杨宇霆怒不可遏地来回踱步。 〔河野大作暗上。

**杨宇霆** 丁副官，马上封住大门，不放张学良出去! **久治郎** 你要干什么?

杨宇霆 一不做，二不休!

河 野 不，宇霆君，一切按滦州的秘密协议办!

〔杨宇霆不解地望着河野和林久治郎，只见二人会意 地点点头。

〔杨宇霆思索着 ……

**——幕** **闭**

**第** **八** **场**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夜。

〔大帅府客厅，景同三场。大厅中央醒目地悬挂一面 五色旗。两侧墙上挂着两张虎皮，显得更加神秘而

*威严。*

〔幕启：赵提正焦灼不安地来回踱步。 〔方世靖放轻着脚步上。

**方世靖** 怎么,少帅还没下楼?唉，整整一天了!那，晚饭吃 了吗?

〔于凤至端着饭碗走下来。

**赵** **媪** (赶紧走过去)又是一 口没动! **方世靖** 那，少帅在做什么呢?

**于凤至** 一个人坐在屋里拿着姜树礼烈土赠给他的那枚银元

算起卦来，问他占卜什么,他皱着眉头，一言不发。

**方世靖** (拿出一份材料)四小姐，请把这份材料给少帅送去。 **赵** 不，少帅说他不办公事。你还是劝他把饭吃了吧!

**方世靖** 看见这个，他就会吃饭的。 **于凤至** 这是什么?

**方世靖** 刚得到的重要情报，杨宇霆在滦州前线与白崇禧达 成秘密协议，准备里应外合推翻少帅，把东三省分裂

出去，投靠日本人。当断须断，不断生乱啊! 赵 媪 啊 !

**于凤至** (点头)嗯，四小姐，咱们送去! **方世靖** 少夫人，那今晚的舞会?

**于凤至** 照常进行!(与赵提上楼，下)

**方世靖** (长叹)咳!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呀! 〔张占魁上。

**张占魁** 方秘书长，你念叨的那个庆父，是不是指杨宇霆和常 荫槐?照我说，这两个疖子早他妈该出头了!

**方世靖** 是啊，你就做好准备吧!

**张占魁** 哼，我早就劝少帅把这两个家伙收拾了，可他连理都 不理我。你还想叫我像上次那样蹲黑屋子?你可拉 倒吧!

方世靖 我担保你这次不会蹲禁闭。不过， 一旦少帅下决心， 咱们就得把身家性命全部豁出去!

**张占魁** 这没说的，我这脑袋瓜子说不上跟大帅掉他妈多少 回啦!

〔急促的脚步声。谢倩怡慌张地急上。 **谢倩怡** 老方，我六哥呢?

**方世靖** 谢小姐，您来得太早了，还不到跳舞的时候呢! **谢倩怡** 不是……我有急事。快告诉我，六哥在哪儿? **方世靖** 少帅在楼上，可是 ……

〔谢倩怡未等方世靖说完，便径直往楼上走去。方世 靖、张占魁上前拦阻。

方世靖 对不起，总司令身体不爽快，不接待任何客人。 谢倩怡 (焦急地)我有急事，必须马上见他。

张占魁 是公事吗?那就对方秘书长讲好啦!

谢倩怡 不，我只能向总司令本人报告。(又欲上楼) 张占魁 那不行!

谢倩怡 (生气地)你!

〔张学良闻声从楼上走下来。他穿着一身白色西服， 打扮得英俊潇洒， 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他的胸前 十分显眼地佩戴着旭日大勋章。

张学良 谁在下边吵?噢，倩怡，是你呀，找我有事? 谢倩怡 六哥，我有紧急的事向你报告!

张学良 就在这儿说吧，都不是外人。

谢倩怡 (激动地)六哥，杨宇霆他，他…… 张学良 临阁他怎么了?

谢倩怡 他，他图谋不轨，包藏祸心! 张学良 (一愕)什么?你说什么?

谢倩怡 他要对你下毒手，取而代之!

张学良 (略微 一 震，继而仰面大笑)什么,要取代我?哈哈 哈!倩怡，你可真会开玩笑!是不是又看了外国电

影，要给我编个天方夜谭式的故事? 谢倩怡 不，我说的是真的，没有半点玩笑!

张学良 胡扯!我和临阁情同手足，相濡以沫，我们之间可以 争吵，可以使气，但他绝不会对我怀有二心。你就别 给我演戏了，到上面去找你嫂子，一会儿陪我跳舞!

谢倩怡 (焦急地)六哥，你怎么这样糊涂!现在已经是燃眉 之急了，你怎么就那样相信他，而不相信我呢?

张学良 (笑笑)相信你?六哥哪敢不相信你哟!

谢倩怡 不，六哥，我有证据! 张学良 证据?

谢倩怡 (从提兜里拿出一本精装书)你看，这是河野送给他

的《日本外史》。他在上面写了谋反的眉批!

**张学良** (溜了一眼)对历史发一点感慨算什么,日本朋友还 送给我一本呢。

谢倩怡 (着急地)不，不止这些。六哥，杨宇霆他毒如蛇蝎， 你不能不防啊!这些天他和日本人频繁来往，密谋 策划 ……

张学良 (生气地打断她)够了，不要说了!我和临阁多年共 事，彼此相知，我们在戎马生涯中结下的情谊也是任 何人挑拨不了的!(径直向东厅走去)

谢倩怡 (眼含泪花，委屈地)六哥，我知道你不信任我，我不 是好女人，我昧着良心帮他干了许多坏事，我知道自 己在你心目中的地位……可是，六哥，一个年轻的女 人有走错路的时候，也有醒悟的时候啊!

〔张学良稍一停步，又向东厅走去。 〔谢倩怡愣怔了一下，追进东厅，下。

**张占魁** 谢小姐她今天怎么了? **方世靖** 女人永远是个谜。

〔崔副官上。

**崔副官** 方秘书长，应邀前来参加舞会的军政要员和夫人小 姐们，都已经到了!

**方世靖** 好，到楼上请夫人和四小姐。 〔崔副官上楼。

〔军政要员、社会名流及精心打扮的夫人小姐们络绎 而至。

〔改着盛装的于凤至和赵堤从楼上飘然而下。崔副 官随后跟上。

**于凤至** (应付裕如地)欢迎诸位光临。请!

**方世靖** 请到西大厅。慢走!

**宾客甲** 秘书长，怎么不见少帅?

**方世靖** 少帅正在休息，一会儿就来。 **夫人甲** 凤至，你今天打扮得真漂亮!

**于凤至** (打趣地)哪比得上你呀，越老越风流。

**小姐乙** 今晚舞会皇后的桂冠，还得让赵四小姐抢去，人家是 浓妆淡抹总相宜呀!

**小姐甲** 若不咋说是“西施再世”呢! **赵** 就会耍贫嘴，死丫头!

〔人们在一片欢快、喧闹声中涌进西大厅。随即，优 美的舞曲传出。

〔场上短暂的寂静。

〔张学良脸色阴沉地从东厅走出。

〔谢倩怡跟在他的身后， 一边走，一边从怀里掏出几 张纸来，递给张学良。

**谢倩怡** 这就是他和白崇禧密谋推翻你的谈话记录。他们已 经磨刀霍霍，就要下手了。六哥，你不能犹豫了!

张学良 (接过一看，不免惊异，旋即又迷惑不解地望着谢倩 怡)我不明白，杨宇霆对你恩深如海，他的进退荣辱 是和你有切身关系的，你为什么把这种东西拿来给 我，告他的密呢?

**谢倩怡** (深沉地)我，我要报仇!

**张学良** (大惑)报仇?你们何仇之有?

**谢倩怡** 六哥，你知道，自我父亲死后，三年来，我和我们全家 一直靠他照料，我一直把他当作大恩人，不惜抛头露 面为他奔忙，甚至不惜委身与他以图报恩……可谁 知，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原来竟是杀害我父亲的凶

手 !

**张学良** (十分意外地)什么?他杀害你父亲?

**谢倩怡** 就是他!六哥，你还记得三年前，杨宇霆为满蒙铁路 事宜与日本人的谈判吧?那一次，他受日本人收买， 曾密谋出卖筑路权。当时，给他当秘书的我父亲坚 决反对，并对他说，如果他不改弦换辙就要向大帅报 告，他怕机密泄露，就在返回奉天的途中把我父亲秘

密地杀害了。回来以后，他谎称是赤党所为 …… **张学良** 这，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谢倩怡 日本人掌握了他谋杀我父亲的证据，就抓住把柄，对 他威胁。他们往来的信件都锁在他的秘密保险柜 里，平时，他把钥匙带在身上，时刻不离。那天，一个 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原始材料，才了解了事情的真 相!

**张学良** (气愤地)伪君子，恶棍! 〔 崔 副 官 上 。

**崔副官** 常荫槐常省长到。

**张学良** 从前门把他让到东大厅。告诉他，待会儿我去陪他 打 牌 。

**崔副官** 是。(下)

**张学良** 倩怡，你先去跳舞，要和平时一样，能做到吗? **谢倩怡** 我听你的，六哥。

**张学良** 好，去把你嫂子和小四叫到这儿来。 **谢倩怡** 哎。(下，进西大厅)

〔张学良心如潮涌，在大厅中激动地踱来踱去，并不 时从衣袋里掏出姜树礼赠送的那枚银元，蹙眉思忖

|  |  |
| --- | --- |
|  | 〔稍顷，于凤至、赵提上。 |
| **于凤至** | 汉卿，叫我俩来，有事吗? |
| **张学良** | 噢，我想算一卦，占卜一下运气。 |
| **于凤至** | 这，我们俩谁会算卦呀?那得请 …… |
| **张学良** | 不，我自己算。只求你俩做个证人。 |
| **赵** **提** | (感兴趣地)那，也得有卦帖什么的，上哪儿找去呀? |
| **张学良** | (出示银元)就用它。请你俩帮我看着，我扔三次，看 这袁大头朝上还是朝下?朝上主凶，朝下主吉。 |
| 赵 提 | 人家都是朝上主吉，朝下主凶。 |
| **张学良** | 我是反其道，张氏占卜。好，我扔了!(将银元抛起 落下)  〔三人凑到一起看。 |
| 赵 提 | (高兴地)朝下。 |
| 张学良 | 再来!(又抛起银元) |
| 于凤至 | 又是朝下! |
| 张学良 | j最后一次!(再度抛起银元) |
| 赵 | (对落地的银元欢呼起来)还是朝下! |
| 于凤至 |  |
| 张学良 | 看来，这也是天意呀! 〔崔副官上。 |
| **崔副官** | 杨总参议到! |
| **张学良** | 请方秘书长迎接。  〔摧副官下。西大厅的舞曲飘散出来。 |
| **张学良** | (向于凤至鞠躬邀请)夫人，请! |
| **于凤至** | 你还是和小四跳吧! |
| **张学良** | (转而邀请赵提)小姐，请!  〔赵提望着有些反常的张学良，迷惑地随他起舞。 |

〔由远而近一迭声地传来：“杨总参议到——”脚步声 也越来越近。

**于凤至** 汉卿，总参议来了!

〔张学良仿佛没听见似的继续飞舞。 **赵** (提醒地)汉卿!

**张学良** 跳我们的!

〔杨宇霆身披呢子斗篷，着将军礼服，威风凛凛，盛气 凌人地上。丁副官和两名卫士紧跟其后。方世靖随 上 。

〔于凤至急忙迎上前去。崔副官接过杨宇霆的斗篷。 **于凤至** 总参议，你得挨罚呀，怎么才到?

**张学良** (边跳舞边大声地对杨宇霆)罚你先陪凤至跳两圈! **于凤至** (郑重地邀请)那好吧。总参议，请!

**杨宇霆** (紧绷着的脸开始松弛下来)少夫人，谢谢。你知道， 我不会 ……

**张学良** (仍然跳着舞)什么不会?倩怡不是教过你吗? **于凤至** (笑)大概没学会，就免了他吧!

**张学良** (停下舞)好，改为罚酒三杯。来酒! 〔侍者送酒上。

**张学良** (举杯时，似乎刚刚发现丁副官等)噢，这还有三位客

人。崔副官，带他们到侍卫长那儿，好好招待。 **崔副官** 是。(对丁副官等)请!

**丁副官** (看看杨宇霆没敢动)总参议 ……

**杨宇霆** (看看三色旗和张学良胸前的勋章以及周围的气氛， 挥挥手)不许贪杯!

**丁副官** **是!**

〔崔副官陪丁副官等三人下。

杨宇霆 汉卿，我不是扫你的兴，今晚我来还想听听你对常荫

槐的任命，不知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张学良 (举起酒杯)来，先干了它再说。

杨宇霆 (拉下脸来，用手捂住酒杯)不，此事不谈妥，我喝酒 也没兴致!

张学良 (笑笑)你呀!(掏出一张纸)喏，给你! 杨宇霆 (接过看，露喜色)委任状。你同意了? 张学良 舞会一完，我就当众宣布。怎么样?

杨宇霆 (兴奋地抓起酒杯)来，干了它! 张学良 不，三杯!

杨宇霆 三杯就三杯!(与张学良连干三杯)

张学良 临阁，老常已经来了，他正在东厅等我们打牌呢! 杨宇霆 那好，咱打牌去，跳舞那玩意儿我可不中。

张学良 方秘书长，你先陪临阁到东厅小坐，我招呼一下，一 会儿就来。今晚我要和临阁大战一场，决一胜负!

杨宇霆 好，我等着你!(与方世靖进东厅，下)

张学良 凤至，你去西厅，让乐班卖点力气，舞会要搞得红火、 尽兴!

于凤至 嗯。(下)

张学良 小四，你去叫魁叔，说我有急事! 〔赵提应声下。

〔张学良为了压制自己激动的心情，又去斟了杯酒， 可是拿杯的手却在不停地颤抖。张占魁腰插双枪奔 上 。

张占魁 少帅，我来了!

张学良 魁叔，来，我先敬你一杯!(递酒)

张占魁 (用手推开)不，你先说有什么吩咐吧。

**张学良** (一字一句地)我决定照你的主意办! **张占魁** (高兴地)啊!什么时候动手?

**张学良** (果断地)马上就干! **张占魁** 他们在哪儿?

**张学良** 就在东厅。 **张占魁** 好，给我酒!

〔张学良递过酒杯，张占魁把它放到 一边，抓起酒瓶， “咕咚咕咚”连灌了几大口，然后一抹嘴巴转身冲下。

〔舞曲声轻柔而舒缓 … … 〔张学良转身进入东厅，下。

〔稍顷，丁副官、张占魁、崔副官上。 **张占魁** 哎，丁副官，你不能逃席啊!

**丁副官** 不。我找总参议有事。 **张占魁** 啊，总参议在后大厅。

〔丁副官向后大厅走去。张占魁使个眼色，崔副官掏 出手枪，一个箭步窜到了丁副官身后，用枪柄猛击他 的脑袋；随后将昏过去的丁副官架了下去。

〔张占魁一拍掌，一队卫兵跑步过场。 〔崔副官领二军人端水果盘子上。

〔张学良陪同杨宇霆自东厅上。

**张学良** 临阁，来尝尝新到的哈密瓜!那两盘给常省长送去! 〔崔副官及一军人端盘子下。

**张占魁** (端盘到杨宇霆跟前)总参议，请!

**杨宇霆** 哦，这可是新鲜玩意儿。(取瓜尝了一口)啊，真甜

呐!

〔张占魁乘机拔下杨宇霆腰中的手枪。 **杨宇霆** 啊，你……

**张占魁** 对不起，杨总参议，不准动!(用枪逼住杨宇霆) **杨宇霆** (脸色苍白)汉卿，这 ……

**张学良** (掏出烟，点着，把火柴杆使劲往地下一甩)执行!

〔张占魁与另一军人同时开枪，杨宇霆应声倒地。随 即，东厅也两响枪声，接着是哗啦啦的杯盘落地之声。 〔方世靖急上。

**张学良** 方秘书长!(拉开上衣拿出一封信)这是我写给杨宇

霆夫人的信和一万元的抚恤金。明天派人送去! **方世靖** 是 !

〔于凤至、赵提、谢倩怡、薛秉谦及跳舞的人们惊恐、 惶乱地闯了进来 ……

〔张占魁悠闲地吹着手枪的枪筒。

〔人们围向张学良，呼叫着：“少帅!”“汉卿!”“六哥!” 张学良 (目光如炬，凝视前方)方秘书长，立即降下五色旗，

向全国发出通电，从现在起，东三省正式易帜!任何 外来的干涉，内部的阻挠都不能动摇我们维护国家 主权，实现祖国统一的意志!

〔深沉的音乐声中，只见大厅中央悬挂的五色旗徐移 降下，人们兴奋、庄严地面对着这惊心动魄的历史一 幕。

张学良 (一手摘下胸前的日本旭日大勋章，甩到地上。从上 衣口袋里掏出那枚银元，沉思着，自语)这一步总算走 完了，下一步该怎么走呢?历史的脚步总不会停啊! 〔远处钟楼响起凝重、沉缓的钟声：。钟声在大厅上空 回荡着 ……

**——幕徐闭** **·全剧终**

**为了幸福，干杯**



水运宪

人 物

杨厂长一位五十多岁的工业干部。这个人实在是 太缺乏领导“风度”了；不光在外表上不讲 究，在工作上，除了生产的关键外，对别的 都很粗枝大叶。好在他已经注意到这一点 了，但已成习惯的东西，要想一下子克服仿 佛不是那么容易。

章素琴她是杨厂长的爱人。本来是带病坚持工作 的好同志，不知为什么,总有人叫她“厂长 的权威夫人”。这似乎有点敬意，但又包涵 着贬义。反正，在杨厂长面前，她少不得摆 摆内当家的架子。

章素兰素琴的妹妹。她美丽、纯真。十多年前，当 她还是红领巾的时候，为了抢救一个小男 孩，曾被火车轧伤，失去了一条腿。但她天 性乐观、顽强；为了不连累别人，二十六岁 了还没有找对象。而有的人就利用她这一 点来大做文章。

周志祥 论职务，他是办公室主任；论权力，也能独 霸一方；论特长，工于心计。他有这种本 事：蹬了你一脚，你还会由衷地感谢他；尤 其善于不失时机地捏住你的痛指头，使你 象和尚失了腊肉似的有口难言。当然，他 也决不会摔什么大跟头，别人对他只不过 干瞪眼而已。

丁二妹周志祥的爱人。尽管周志祥有百般能耐， 在这个刁钻泼辣的老婆面前，还真有几分 畏惧。其实她也没什么特殊的本事，但就 是能驾驭自己的丈夫。

丁瑞林 丁二妹的弟弟，在湖北工作。这个青年热

情、朴实、有自己的理想。但他也十分惧怕 自己的姐姐，有时候还被她搅合得晕头转 向。

胡科长 劳资科长。他有长期搞人事工作的经验， 也有长期搞不好人事工作的教训。他的一 定之规就是办事先摸清领导的意图，以免 越出雷池一步；偏偏这样做又总是落个吃 力不讨好。

刘南昌 极其普通的一名技术员。要论他的工作， 那真是一步一个脚印。也正因为这人太实 在，人家都说他是书呆子。其实他的感情 才丰富呢，时常怀念着长期分居南北的爱 人和孩子，只是他不外露，更不愿意轻易向 别人提起。

林 洁 出场不多，但在这个故事中她是一个关键

人物。因为她找到了对调对象准备调走， 才引出了一系列纠葛；也因为她过于小心， 事情才越弄越复杂。

张小胖 他和林洁都是技术科搞图案设计的技术 员，但性格同林洁完全相反；热情、爽朗、爱 开别人的玩笑。尤其可贵的是他眼睛里容 不得半点砂粒，但与此并存的是也有些鲁 莽。

**时** **间：**现代。

**地** **点：**北方某印染厂。

**第** **一** **场**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

厂区公园。少有的宁静气氛，树茂花香，鸟语莺声。 〔解说员用娓娓动听的男低音介绍剧情。

〔画外音：“亲爱的观众，戏开演了。这个戏没有什么 离奇的故事，也没有什么动人的情节。然而，这里面 所描写的人和事，也许就发生在你们的身边 …… ” 〔丁瑞林手提装着浆糊的罐头瓶，拿着刷子、纸条等 上。他四下里打量，看到路灯杆子，走过去，往上刷 浆糊，贴纸条。动作定住。

〔画外音：“这个小伙子叫丁瑞林，在湖北工作。他手 上的纸条是我们在街头巷尾司空见惯的对调工作启 事。看他垂头丧气的样儿，心中一定有难言之隐。”

**丁瑞林** 多丢人吧!(赌气地一连贴了好几张) 〔刘南昌拿着小饭盒、资料，边看书边上。

〔丁瑞林贴好启事，边走边回头看，不料与刘南昌撞 个满怀。

**丁瑞林** ( 慌忙帮刘南昌捡地下的纸、书)对不起，对不起。 (急于脱身，欲奔下)

**刘南昌** (奇怪地望着丁瑞林的背影，忽见地下还有 一 张纸

条)哎，同志!同志! …… 〔丁瑞林没听见，跑远了。

**刘南昌** (拾起纸条，念)“对调启事”。对调?(继续念)“本人

在湖北工作……"啊?湖北?(动作定住)

〔画外音：“一提到湖北，技术员刘南昌同志的满腹苦 水就翻腾起来。也难怪啊，他的爱人在湖北工作，从 结婚到生了两个孩子，已经分居十年了!不知道为 什么,就是调不到一起来。”

**刘南昌** 唉!(掏出全家合影照片)亲爱的，你要是能调来，该 有多好哇!(想了一阵，毫无信心地摇了摇头，打开

饭盒，拿出一个冷馒头一边啃着一边看书) 〔胡科长上，见刘南昌，异常高兴。

**胡科长** 老刘!老刘!恭喜恭喜啊!哈 … … (动作定住)

〔画外音：“这位是劳资科的胡科长。他待人热情，极 肯帮忙，可就是有那么一点……怎么说呢?一句话 还真难概括。”

**刘南昌** 啊?胡科长，我有什么喜哟。 **胡科长** 嗨!恭喜你爱人找到对象了!

**刘南昌** (吃惊)你开什么玩笑!都两个孩子了，还找对象?

**胡科长** 哦……哈哈哈哈，你瞧，我又说走火了。我是说，找 到对调对象了!

**刘南昌** (差点没让冷馒头噎住)真的?

**胡科长** 看看，我这个专管人事调动的还会骗你不成? **刘南昌** (高兴得忘了一切)谢谢，谢谢 …… (回头就跑) **胡科长** 哎哎，哪儿去?

**刘南昌** 我去接……哦哦，你看我高兴的。

**胡科长** 哈，人家都说你这个书呆子不想老婆，我看是假的。

刘南昌 想，想啊，做梦都想他们来啊!可是他们单位提出要 对调，我们厂又没有谁要对调到湖北去，想也没有 用，索性就不想了。

**胡科长** 这回有了人了，你就使劲儿地想吧!

**刘南昌** 哎哎，胡科长，咱们厂是谁要调到湖北去呀?

**胡科长** 瞧，身边上的人都没想到?就是你们技术科的林洁 呀!

刘南昌 (想起来了)啊，怪不得这几天她老向我打听情况呢。 嗯，她应该调到湖北去。她老家在湖北，爱人也在湖 北 。

**胡科长** 眼下肚子里又有小孩了；往后，又是病休又是产假， 上午下午都得给孩子喂奶；工作就只有走下坡路罗!

**刘南昌** 哎，你这说法太片面了。林洁同志工作是很认真的。 **胡科长** 倒也是。反正，应该照顾，对不对?所以，我们劳资

科研究了，让她跟你爱人对调，两不亏本! **刘南昌** (高兴)那太好了，太好了!

胡科长 咳，真不容易呀。党委书记老李早就给我们布置过 这件事，可是老也没有合适的对调关系。你呢?又

死不开窍，一点儿门路也不找，真是。 **刘南昌** 嘿嘿，有组织，有组织嘛。

胡科长 倒也是。总算是能解决了。哎，马上给你爱人写封 信，让她做好一切准备。我这儿请示一下领导就发 函。

**刘南昌** 哎。(忽然想起)哎，老胡，李书记出国考察去了，不 在家呀?

**胡科长** 啊，对。现在是杨厂长主持工作。 **刘南昌** 老杨热心肠，没问题。

胡科长 难说。 刘南昌 怎么?

胡科长 你没听人说吗，老杨是有名的……这个。(把一边肩 膀挪低)

刘南昌 (不解地)这是什么意思?

胡科长 这就是……嗨，你这个大知识分子连这个几何图形

都看不懂?这就是肩膀软，不敢搁担子的意思嘛! 刘南昌 不，我了解他，他可不是那种人。

胡科长 倒也是。不过老杨这个人过去是专管生产的，这会

儿临时主管一下全面工作，恐怕难得面面顾到哟。 刘南昌 老杨这阵子是够忙乱的，你看……

胡科长 (一拍大腿)哎!你跟老杨的关系很不错，对，有门 儿!

刘南昌 瞧你都说到哪儿去了……

胡科长 我这就去找他。只要他一点头，你们牛郎织女就要 鹊桥相会了!哈 ……

刘南昌 胡科长，我们都老夫老妻了，还开什么玩笑。

胡科长 老夫老妻新家庭嘛!快去做好一切准备，免得你爱 人来了什么都没有，快去吧!

刘南昌 对对!谢谢你，谢谢!(深深地鞠一躬，转身欲跑，突 然发现丢了什么,遍身摸找)

胡科长 你找什么?

刘南昌 宿舍门钥匙。 胡科长 喲，赶快找找。

〔二人到处找不见。

胡科长 哎，这是什么?(从刘南昌项上取出钥匙)

刘南昌 啊……我丢了好几次了，是林洁同志建议我像小孩

似的挂在脖子上的。嘿嘿……

**胡科长** (玩笑地)我再给你提个建议：绳子上再拴两个铃铛，

掉在地上哗啦哗啦直响，就丢不了啦。 **刘南昌** 好建议，好建议!再见!(高兴地跑下)

**胡科长** (望着他的背影，松了一口气)唉，十年了，他们也该 团圆了!

〔周志祥提着一个草篮，装了一只肥鸭子上场。 **周志祥** 胡科长，一个人在这儿自言自语地说什么呢?

**胡科长** 啊，周主任，我正要找您汇报一件事。您看…… **周志祥** (看了看表)唉呀，明天，明天吧。(边说边走)

**胡科长** 周主任，林洁同志要求调到湖北去…… **周志样** 湖北?(动作定住)

〔画外音：“嗯?为什么他对湖北也这么感兴趣?不

知道这位办公室主任周志祥又在打什么主意。” **周志祥** (回过头)调湖北?

胡科长 是啊。您看，这是她的请调报告。 周志祥 (看报告，喜上眉梢)好!

胡科长 是啊，我们劳资科研究了，准备让她同刘技术员的爱 人对调。

周志祥 (意外)哦?为什么?

胡科长 因为林洁联系的对调对象就是她。 周志祥 是吗?嘿嘿 … …

胡科长 怎 么……

周志祥 杨厂长知道吗? 胡科长 正要去找他。

周志祥 我看不必了吧?

**胡科长** 周主任，这事按照组织原则，应该……

周志祥 怎么?我们办公室就没这个权力吗? 胡科长 呃，不不不。嘿嘿，瞧您说的。

周志祥 嘿嘿，我的意思是说，杨厂长最近主持全厂工作，很 忙，什么事儿都去惊动他，那还要我们这些职能部门 干什么?

胡科长 倒也是，倒也是。反正交给领导就行。只是……请 您快一点儿。

周志祥 研究研究再说吧。(将报告装进口袋)胡科长，这事

先不要说出去，尤其不要告诉刘技术员。 胡科长 (一惊)为 ……为什么?

周志祥 这还用问，没有决定的事嘛!

胡科长 这……倒也是，倒也是。(不安地下)

〔周志祥再看报告。丁瑞林上。 丁瑞林 姐夫，姐夫!

周志祥 瑞林?你姐姐不是让你去相亲吗?还不快准备准 备。(发现浆糊瓶)哎呀，第一次上人家那儿去，就买 一瓶罐头?

丁瑞林 罐头?嘻嘻，你看——浆糊。

周志样 拿这个干什么? 丁瑞林 (指电灯杆)喏!

周志祥 (上前看)乱弹琴!谁让你贴的?

丁瑞林 姐姐的好主意!她说现在时兴这个。真丢人! 周志祥 你姐姐她真……(改口)真有办法!

丁瑞林 姐夫，你对姐姐说说吧：我们厂正在动员支援边疆油 田建设，可她偏偏让我调回来，又没个眉目；再过几 天，我可要回湖北去了!

周志祥 一切服从你姐姐的安排。咱是将，她是帅!她让你



去相亲，你就去相亲；她让我想办法把你调回来，我 就想办法。咱们说一不二。快去做准备吧。

**丁瑞林** 相亲相亲!像我这种人，非相个妖精不可!(赌气坐 下 )

**周志祥** 瑞林，去吧!二十七八的人了，也该找个媳妇儿了。 啊?(下)

**丁瑞林** 我……哎，姐夫，姐夫!(追下) 〔杨厂长边穿衣服边上。

〔画外音：“哎哎，老杨，还不到你上场的时候。你冒 场了!”

杨厂长 哟，对不起，对不起。(欲下)

〔画外音：“别走啊，既然出来了，我就把你介绍一下。 他就是这个厂的厂长杨德生。他这个人哪，大大咧 咧，可心里是很清楚的。职工们都说他是厂子里的 好带头人 …… "

**杨厂长** 不不，缺点很多，正在改进。(摆着手下) 〔丁瑞林没追上周志祥，快快地上。

〔章素兰摇摇晃晃地骑着自行车上。 **章素兰** 哎哎，快躲开，快躲开!哎!——

〔丁瑞林躲避不及，双手急忙抓住车把。动作定住。 〔画外音：“这个姑娘叫章素兰。她性格开朗，特别爱 笑。说起来；她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哩……哦，暂时 还得保密。”

**丁瑞林** 快下来，快下来。

**章素兰** (下车)对不起，我才学骑车。(走了两步，右腿痛疼) 哎哟!

〔丁瑞林想扶章素兰，但忘记车子没架好，自行车倒

下来，反倒把他摔倒在地，车也压在他身上。 **丁瑞林** 唉!

**章素兰** 哎哟，同志，摔着你了吧?

**丁瑞林** 没关系。(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嘟嚷)摔坏了才好

呢!省得去相什么鬼亲的。 **章素兰** 你说什么?

**丁瑞林** 我说……(发现对方是位漂亮的女青年，惊愕)哦

……我说撞着了……挺好。

**章素兰** 嘻嘻，你是为了不让我摔着，才……谢谢你。(发现 丁瑞林的运动衣上印着“石油”两个大字)你是石油

*工人?*

**丁瑞林** 哦，我是钻探机厂的，还不算是第一线的石油工人。

**章素兰** 是吗?真美慕你。(发现电杆上贴的纸条)哎，那是 什么?是贴的失物招领吗?

**丁瑞林** (想遮掩)哦，这是……对调启事。 **章素兰** 对调启事?

**丁瑞林** 啊，就是调动工作想找个对象。 **章素兰** 找对象?

**丁瑞林** 啊。不不，想找个对调对象。

**章素兰** 嘻嘻，有意思。那要是谈恋爱找对象，也可以贴相亲 启事罗?

**丁瑞林** (过敏地)你在说谁?

**章素兰** 随便说着玩的。(欲坐在石凳上)

〔丁瑞林发现石凳上有一张对调启事，怕被她看见， 急忙奔过去。

**章素兰** (吓了一跳)你 ……

**丁瑞林** (抢先一屁股坐下，盖住那张纸条)嘿嘿，你请坐吧。

(挪开一个地方)

〔章素兰坐下，心中很奇怪。

〔内传来喊声：“瑞林!瑞林!” **丁瑞林** 哎!我在这儿!(站起来)

**章素兰** (发现他裤子上贴了一张纸条，忍俊不住地笑了)嘻 嘻……

〔丁瑞林回头，也冲素兰笑了笑，转身欲走。 **章素兰** (想告诉她，又不好意思)嘻嘻 ……

〔丁瑞林又站住，有些奇怪，冲章素兰鞠了个躬，又转

身欲走。纸条飘在他身后，像一条尾巴。 **章素兰** (更加忍不住)哈哈哈 ……

〔丁瑞林摸不着头脑。忽然发现贴在屁股上的纸条， 狼狈地跑开。

〔丁二妹火烧火燎地上，腋下夹着一件衣服。

丁二妹 哎呀瑞林，你这个死不着急的，什么东西勾住了你的 魂了?还不快回去换衣服去!(一扬手，腋下夹的衣 服掉在地下)哎!回来，衣服在这儿呢，快!(动作定 住 )

〔画外音：“这是个什么人?她的名字叫丁二妹。别

看这名字取得甜甜蜜蜜的，可办起事来呀 …… " **丁二妹** (把衣服扔给丁瑞林)快去!

〔丁瑞林接过衣服跑下。 **章素兰** 嘻 … …

**丁二妹** (发现章素兰)哟，素兰哪，又出来活动身体啦? **章素兰** 嗯。丁嫂，这是你弟弟?

**丁二妹** 是啊，就是在湖北工作的那个弟弟呀。我们姐弟俩， 没靠山。唉，他怪可怜的。

章素兰 可怜?嘻嘻，我看他满不错嘛!嘻嘻。 丁二妹 哎哟，我的好妹妹，一言难尽哪!

〔周志祥提着鸭子上。

周志祥 哟，素兰，又出来练车了? 章素兰 是啊，老周哥您忙哪?

周志样 可得特别当心你的腿哟!

章素兰 不要紧，我的腿越活动越有劲儿了。(站起来，准备 上车)

周志祥 (非常热情地)我来，我来!(帮着章素兰上车)当心! 章素兰 哎。丁嫂再见!(骑车下)

〔丁二妹故意不理周志祥。 周志祥 (陪笑)二妹，我……

〔丁二妹白了周志祥一眼，脸扭向一边。

周志祥 嘿嘿，二妹，你弟弟呢? 丁二妹 什么?我弟弟?

周志祥 啊，也是我弟弟。他上哪儿了? 丁二妹 换衣服去了呗!

周志祥 (指电杆)这是你让他干的?

丁二妹 怎么?你不关心他，还不许我关心哪?

周志祥 你看，说着说着又发什么火嘛。你准备带他上哪儿 相亲去?

丁二妹 没准儿!我让他穿上体面衣裳，带他到女工宿舍去 逛逛。凭他那副长相，总会有人看上的。

周志祥 (啼笑皆非)这，八字还没一撇呀!

丁二妹 谁叫我没本事。男人是个堂堂的办公室主任，连自 己的小舅子也调不来。眼看他们厂要动员到边疆去 了，只好赶紧给他找个对象，好向他们领导请求呗!

**周志祥** 唉，你不知道，这事我不好出面……

**丁二妹** 你出面?哼!我没那么好的福气，就跟死了男人一 样!

**周志样** 哎呀我的好二妹，怎么说着说着又发火嘛。这不正

想着办法嘛。(将林洁的报告递给丁二妹)

**丁二妹** (看，高兴地)哎，让林洁跟我弟弟对调。 周志祥 伤脑筋的是她已经有对调对象了。

**丁二妹** 谁 ?

**周志祥** 刘技术员的爱人。

**丁二妹** 刘技术员?那大书呆子你还怕他?

**周志祥** 怕他?笑话。两三年前贾局长在的时候，说办就办。 **丁二妹** 那现在你还是有权嘛。

**周志祥** 现在?大拇指挖耳朵——难哪! **丁二妹** 得了得了，别在我面前装象了!

**周志祥** 你呀，政治嗅觉不灵敏。现在这不正之风是中央抓， 群众反，这阵子咱们可得稳当着点儿。

**丁二妹** 不正之风，不正之风，都反了多少年了，人家还不照

样搞吗?你不也说过，“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吗? **周志祥** (看看四周)你别说了!

**丁二妹** ( 撒娇地)得了，人家是猪往外拱，鸡往里扒，我靠谁 去?我算是死心了。我没爹没妈，没男人，我的事人 家不管。(掏出手巾)我弟弟的事，更是没人管。呜 ……我好苦啊……呜呜……

**周志祥** (急得来回转)好好好，别哭了。我这不正想着办法 嘛!二妹，我是说，瑞林要有个借口才好往回调嘛。

**丁二妹** (止住哭)哎，就说瑞林的对象在这儿。 周志祥 在哪儿?

**丁二妹** 在……哟，我马上带他找去。

**周志祥** 唉!别开玩笑了我的好二妹， 一见钟情嘛也得先有 个一见哪。你呀!

〔周志祥、丁二妹无奈，苦思冥想。

〔周志祥忽然盯住石凳，越想越得意，禁不住笑起来。 **丁二妹** (不解地)我说老周，你这是抽什么疯啊?

**周志祥** (好容易收住笑)我问你，刚才是谁坐在这儿啦? **丁二妹** 章素兰哪，怎么?

**周志样** 好!就跟她谈恋爱。

**丁二妹** (吓一跳)啊，你疯了?她是个残废!啊，你想坑我弟 弟呀?(扑过去，揪住周志祥)你这个没良心的!(捶 着周志祥)你好狠心哪，你……

**周志祥** 别闹了!真是见识短浅。我问你，素兰是素琴的什 么人?

**丁二妹** 妹妹呀。

**周志祥** 那素琴又是杨厂长的什么人? **丁二妹** 爱人哪。

**周志祥** 那素兰就是杨厂长的什么人? **丁二妹** 杨厂长的小姨子呗!

**周志祥** 这不就结了。现在是杨厂长主持工作，瑞林调来的 事得靠他点头，要找到他小姨子谈恋爱，老杨还会反 对?这就叫作领导同意，组织出面了嘛!

**丁二妹** (动了心)不过，她只一条腿呀。

**周志祥** 两条腿早结婚了。正因为她是个残废，而且是光荣 残废，把瑞林调来照顾她，就这个借口，谁也反对不 了!

**丁二妹** 调来照顾她?我不干!

**周志祥** 哼!捡了个棒槌也当针!调来以后，主动权不就在 你手上了吗?

**丁二妹** 啊……你是说，谈恋爱是假—— **周志样** 假不假把人调来是真的。

**丁二妹** 嘻嘻，行，我没白给你吃大米饭。 **周志祥** 哼哼，谁像你呀。

**丁二妹** 那我这就去找杨厂长的权威夫人章素琴提亲。嘻嘻

嘻……(欲走)

**周志祥** 等等。二妹，事情要想办好，可不能让瑞林知道章素 兰是个残废。

**丁二妹** 知道，我这两片嘴你还没领教过?(高高兴兴地提起

鸭子下)

〔胡科长上。

胡科长 周主任，林洁的请调报告研究过了吗? **周志祥** 你急什么,人员调动可得慎重。

胡科长 倒也是。周主任，您个人的看法 ……

周志祥 个人的看法嘛……胡科长，你看是不是调一个男同 志来?从劳动力的角度上说，合算多了。

胡科长 那……倒也是。不过周主任，您可别小看刘技术员 的爱人，她可以教英语，职工业余学校正需要哪!

**周志祥** 可咱们这儿是工厂，不是外语学院!

胡科长 倒也是。领导上的意图 ……

周志祥 这完全是个人的看法啰。胡科长，我想提醒你一句， 你同刘技术员的私人关系挺不错，这我知道。

**胡科长** 周主任，您别误会，这可……

周志祥 这倒没关系。可是干你这行工作，应该明确私人感 情和组织原则的关系哟。要多为厂里想想嘛!

**胡科长** 不不，周主任，这事儿……

**周志祥** 我都知道了。好好，这件事我找老杨研究研究再说 吧!(扬扬手，下)

胡科长 (呆若木鸡)得，复杂了!

**——幕落**

***第*** ***二*** ***场***

第二天清展，还没到上班时间。

印染厂技术科内外。室内，有一张办公桌上的台灯 还亮着。有个人伏在桌子上睡得正香。

〔林洁提包上。发现刘南昌伏在桌子上，轻轻地走过 去关掉台灯。

〔张小胖走进设计室。

张小胖 林洁，早来了?

林 洁 嘘!老刘昨晚准为了改革印花机的事， 一夜没回宿 舍，让他休息会儿。(拿起一件外套盖在刘南昌身 上 )

**刘南昌** (梦中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 ”

张小胖 (被他走调的歌声逗笑)哈哈哈，这家伙想老婆了! (灵机一动)对!(拿起一张纸在上面画着，忽然憋不 住“哧”地笑出声来)

〔林洁急忙制止他。 张小胖 林洁，过来，快看看。

林 洁 (看，不解)这是画的什么呀?

张小胖 这只鸟代表刘技术员。这只是他爱人，正朝他飞来。

怎么样?

林 洁 (笑)亏你想得出!

〔刘南昌翻了翻身子。

〔林洁拿着画，蹑手蹑脚地轻放在刘南昌面前。

张小胖 (也蹑手蹑脚地躲到刘南昌背后，学鸟叫)“咕咕咕 咕，光棍好苦!”

**刘南昌** (醒来，矇胧地)啊……快不苦了。 〔张小胖、林洁忍不住大笑起来。

**刘南昌** 哦……这小胖。(发现画)咦，这是谁画的? **张小胖** 别问谁画的，先看画的谁吧。

**刘南昌** (看画)怎么?鸟儿也戴眼镜?

〔张小胖、林洁又笑。

**刘南昌** (摸摸自己的眼镜架，明白)啊，嘿嘿嘿，这小胖，想得 好。我留着做纪念。

张小胖 别急，还有对联呢。上联是：“十年常做相思梦”。 **林** **洁** 下联是：“一朝夫妻得团圆”。横批是……

**刘南昌** “光棍不苦”。

**林** **洁** 光棍不苦?算了吧老刘。就说昨天晚上吧，你同老 杨都是为了印花机的革新熬了一通宵。可到了半 夜，人家老杨就有爱人给他送来了热呼呼的荷包鸡 蛋；你呢?只好在这里啃冷馒头。

**刘南昌** ( 动心)是啊，啃着啃着，胃里头就胀鼓鼓的，后来就 迷迷糊糊的趴下了……要不，这张图早就弄完了。

**张小胖** 我看哪，要是也有人给你送荷包鸡蛋来，你搞的那几 套革新，早成功了。对不对，老牛郎?

**刘南昌** 嘿嘿，这也是有那么一点道理。 **张小胖** 嗯，不是一点，而是重要着呢!

**刘南昌** 哎，林洁，关于你要调走的事，从前可是没听你说过 呀 。

林 洁 这也是突然决定的。过去，我是想让我爱人调来，可 是他跟你差不多，是一个书呆子，他们厂还把他当宝 贝，不肯放他走。现在我觉得越来越不方便了，干脆 我调走吧，又能解决你的问题，多好哇?

**刘南昌** 要不是昨天胡科长告诉我，我还蒙在鼓里头哩!

**林** **洁** 哎，老刘，胡科长办得怎么样了? **刘南昌** 没问题吧。

**林** **洁** 那就好。说真的，我老怕节外生枝。 **张小胖** 放心，王母娘娘不会把你留在这里。

**刘南昌** 是啊，听说只要再请示一下杨厂长就行了。

**林** **洁** 杨厂长?老刘，你和他关系好，找他帮帮忙怎么样? **刘南昌** 这……这不好开口。

**张小胖** 你就这个劲儿!怪不得爱人老调不来。

**刘南昌** 这是组织上的事，胡科长会办好的。老杨昨天通宵 都在车间里指挥改革印花机，我为自己一点小事怎 么好去打扰他?

张小胖 也好。叫我说，两口子不在一块也有好处，省得斗嘴 吵架。我那一口子，哼，真气人!

林 洁 小胖，你又欺负她了? 张小胖 不欺负她，也不会怕她! **刘南昌** 老杨来了。

张小胖 啊!(连忙坐好)林洁，吵架的事，你可别告诉老杨 啊 。

〔杨厂长提着三个饭盒，进屋。 **杨厂长** 都来了?

刘南昌 老杨，你怎么没去睡觉?

杨厂长 天刚亮就睡觉，你怎么啦?

张小胖 你一夜没闭眼，还当咱们不知道? 杨 厂 长 我没法闭眼，正要找你!

张小胖 ( 一 惊)找我?

杨厂长 (拿起电话听筒)小王吗?我是老杨，我在技术科，有

电话找我请转到这儿来。(放下听筒)张小胖! 张小胖 到!干什么我的厂长，吓我一大跳!

杨厂长 嗬，水仙不开花，你给我装蒜?我问你，吃过早饭了? 张小胖 吃过……吃过了。

杨厂长 小胖啊小胖，你还真不错，家丑不外扬!哈哈!给， 这是她让我带来的。(递过饭盒)你可真有福气，老 婆被气得哭了一夜，早上还要给你做早饭，哼!

林 洁 哎，这可不是我告诉他的吧? 张小胖 老杨，你……你怎么知道的?

杨厂长 你就真当我那么粗心?(从口袋里掏出个本子)都记 着呢!别以为我只管生产，家务事也要管!听着! (打开念)“张小胖，昨晚同爱人吵架，他爱人说他一 个星期没洗澡，他说他爱人是卫生局的局长；他爱人 就拧他的耳朵，他就……

张小胖 你做做好事吧，我的厂长同志! 杨厂长 (噗哧 一 笑)吃饭!(递饭盒)

张小胖 对!吃饭!(大口吃饭)

杨厂长 别以为把你爱人大老远调来就是给你做饭什么的。 别忘了，过去你又要上班，又要搞家务事，经常迟到； 对了，那个时候你不叫小胖，累得跟瘦猴儿似的；打 你爱人调来后，你可来劲了，评上两次先进工作者

啦，是不是?

**刘南昌** 小胖，说真的，我可美慕你呀!我说呀，以工作为重， 生活问题就让着点呗。调来也不容易。

杨厂长 对嘛。就拿我来说吧，我就喜欢让着点儿。人家说 我怕老婆，咳，怕就怕嘛!别笑，现在咱们一个心眼 干工作都忙不过来，谁有那份闲心为家庭小事闹纠 纷?

林 洁 再说章大姐的身体也不好，血压高，不能太激动。

杨厂长 那就更不用说了。有一次，也不知为了一点什么芝

麻大的小事，我克了她几句，你们猜怎么着?她一下 就晕倒了!哎呀，我的天，到医院里去抢救了半天， 这不影响工作?从那以后，我就得出了一个教训。

张小胖 教训?

**杨厂长** 是啊，只要她不影响我的工作，在家里我就来个百依 百顺。

张小胖 百依百顺?

杨厂长 你别小看这个，越是这样，她越关心你，这叫做什么

……就那个爱情吧?

众 人 哈哈，有研究，有研究!

杨厂长 那可不。小胖，下班回去做个检查，两口子嘛，又没 别人听见，怎么样?

张小胖 是，厂长同志!为了工作，怕老婆就怕老婆! 〔大家被逗乐。

**杨厂长** (又拿出一个饭盒)老刘，这是给你的。

**刘南昌** 哎。(伸手接，烫得直缩手)什么呀，这么烫手? **杨厂长** 荷包鸡蛋。趁热快吃吧。

**刘南昌** 唉，要是昨晚上有这玩艺儿吃，就好了。

杨厂长 哦?对，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要了。(记在小本子上) 老刘，别着急，我负责!

林 洁 (非常高兴)那太好了，哎，老杨……

〔电话铃响，刘南昌接电话。

刘南昌 喂，是，请你等一等。老杨，你的电话。

杨厂长 (接电话)是我。哦，印花机改造成功了?产量多少? (记本子)好家伙，提高了百分之四十多!什么?刘 技术员，我知道。好，我向他转达。我说伙计，这可 是个了不起的革新呐!要慰劳慰劳他们……没有中 暑的吧?让医务室人员跟班。(放下听筒)老刘，同 志们要我感谢你，这项革新的头功是你的!

〔众人向刘南昌祝贺。

**刘南昌** 这可不公平，大家都有份。

**杨厂长** (拿起电话听筒)你倒挺谦虚的!不!我不是说你， 我要福利科。老罗吗?马上送汽水到印花车间去， 多放点糖。好。(放下听筒)老刘，快到车间去，大家 要给你戴大红花哩!

**刘南昌** 哎呀，这可不敢当，我确实……

**杨厂长** 看看，多光荣的事儿!你们都去，把实验数据记下 来。

〔刘南昌还要推让，张小胖拉他下。林洁跟下。胡科 长上。

**胡科长** 杨厂长，您这会儿正忙着吧?

**杨厂长** 胡科长，正好正好，有件事我想同你商量一下。刘南 昌的爱人在湖北工作，能不能想办法把她调来?

**胡科长** 哦，哦，您先听我把情况汇报一下，再请您指示该怎 么办。我想请示您关于这个 ……

杨厂长 (听得不习惯地皱皱眉头)我说老胡哇，你别一开口 就“请示”、“汇报”的好不好?商量工作嘛，吞吞吐吐 多别扭!

胡科长 倒也是。您这话很中肯，我知道这是毛病，坚决改 正!您看有这么个事儿向您汇报……不，商量一下， 技术科林洁同志要求调到她爱人那里去工作。

**杨厂长** 嗯，(记在本子上)林洁是有具体困难。你们先研究 个意见，该考虑就得考虑。

〔 周志祥上 。

胡科长 本来不该为这一 点小事打扰你，可昨天周主任他

…… (发现周志祥，吓得停住了)

**周志祥** 胡科长，你是一科之长，这点小事也要领导替你拿主

意?

杨厂长 不，职工调动可不是一件小事，弄不好就会影响职工 的积极性。不过，老胡啊，工作上的事你可要大胆负 责，别老象个小脚女人似的。

胡科长 哎，倒也是。可是有些事，领导上的意图……我怕难 得处理好。

杨厂长 嗨，怕什么嘛，现在不是四害横行的时候了。就拿我 说吧，那时候人家说我是这个(把一边肩膀压低),也 算说得对。现在可就不同了，两个肩膀都搁担子，就 平了嘛。老胡，办事公正就什么都别怕。

周志祥 我说你呀，不该怕的你要怕，该怕的偏不怕!我早就 对你提醒过嘛!

杨厂长 对，是得注意这个问题。

胡科长 (对杨厂长、周志祥)那好，那好，我走了。(为难地走 出门外，自言自语地)得!我也得这样!(作了个溜

肩膀的手势，下)

杨厂长 这个同志工作倒踏实，就是不大胆，这也算个问题。 (记在小本子上)

周志祥 就是，林洁要求调工作的事他昨天就对我说了，还要 找你。(掏出报告交杨厂长)

杨厂长 (看毕)这事可得抓紧办。(忽然想起)哎，林洁要求 去湖北，这不正好和老刘的爱人对调吗?林洁有了 对调对象了吗?

**周志祥** 这点小事你就甭操心了。早有了。 **杨厂长** (失望地)谁?

**周志祥** 一个小伙子，维修工，年轻力壮。

**杨厂长** 这倒挺需要的。这小伙子是什么工厂的?他为什么

愿意到咱们厂来?他们那个厂放他吗? **周志祥** 这我全了解。他就是我爱人的弟弟。

**杨厂长** 噢，还有这么一层关系啊!

**周志祥** 唉，你知道，李书记在党委会上批评我操心家务事太 多；可我那爱人又一身的病，没人照顾；如果能把她 弟弟调来，我就可以腾出手来更好地搞四化了，不完 全是照顾关系。

杨厂长 嗯，这也有道理。不过老周哇，李书记的批评是对 的，主要问题也不在这里。当然啰，有可能调来，又 解决了林洁的问题，也是两全其美呀。

**周志祥** 那我通知老胡去办吧。

**杨厂长** 我看别急，党委讨论一下吧。

**周志祥** 目前党委成员在家的也没几个人，你如果同意，再个 别通通气就行了。

**杨厂长** 这……不合适吧。

周志祥 老杨，为了让我腾出手来多工作点，你就往这儿(指 指右肩)多担点吧。

杨厂长 哈哈!我倒没意见……还是讨论一下吧。(欲下，见 周志祥不快)要不你先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有机会 碰个头再说。(下)

〔周志祥茫然。丁二妹从窗前经过，看见周志祥。 丁二妹 喂，老杨刚才从这儿出去，你对他说了吗?

周志样 (出屋)说了。 丁二妹 怎么样?

周志祥 肩膀不硬。

丁二妹 哼!他就是这个劲儿，耗子胆!

周志祥 老杨倒是同意了，就是坚持要听听其他党委成员的 意 见 。

丁二妹 那还不好办?你就打着老杨的金牌找他们去，谁还 敢驳老杨的面子?

周志样 对!哟，二妹还有高招儿哪。

丁二妹 (得意地)谁像你?空心树干，白长一大截。

周志祥 不过，老杨对刘技术员的事挺关心的，要钳住他才 好 。

丁二妹 你说吧，我现在怎么办?

周志样 相亲的事要抓紧，这是关键。

丁二妹 我已经对素琴说了。她高兴得象个笑菩萨，就是担

心瑞林调不来怎么办?

周志祥 (赶紧地)不调来坚决不谈。

丁二妹 要你说!我可扣死她了。我还把林洁调走的事告诉 她了，你看她那高兴的劲儿：“二妹子，老杨在我面前 比孩子还听话。有这个好机会，瑞林调来的事儿包

在我身上了。”嘻嘻。

**周志祥** 好!枕头风一吹，这只船非过来不可。

**丁二妹** 可是我就担心瑞林死心眼儿。你说，他要是同素兰

一见面，那残废的事还能瞒得住? **周志祥** 嗯，这倒是个棘手的事儿!

**丁二妹** 你赶快给我想个办法才好。你说呀! **周志祥** ……有那么一段相声你听过吗?

**丁二妹** 嗨!没那份闲心!

**周志祥** 从前有一个男的骑着马到女方家去相亲，正好看见 女的在闻花，两人都同意了。后来一直到拜堂以后 才知道，男的是个瘸子，女的是个豁嘴皮儿。

**丁二妹** 啊……嘻嘻，这就是 …… **周志祥** “走马观花”。

**丁二妹** 哈哈，我知道了，包我身上! **周志祥** 好!马上相亲!

**丁二妹** (高兴地)遵命!(哼着歌儿跑下)

〔刘南昌、林洁、张小胖拿着图纸、样布等物进技术 科。

周志祥 (异常热情地)老刘，刘南昌同志，祝贺你!为了四个 现代化，你又立了一大功!(抓起电话听筒)要宣传 科。小严呐，带上照像机立即到技术科来。对，给我 们刘技术员拍个照，对，马上放大……要，当然要彩 色的!贴在花园里，让大家都看看，大干社会主义的 老典型嘛，要大张旗鼓的宣传，快!(放下听筒)老 刘，快给你爱人写封信，报个喜!

张小胖 对，让她高兴高兴：“哟，咱们阿刘硬是呱呱叫哟。”

哎，寄来什么慰劳品可要公开，大家尝尝。

**刘南昌** (兴奋而动情地)不用写信了，过些日子，她就要调来 了 。

**周志祥** (一怔)哦?

**林** **洁** 对，周主任，你还不知道，刘技术员的爱人同我对调， 很快就要来了!你就赶快把老刘的照片放大点，色 彩搞鲜艳点儿，让他爱人一进厂门就认不出来了： “这是谁呀?这么漂亮?”

张小胖 这个时候，咱们老刘就从照片后面伸出头来：“亲爱 的，你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听我给你唱段黄梅戏吧。

(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

〔刘南昌追张小胖。大家畅快地笑。 〔周志祥忐忑不安。

刘南昌 (深情地)科学地说，我们夫妻俩结婚十年，都有两个 孩子了，可是真正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只有一百零九 天半。真想她们呐!林洁，小胖，爱人认不认得我倒 不必担心，孩子们可真不认识我哩。(掏出照片)看， 这就是我那没见过面的二小子!

**林** **洁** 看看。(接过照片)真有意思，虎头虎脑的。(指张小 胖)模样很像你!

〔众人哄笑。

张小胖 哎哎，像我可不行，要象我们的周主任才好。 周志祥 (不解)为什么?

张小胖 脾气好哇：“嘿嘿，好二妹，说着说着又发什么火嘛!” 〔众人哄笑。

**周志祥** 这小鬼!哎，老刘，你是怎么知道你爱人快调来了?

**刘南昌** 老胡告诉我的。周主任，这次我爱人能调来，真得感 谢组织上主动关心呐。(紧握着周志祥的手)

〔周志祥有几分尴尬。

**林** **洁** 周主任，你给多帮帮忙吧。

**周志样** 那是一定的， 一定的。不过老刘呵，人员调动，不是

那么容易，得研究研究。 **刘南昌** 对，老胡也是这么说的。

**周志祥** 是吗?所以嘛，老刘，这件事你就别再对其他人说 了。你工作得很不错，组织上正在考虑你入党的问 题，可不要让大家说你一有了点成绩，就向组织上伸

手哟。

〔众愕然。

张小胖 老周，话可不能这么说，老刘为厂里做出了那么多贡 献，什么时候伸过手?

**林** **洁** 是啊，这次还是我想到她爱人的，他自己还蒙在鼓里 呐 。

**刘南昌** (拦住张小胖和林洁)周主任，你提醒得对，这些问 题，我一定注意。

周志祥 当然啰，谁还没个家?可是有些问题组织上有组织 上的考虑。反正，你的问题， 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 行，三次……

张小胖 是啊，最迟等到退休，就会到一块儿了。 林 洁 这叫饱汉不知饿汉饥。

周志祥 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你的问题不是很快就能解决了 吗?

**林** **洁** 可老刘 … …

周志祥 我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嘛。好了，工作吧。(下) 张小胖 哼，瞧他那神气劲儿。

**林** **洁** 糟糕，老刘!这个人手眼通天，不会使什么花招儿

吧 ?

**张小胖** 放心，有咱们老杨主持工作，谁也别想来什么小动 作。

**刘南昌** 看你们都说到哪儿去了。老周是党的干部，不至于 那样，不至于。

**张小胖** 好了好了，叫我说，你们回的回去见丈夫，准的准备 接老婆。我呢?也回去完成老杨交给我的重要任务



众 人 干什么?

张小胖 向爱人检讨去! 众 人 哈哈哈 … …

— — 幕 落

**第** **三** **场**

第二天傍晚。 杨厂长家中。

〔章素兰坐在藤椅上， 一心一意在写着什么。桌边上 靠着她的拐棍儿。

〔章素琴下班回来，满面春风。

**章素琴** 素兰。

**章素兰** 姐姐，下班了?喲，买这么多东西?

**章素琴** 嗯，姐姐今儿高兴。(放下东西)你今天又没听姐姐 的话，练车去了吧?你呀， 一点儿也不爱惜身体!

**章素兰** 我又不是纸糊的。姐姐，快别说我了，吃药吧。(递 过茶杯)

**章素琴** 哟，我又忘了。(吃药)写什么呢，那么入迷?

**章素兰** 街道组织待业青年讨论什么是青年人的理想。我写

一篇稿子。

**章素琴** 是吗?我看看。 **章素兰** 不 … …

**章素琴** 喲，还保密? **章素兰** 嘻嘻，给!

章素琴 (念)“我真想插上翅膀，飞向……”唉，别飞了，你这 一辈子安安稳隐地过下去，才是我惟一的安慰 ……

章素兰 姐姐，你又来了!就不让人高兴高兴!

章素琴 好好好，我不说了，今天就让你好好地高兴高兴。第 一，我给图书馆去买书，顺便给你买了一本。看!

章素兰 (扑了过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太好了。 章素琴 哎哎，别动，看你高兴的。

章素兰 姐姐，这本书再版好久了，怎么才买到?

章素琴 别提了，连买书也得走后门。我才不愿意找关系呢， 排了一个多钟头的队，唉!

章素兰 姐姐，你真好。哎，还有第二呢?

章素琴 第二……素兰，姐姐问你一句话，可不许你撒谎。 章素兰 那当然哪。

章素琴 给你介绍一个对象，愿意不?

章素兰 哈哈哈哈，真有意思。给我介绍对象?哈哈哈 …… 章素琴 别笑，这是真的呀!回答我，愿意不?

章素兰 愿意愿意!难道我就不能找对象?嘻嘻，姐姐，你怎 么开这种玩笑?

章素琴 姐姐不是开玩笑。妹妹，自从你断了一条腿以后，你 不知道我心里多么难过，我总觉得对不起咱们早死 的爹娘啊!现在，我的身体越来越坏，万一心脏病突

然发作 …… 章素兰 姐姐 … …

章素琴 我倒没什么,可留下你孤单一人，我怎么放得下心? 要是你找到一个好丈夫，跟着他有了依靠，上哪儿我 也能闭上眼了 …… (伤心)

章素兰 姐姐，你都说了些什么,我不爱听!

〔章素琴止住眼泪。

**章素兰** 姐姐，你看，我这不是挺好吗?你看!(倔强地站起 来，坚定地走了几步)

〔章素琴连忙把拐棍递给她。 **章素琴** 慢点，当心腿!

章素兰 没事儿。姐姐，你想想，我虽然残废了，可国家对我 照顾得多么周到?还有你、姐夫，处处都无微不至地 关心我，爱护我……姐姐，我哪儿都不去，一辈子就 守着你 ……

**章素琴** 傻丫头，你今年都二十六岁了，总不能在家待一辈子

吧?听姐姐的话，啊?我已经给你找好一个对象了。 **章素兰** 这是真的?不，我不要!

**章素琴** 不许你耍孩子脾气!素兰，你听我说，如果你有了称 心如意的伴侣，对生活、学习、工作都有好处。

**章素兰** 可是，谁能看上我?一个残废……再说，我也不能害 了人家。

**章素琴** 当然要两相情愿呀。小伙子心眼踏实， 一 副实实在

在的样子，他会体贴你的。 **章素兰** ……他是谁?

**章素琴** 湖北钻探机厂的一个青工，马上就能调来。你看，这 是照片。

**章素兰** (看照片)是他? **章素琴** 怎么?你认识?

**章素兰** 见过，一个挺有意思的人，嘻……

〔丁二妹带丁瑞林上。 **丁二妹** 素琴在家吗?

**章素琴** 在哪。快进来吧!(小声地)他来了!记住我的话，

热情点!(忙去开门)

〔丁二妹带着丁瑞林进门，突然发现拐棍，慌忙把丁 瑞林推出门外。

**章素琴** (忙着张罗)二妹呀，快请进来吧。(只见丁二妹，没 发现丁瑞林)咦?你弟弟呢?

**丁二妹** 他……啊，在门外吧?我去叫他 … … **章素琴** 你坐你坐，我去叫。(出门)

〔丁瑞林根本无心进屋，躲到屋的另一侧的窗外。 〔丁二妹乘机想拿拐棍。章素兰回头。

**章素兰** 丁嫂，快坐吧。

**丁二妹** 哎哎。素兰看书呢?(乘章素兰低头看书不在意，取 过拐棍欲藏，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急中生智， 把拐棍挂到门后的衣架上)

〔章素琴没找到丁瑞林，进屋。 **章素琴** 二妹，瑞林怎么找不见了?

丁二妹 嘿!我弟弟这孩子就是脸皮儿薄。你等等，我去找! (匆匆出门，在门外)这不诚心让我作难吗?瑞林 ———瑞林!(找下)

**章素琴** 素兰，你看这小伙子多稳重，到生人家去都害臊，不

是那种冒冒失失的人。 **章素兰** ……

章素琴 (洗着茶杯)这个机会错过了可太可惜了。(将杯中 的水朝窗外泼去，劈头盖脸地泼在丁瑞林身上)啊!? 对不起啊同志……

**丁瑞林** (心中窝火)没什么,没什么。(擦着水朝下走去) 〔丁二妹急匆匆上，发现丁瑞林。

丁二妹 哎，瑞林，你跑哪儿去了?人家都等急了，快走吧!

哎哎，这边!(推操着丁瑞林进屋)素琴哪，这就是瑞 林 。

**章素琴** (尴尬地)啊?他就是瑞林?(急忙取毛巾给他擦头 上的水)

**丁瑞林** (向章素琴鞠躬)伯母您好。

**丁二妹** 哎哎!叫素琴姐! **丁瑞林** 素琴姐您好。

**章素琴** 好，好，嘿嘿嘿。(上下打量丁瑞林) **丁二妹** (指章素兰)这就是素兰。

〔丁瑞林没兴趣，看也不看地走向一边。

〔丁二妹急扯住丁瑞林，示意他过去打招呼。 **丁瑞林** (无奈，回头发现章素兰)啊?是你?

**章素兰** 我们见过面的。 **丁瑞林** … … 哎 … … 哎。

**章素琴** 哦，那好，那好，都请坐吧。

〔四人各怀心事，同时坐下，谁也没开口。 〔丁瑞林、章素兰对视一眼，慌忙避开。

〔丁二妹示意丁瑞林，章素琴示意章素兰，要他们谈 话 。

〔章素兰看见丁瑞林那紧张劲儿，憋不住“噗哧”笑了 起来。

〔丁瑞林愣了一下，突然想到花园见面的情景，“突” 地站起来，摸着自己的裤子。

〔丁二妹、章素琴吃了一惊，也站起来。 〔章素兰更觉好笑。

**丁瑞林** (解嘲地)嘿嘿，没什么,嘿嘿 ……

〔四人笑着又坐下来，半天没人开口。

章素琴 哦，二妹呀，我有一件衣服老裁不好，你去给我看看。 丁二妹 我哪儿行，自己的衣服都是……

章素琴 (硬拽住丁二妹)行，谁不知道丁二妹一张利口、一双 巧手哇，走吧走吧!

〔丁二妹挣不脱，被拉起来。 丁瑞林 (没有主张地)姐姐，我……

丁二妹 (对丁瑞林使个眼色) ……呃，来，瓜子儿。(掏出一 包瓜子递给他)聊着吃，吃着聊。(小声地)主动点， 啊 ?

〔章素琴拽着丁二妹进里屋。

丁瑞林 (没话找话地)你……吃瓜子儿。 章素兰 (不大自然地)你……喝茶吧。

〔丁瑞林不敢朝章素兰看，端起烟灰缸欲喝。 章素兰 哎!错了!

丁瑞林 啊?(发现不是茶杯)嘿嘿 …… 〔气氛松弛了一些。

章素兰 昨天，我在花园里见过你。

丁瑞林 对，我也见过你。你在那里学自行车。 章素兰 那张对调启事就是你贴的吧?

丁瑞林 对对，不不，那是我姐姐逼着我干的，真丢人。 章素兰 她为什么要逼你贴对调启事呢?

丁瑞林 因为我向我们厂申请了，要求支援边疆油田的建设。

哎，你知道吗?咱们国家又发现了一个大油田。 章素兰 是吗?太好了!

丁瑞林 这个油田比大庆还大。部里批准要从全国动员力量

来上马，尽快拿下来。 章素兰 嘿!真带劲儿!

丁瑞林 我第一个就向厂里报了名，恨不得马上就去! …… 后来，我姐姐知道了，写信说她病了，要我请假回来 一趟。我回来以后发现，原来她没有病。可她又哭 又闹，非让我调回来不可……

**章素兰** (惋惜地)那你不是去不成了?

**丁瑞林** 不!……可我们家就剩下我们姐弟俩了，她从小把 我抚养大……唉!

**章素兰** 是啊，这事儿也很为难的。不过，你很有抱负……也 挺直爽 … …

**丁瑞林** (高兴地站起来)是吗?……你……多帮助我。 **章素兰** 我的情况你都知道吗?

**丁瑞林** 姐姐全告诉我了。

**章素兰** 那我这样……(摸摸自己的假腿),你不后悔? **丁瑞林** 这有什么可后悔的?见了你，我总觉得……

**章素兰** 什么?

**丁瑞林** ……幸福。

〔杨厂长下班回来，一步跨进门，正好听见。 **杨厂长** 幸福?那当然罗，赶上好年月了嘛!

〔丁瑞林、章素兰难为情地分开。 〔杨厂长没注意，走到电话机旁。

杨厂长 (打电话)喂，谁值班?小王吗?我是老杨。我回家 了，有电话找我请转到我家里来。(放下听筒，发现

丁瑞林)咦?这位是? …… **章素兰** 哥哥，他是丁嫂的弟弟。

**丁瑞林** (礼貌地)哥哥。

**杨厂长** 好，坐，坐。(回味地)“哥哥”?不对劲儿啊。(打量 丁瑞林)

〔章素琴从里屋出。 章素琴 你回来了?

杨厂长 回来了。(一屁股坐在藤椅上) 章素琴 哎哎，快起来!

杨厂长 (急起身看看藤椅)怎么啦?

章素琴 (小声地)这是你坐的地方吗?

杨厂长 我不天天都坐这儿吗?(又坐下) 章素琴 (急拉住)快到里面去，有人等你。 杨厂长 谁呀?

章素琴 去了就知道，快去吧!(推杨厂长) 杨厂长 好好，去去去，真是。

〔章素琴推杨厂长进里屋。 丁瑞林 这是你哥哥?

章素兰 姐夫。他从小把我养大，我叫他哥哥。

丁瑞林 啊，他就是这个厂的党委副书记杨厂长啊? 章素兰 你可不兴这么叫他，他会不高兴的。

丁瑞林 当然，当然。

章素兰 在他面前你甭拘束。他呀，一点领导风度也没有，说 话又随便又好笑，还满粗心的。

丁瑞林 (极有兴趣)是吗?我喜欢同这样的人一块生活 …… 〔电话铃响。杨厂长急出来接电话。

杨厂长 喂，是我。老胡啊，什么事啊?……对调函?我已经 让老周去征求意见去了，你找他问问，行。找他也一

样。(放下听筒，又坐在藤椅上，掏出一支烟) 〔章素琴从里屋追出。

章素琴 哎呀，你又在这儿干什么嘛! 杨厂长 累了，抽棵烟，喝点茶……

**章素琴** (从他嘴上夺过烟)抽烟，喝茶，里面都有。快进去! **杨厂长** 今儿是怎么了?(被章素琴推着走)哎哎，我的茶!

〔章素琴把杨厂长硬推进里屋。 〔丁瑞林、章素兰相对一笑。

**丁瑞林** (走到章素兰身边)素兰…… **章素兰** 嗯 ?

**丁瑞林** 我想……(欲说又止)我想…… 〔电话铃又响，丁瑞林慌忙走开。 〔杨厂长又急忙出来接电话。

杨厂长 喂?是的。林洁同志啊?……你的事我已经布置他 们去办去了。 ……还有别的事?那好，我抽时间来 找你。就这样吧。(又想坐下，发现素琴风风火火地 追出来，连忙站起来)别推别推，我马上就去。(进里 屋 )

章素琴 (对杨厂长的背影一笑，看看电话机)今天是特殊情 况，你也不看看时候。(抱起电话机往里走，被电线 拉住，无奈地又把电话机放回桌上，把听筒从电话机 上摘下，搁到桌面上，进里屋)

**章素兰** 哎，姐姐你……(想站起来，到处看不到拐棍) **丁瑞林** 你找什么?

**章素兰** 请你把听筒搁电话机上。

**丁瑞林** 哎。(搁好听筒)你哥哥真忙啊。

**章素兰** 他呀，哪天回来也这样儿，待不住。 **丁瑞林** 是啊，我这些天可真是待烦了。

**章素兰** 是吗?

**丁瑞林** (坐到章素兰身边)素兰，我想……咱们不是都没结 婚吗?

**章素兰** (奇怪地笑了)嘻嘻 ……

**丁瑞林** 嘿嘿，我是说，我不会谈……那个…… **章素兰** (更乐)嘻嘻。

丁瑞林 你?嘿嘿，我可是“钻机打井-—直来直去”。要是 你同意，我就把我的打算，我的心里话全对你说出 来!

**章素兰** (不好意思)嘻嘻。 ……

**丁瑞林** (觉得自己太冒失)啊……你同意吗?

〔章素兰低头不语。 **丁瑞林** ……你不同意?

〔丁二妹溜进屋来偷看。章素琴跟出。 **丁瑞林** (见章素兰不回答，急了)你怎么了?

〔章素兰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又慌忙摇摇头，“吃 吃”地笑着。

**丁瑞林** 哎呀，你又点头，又摇头，我实在不明白。 **丁二妹** 摇头不算点头算嘛!

**章素琴** 对 。

〔丁瑞林和章素兰一时羞得满面通红，急分开。 **丁二妹** 好了，瑞林，时候不早了，咱们该回去了。

**章素琴** 哎，那哪儿成，饭都做得了。

**丁二妹** (拉着丁瑞林站起来)那多不好意思，这次就算了吧。 **章素琴** 二妹，要不这样，你先回去给老周做饭；瑞林留下来，

在这儿一块吃吧。

〔丁瑞林高兴地坐到章素兰身边。

**丁二妹** 初次见面，这样不好。下次一定吃，一言为定。(回

身对丁瑞林)看你，都什么时候了?快走吧。 〔丁瑞林恋恋不舍地站起来。

章素琴 嗨，二妹真是!那下次一定来啊。 〔章素琴送丁二妹、丁瑞林出门。 〔杨厂长从里屋伸出头来。

杨厂长 哎，我说当家的，这回我可以出来了吧?

章素琴 出来吧。

章素兰 嘻嘻嘻 … …

杨厂长 笑什么?我这个人哪，在厂子里是二把手，在家里也 是二把手。行啊。

章素琴 我可没当你的一把手啊。哎，老杨，你看这小伙子怎 么样?

杨厂长 什么怎么样? 章素琴 人品哪!

杨厂长 嗯，不错。他是丁二妹的弟弟? 章素琴 不是告诉过你吗?在湖北工作。 杨厂长 哦，就是要同林洁对调的对象啊。 章素琴 这回呀，同咱们素兰对上象了。

章素兰 (害羞地)姐姐!

杨厂长 啊……哈哈，怪不得不让我坐这儿呢。我这个人真 迟钝!小伙子愿意?

章素琴 哟，这我可不知道，你得去问她。

杨厂长 怎么?对我还保密?

章素兰 还用保密?您都看见了。

杨厂长 嗯，我什么都没看见。哈哈，还不好意思，好事嘛! 章素琴 好事不好事的，这下就看你的了。

杨厂长 看我?嗨，我不坏他们的事就不错了。

章素琴 别的也不指望你，小伙子调来的事，你可得给我办 好。

杨厂长 那还不容易?不过，调不调的有什么关系嘛。 章素琴 调来以后，他们就在一起了。

杨厂长 你这个人怎么就转不过弯儿来?素兰又没参加工 作，只要人家真心爱她，还怕到不了一块儿?

章素琴 那当然也可以。可是二妹说了，如果调不来，这事儿 就不好办。

杨厂长 有什么不好办的?

章素琴 (把杨厂长拉到一边，小声地)你懂什么?我们是担 心这么大的小伙子了，人品又好，一个人在外地，要 再有别的姑娘追他怎么办?

杨厂长 嗨!你们这些个女人 …… 章素琴 什么?

杨厂长 (急改口)啊……女同志呀，就是心眼多! 章素琴 反正对调对象也有了，你办不办吧!

杨厂长 哈哈，你看看你这样子!这件事儿啊，好办。听听其

他党委成员的意见再说。 章素琴 (紧逼地)你得先点头。

杨厂长 我?哈哈，家里的事是你点头，厂子里的事儿，平时 是李书记点头。

章素琴 李书记不在，现在是你主持工作，要你点头。 杨厂长 现在?得大家点头。

章素兰 姐姐，你就别干预厂子里的事了。

章素琴 哼!我不干预他，他就不把这个家放在心上。人家

是党的好干部，一心为公! 杨厂长 你呀……

〔电话铃响。杨厂长接电话。

杨厂长 喂……老周啊?怎么样?……已经征求党委成员的

意见了?……都同意?一个也没漏? 〔章素琴高兴。

**杨厂长** ……那好吧，我去找老胡，好。 [放下听筒，掏出小本子记。

**章素琴** 这下你该点头了吧? **杨厂长** 急什么嘛。

**章素琴** 好，好，我知道你这个人是板上钉钉还要卷个脚才放 心的。那你就再去问问，顺便通知老胡去办，啊? (推杨厂长去办)

杨厂长 (不愿匆忙办)嗨，我还没吃饭哪!

**章素琴** 回来再吃。我给你打酒，蒸螃蟹，快去吧。

**杨厂长** (被催促不过)嗨，真拿你没办法!

**章素琴** 就这一次，下不为例。快走吧。

**杨厂长** 我得穿衣服嘛!(到衣架上取衣服。突然发现衣架 上挂的拐棍，取下来看)嗯?怎么拐棍跑这儿来了?

**章素兰** 怪不得我刚才找了半天也没找着呢。 **杨厂长** 嘿嘿，拐棍长腿了!

— — 幕 落

**第** **四** **场**

第三天上午。

厂区公园。这一场我们是从第一场景的背面看到整 个公园的。灯柱呈现在舞台右角。右边的石椅现在 呈现在台的左后角，而且背向观众。

〔开幕时，石椅边停放着素兰的自行车，椅背上放着 一把张开的花布伞。见不到人。

〔少顷，章素兰从伞后面站起来，向远方张望着，又看 了看表。显然，她在等什么人。

〔侧幕传来卖冰棍的吆喝声：“冰棍儿，八分、 一毛 二!”章素兰想了一下，走下去买冰棍。

丁瑞林 (手拿一本日记本，匆匆跑上)素兰!(没发现人，看 见张开的伞)啊，你在这儿，早来了吧?……你怎么 不说话?生气了?

〔章素兰买两根冰棍上。看见丁瑞林对着伞说话，忍 住笑，悄悄走到他背后。

**丁瑞林** (对着伞)素兰，刚才我去买了点东西，所以来迟了，

对不起。(对伞鞠了一躬) **章素兰** (再也忍不住)哈哈 ……

丁瑞林 (吓了一跳)啊?(想到自己刚才的举动，也觉可笑) 嘿 嘿 。

章素兰 给。(递给丁瑞林一根冰棍)

丁瑞林 谢谢。(接过来就啃) 章素兰 哎，纸包着呢!

丁瑞林 哦!嘿嘿。(解开纸，没话找话)你在看书?(就势紧 靠章素兰坐下)素兰，看见你这么爱学习，我就更觉

得你…… 章素兰 嗯?

丁瑞林 ……可爱呗。

〔周志祥拉着胡科长蹑手蹑脚地上，躲在石椅子后面 偷 看 。

丁瑞林 素兰，你……你觉得我行吗? 章素兰 ……

丁瑞林 要是你看我行的话，今后，咱俩一块儿上大油田去!

章素兰 真的?……那我先去油田，咱俩的事儿，到那儿再 说。

丁瑞林 哎呀，那你就别去了。 章素兰 为什么?

丁瑞林 我把你带去了，怎么跟人家说呢? 章素兰 就说……是妹妹呀?

丁瑞林 妹妹不行，要说是……那个才行? 章素兰 什么?

丁瑞林 ……对象嘛。

章素兰 (嗔怪地)看你!

丁瑞林 嘿嘿，素兰，我送你一件礼物。

章素兰 我不要什么礼物，别给我。(不好意思地站起来，走

向一边)

丁瑞林 (背着身子)你别误会，这对你学习是有好处的。(向 后递日记本)

〔胡科长悄悄地走过来，轻轻地接过日记本，坐在章 素兰的位置上。

丁瑞林 (以为章素兰接下了，高兴地)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 嘛。素兰，你说呢?(拉住胡科长的手)素兰 ……

〔胡科长大声笑起来。

丁瑞林 (发现不是章素兰，羞不可言)啊?!(惊慌失措地跑 下 )

胡科长 哈哈哈，小伙子可真有眼力，看上咱们素兰了。 章素兰 (难为情地)老胡你 ……

胡科长 啊，对了，(学丁瑞林)这是一点心意。

章素兰 (发现日记本，慌忙夺过)哎呀! 胡科长 哈哈哈 … …

周志祥 老胡，别逗了。人家正常恋爱，好事一桩。素兰，快

去吧，他在等你呢。

〔周志祥扶章素兰上车。 〔章素兰飞车下。

胡科长 哎，到时候可别忘了请我吃糖!

周志祥 (将一支烟塞到胡科长嘴里)我先请你抽棵烟。 胡科长 ……我是说吃他们的喜糖。

周志祥 这也算那么回事吧。 胡科长 这也算? … …

周志祥 (给胡科长点火)知道那小伙子是谁吗? 胡科长 以前没见过哇。

周志祥 以后就常见了。他是我爱人的弟弟。

胡科长 啊，好哇，门当户对。

周志祥 可惜相隔太远。你说把他调来怎么样?

胡科长 太好了!那老杨一家子该多高兴?好，好!有什么 需要我办的，您吩咐。

**周志祥** 那好，党委通过了，就让他同林洁同志对调。

胡科长 (猛然愣住)林洁?不是同刘技术员的爱人 … …

周志样 我就知道你会提刘技术员。是啊，现在社会上流行

的“关系学”已经侵蚀到我们党内来了。 **胡科长** 不不不，周主任，我发誓……

周志祥 那你说，解决一个领导干部的家庭困难，跟解决一个

普通职工的家庭困难，哪个更有价值? **胡科长** 这……倒也是。

周志祥 (诚恳地)老胡哇，杨厂长家的困难不用说你是清楚 的。就说他爱人吧，为了她妹妹的事儿，找过我好几 次 了 。

〔 章素琴上 。 **章素琴** 老周!

**周志祥** 哟，说着就来了。

**胡科长** (赶忙打招呼)素琴，上班去啊?近来身子骨怎么样? **章素琴** 没事，这一阵子我非常舒服。老周……(从兜里掏出

一张纸条)

周志祥 哦，素琴哪，你不是有事要找胡科长的吗?(对章素 琴使眼色)

**章素琴** ( 领悟)啊，对，老胡哇，就是为了我那个……嘿嘿，老 周，你还没对老胡说呀?

周志祥 什么?说什么?(暗指胡科长)

章素琴 啊……老胡哇，这事……我们老杨没给你说过?

**胡科长** 老杨? … … 您指的是 … … ?

**周志祥** (好像才想起来似的)啊……大概就是 …… (吹了吹 手上烟头灰)

**胡科长** 哦— !知道知道，不就是你妹妹找的那个 … … 啊? 哈哈哈。

章素琴 对呀，昨天我们家老杨说好了去找你谈谈，可他后来 说根本没去找你。他这人哪，就是金口难开。我只

好自己……嘿嘿，我还真不好向你开口呢。 **胡科长** 杨厂长和您，谁说都一样，一样。

**章素琴** 那好哇。唉，我妹妹这事可真不容易，要不是老周



**周志祥** (打断)是啊，真不容易。老胡你说呢?

**胡科长** 谁说不是呢?不容易，不容易。

**章素琴** 那就请你多帮帮忙吧。我可是个急性子。喏，这是 通讯地址，就请你马上发函吧。

**胡科长** (为难地)这 ……

**章素琴** 哟，老周，这地址不会错吧?

**周志祥** 啊?我哪儿知道呢?这得问丁二妹。

**章素琴** 那就不会错，这是她刚刚给我的。老胡，费心了。 〔胡科长推委无辞，犹豫地接下。

章素琴 那我就替我们家素兰感谢你了。(欲走又回头)啊， 老胡，老周，我找你们的事儿，暂时不要对我们老杨 说，他那个原则性可让人受不了。

**周志祥** 放心吧素琴同志。胡科长呢?

**胡科长** 哦……放心，放心。

**章素琴** (高兴地)那我真不知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啦。

**胡科长** 嘿嘿，瞧您说的，我想帮您这个忙还怕帮不上呢。有

事尽管来找我好了。 〔章素琴兴冲冲地下。

〔胡科长拿着纸条发愁。周志祥见他有些犹豫，走到 石桌边坐下。

**周志祥** 胡科长，你看这事儿怎么办才好呢?

**胡科长** 这件事 …… (灵机一动)周主任，我完全听您的指示! (把纸条放到周志祥面前)

周志祥 党委的意见，难道还要我和老杨亲自去执行吗?(将 纸条推回胡科长面前)

胡科长 不，不。这里面有个影响问题，我完全理解，完全理 解。不过，周主任，调刘技术员的爱人可是李书记亲 自布置的，万一他回来问起 …… (将纸条推到周志祥 的面前)

**周志祥** 在李书记回来之前，你就已经把这事办好了，不就没 事儿啦?(又将纸条推到胡科长面前)

**胡科长** (心中一怔)……这可不容易呀，万 一 没办好 … … 嘿

嘿 …… (拿起纸条递给周志祥) 周志祥 难道还要拆杨厂长的台?

胡科长 (赶忙收回纸条)不!不!不!(无计可施)唉，这可 难得两全哪!

周志祥 (十分随便地)人事调动嘛，组织上的事，底下群众怎

么知道谁先联系?谁该先调? 胡科长 哦，您的意思是要我遮掩一下?

周志祥 (严肃地)哎，老胡，我可没这样说。我刚才只不过替 老杨想办法，没让你干别的。

**胡科长** (心领神会)对，对。这么一来，李书记那里倒可以应 付过去了。只是刘技术员 ……

周志祥 老刘的事包我身上，我会尽快给他解决。只是老杨 这个人很注意群众影响，要是你对他还有一点感情 的话 ……

胡科长 那没说的，您知道……

**周志祥** 好。你就灵活掌握，少说话，多办事。

胡科长 (一拍大腿)您瞧，我这盏灯就是不拨不亮，要拨您还

得使劲拨。哈，就这么办!(拿着纸条下)

〔林洁上班，路过这里。 **周志祥** 林洁，我正要找你呢。 林 洁 找我?有什么事吗?

周志祥 昨天你不是托我给你调走的事帮帮忙吗?我已经替

你找过老杨了。唉，人事调动可真不容易啊。 林 洁 怎么?老杨不同意?

周志祥 嘿嘿，有我替你说话，事情倒不至于到那种地步。

林 洁 那真得感谢你呀。周主任，到底怎么样了?我都急 死 啦 。

周志祥 看来，你调走是不成问题了。唉，为这事我可绞尽了 脑汁啊。

林 洁 那太好啦!周主任，我代表我和刘技术员的爱人感

谢 你 。

**周志祥** 刘技术员的爱人?

林 洁 是啊，行政科还给刘技术员安排了新房。他正准备 接他爱人呢。

**周志祥** 谁通知他的?这不影响工作吗?

**林** **洁** 怎么?不是让我同他爱人对调吗?

**周志祥** 为什么要同她对调?一个女人家，又有两个孩子拖 累，这无形中给我们厂增添了多少负担?

林 洁 啊?这么说我也是个负担?厂子里让我走是为了甩 包袱?

周志祥 我可没那么说啊，林洁同志。请调报告可是你自己 打的呀。

林 洁可我是同刘技术员的爱人联系的呀。

周志样 联系可以由你们，决定嘛，就由不得你们了。 林 洁 啊?这不是拆老刘的台吗?

周 志 祥 ；怎么能这么说呢?你知道调来的是谁吗? 林 洁 谁 ?

周志祥现在可以告诉你了，他是咱们杨厂长的姨妹夫。 林 洁 啊?是这样?

周志祥 要不，能办得这么快吗?

林 洁 可……我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哇?

周志祥 唉，要不是她爱人素琴刚刚告诉我，我也不知道啊。 林 洁 ……那刘技术员 … …

周志祥 谁说不是呢?刘技术员的事大家有目共睹，怎么说 也要关心关心嘛。昨天我为他爱人调来的事伤了一 天的脑筋，刚才知道有了变化。我真恨不得当面给 老杨提这个意见哩，可是，我回过头来一想，老杨家 的情况咱们全清楚，难道就不该为他想一想吗?

**林** **洁** 我? **周志祥** 嗯 ?

**林** **洁** 当然……应该 … …

**周志祥** 再说，解决了一个领导干部的家庭困难，这将给全厂 的工作带来多大的好处?想到这里，我完全通了。

我相信全厂职工没有一个人会有意见的。 林 洁 (心情矛盾) ……唉!

**周志祥** 林洁同志，我是见你要走了，才说这番话的。这件

事，你可要保密哟。 **林** **洁** 还要保密?

**周志祥** 那当然嘛，谁还没个私心?万一老刘知道了，闹出点 什么事儿来，老杨这事就不好办了。当然，这倒是小 事，(凑到林洁面前，诚恳而带有威胁地)重要的是， 你可就走不成了!

林 洁 啊?不!我是一定要走的。

**周志祥** 所以嘛，你知道就行了。我相信你会听组织上的话 的，你就不声不响地走了完事儿。

**林** **洁** ……要是人家问起我来 …… **周志祥** 你本来就不知道嘛!

**林** **洁** 我不知道?唉!我这心里乱死了! 〔胡科长上。

**胡科长** 周主任，对调函我已经发出了。

**周志祥** 好!林洁同志，赶快准备准备吧。哈哈哈 …… (下) 林 洁 胡科长，谁的对调函?

胡科长 你的呀。怎么样，这回该请我吃糖了吧? 林 洁 … … 天哪!

胡科长 (奇怪地)怎么?你不高兴?

林 洁 胡科长，你装什么糊涂?这是拆老刘的台呀! 胡科长 啊?……嘿嘿，那倒不是。

林 洁 这样做，你自己觉得对得起老刘吗?

胡科长 唉!林洁，既然你知道了，那我就得劝你几句。要说 同刘技术员的关系，我比你可好多了。可是，顶头上 司那是得罪不得的呀!万一闹红了脸，他锅里不找 碗里找，大家都没好处。就拿你调走这事儿来说吧，

随便找个借口你就走不了啦!这种事我可见得多 了!

**林** **洁** 唉!我怎么好见刘技术员哪?

**胡科长** 倒也是。唉，泥巴萝卜洗一截吃一截呗。有什么办 法?先不告诉他就是。

〔刘南昌推着新买的儿童车、高压锅等东西，满心高 兴地上。

**刘南昌** 胡科长，林洁，你们都在这儿，快来看看，我新买了一 辆儿童车。

〔林洁心中非常不好受。胡科长打手势劝她。

刘南昌 (指着儿童车)怎么样?结实得很，也非常宽绰，两个 孩子可以同时坐下。看看。(自己坐到儿童车内)胡 科长，来推推。

**胡科长** 我说老刘哇，湖北还买不到这玩艺儿?大老远的也 不好往回捎啊。

**刘南昌** 哈哈，让我积极做准备，免得我爱人来了什么都没 有，这是你前天亲口对我说的嘛。

**胡科长** (自觉失言)啊……准备总有用，嘿嘿 …… **林** **洁** (不忍心地)老刘 … …

〔胡科长急忙制止林洁。

刘南昌 (只顾高兴)哦，林洁，你看，我买了一口高压锅，怎么 样?(递给林洁)我爱人就喜欢这种现代化的玩艺 儿 。

**林** **洁** (抑制地)哦……好。

**刘南昌** 以前，一个人在食堂吃饭，简单得很；现在要安家了 可复杂多了。不过有了这种东西呀 …… (到处找说 明书)啊，在这儿。你看：煮米饭只要八分钟；烧肉，

十五分钟；炖鸡，(对胡科长)就是最老的鸡…… **胡科长** (应付地)啊……老鸡。

**刘南昌** 只要二十分钟。这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也叫做“高 速度”吧?还有，等我爱人来了以后，你们看吧，我都 要变得漂亮了。哦，这倒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今后加 个班、赶赶点的，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你们说是不 是 ?

**胡科长** (内疚地)是……嘿嘿。

〔林洁放下高压锅，难过地背过身去。

刘南昌 对了，林洁，我想给我爱人买块好看的衣料做为我们 团圆的“见面礼”。可我又不知道你们女同志喜欢什 么花色，买不好她又该说我了。下班后你去帮我参 考参考怎么样?

**林** **洁** (强笑地) … … 嗯。

**刘南昌** 那就说定了。(欲走)哎呀，不行。下班以后我还要 到夜校去讲课，这可怎么好?……要不，干脆你代劳 一下吧?

**林** **洁** ……我 … …

**刘南昌** 好同志，再帮最后一次忙，啊?我知道你要走了，难 道还能不管我了吗?

**林** **洁** (被无意刺着痛处)啊 ……

**刘南昌** 哈哈，好了，这是钱。谢谢你了，我爱人一来，还以为 是我买的， 一定会见面就给我一个表扬。就这样了。

……哦，我的高压锅。瞧我高兴的。 〔胡科长把高压锅递给刘南昌。

**刘南昌** 对了，胡科长，等我爱人调来后，我要好好地谢谢你 这个搭桥人。团圆酒你一定得喝三杯。瞧，酒我都

买好了!(举酒瓶)哈哈哈，再见! 〔刘南昌推着儿童车，高兴地下。

〔林洁看看手上的钱，忍不住抽泣起来。

〔胡科长望着刘南昌的背影，心中也不好受。 胡科长 林洁，别这样，啊?

〔林洁抽泣得更加厉害。

胡科长 林洁，你这是干什么呢?别这样，别 …… (自己也难 过地掏出手绢擦着鼻子)

〔张小胖穿着一身溅满石灰浆的工作服，提着石灰桶 上，见状不解。

张小胖 (悄悄走到他们背后，玩笑地)呜呜呜 …… ! 〔胡科长、林洁吓了一跳。

张小胖 哈哈哈，擦的擦眼泪，抹的抹鼻涕，你们这是干什么 呢?

胡科长 (支吾地)嘿嘿……林洁要走了。

张小胖 林洁要走了，舍不得大伙儿，难免掉眼泪。可你是劳 资科长，这种事儿见得多了，怎么也在这儿……(学

他擦鼻涕动作)啊?哈哈 ……。 林 洁 (决然地)小胖，我不走了!

胡科长 (吃惊地)不走了?

张小胖 哈哈，林洁呀林洁，我们当然也舍不得你走。不过， 七仙女下凡去会董郎，我们可不愿做那王母娘娘哟! 哈哈 … …

林 洁 小胖!说真的，我不走了!

胡科长 (急了)嗨，你这是为什么嘛?

张小胖 好好好，走不走由你。老刘可正在准备新房呢。瞧， (拍了拍石灰桶)刚给他刷完房子。我说，你是想让

他白忙一阵哪?

**林** **洁** 他……(难过地)本来就是白忙的。 **胡科长** (制止地)林洁! ……

张小胖 你说什么?

胡科长 哦，小胖，没什么,她没说什么。(欲将张小胖推走) 林 洁 (果敢地)不，我要说，我这心里憋得慌。小胖，他们

根本没让老刘的爱人同我对调…… **胡科长** (奔过来堵她的嘴)林洁!

张小胖真的?

林 洁 胡科长他……他要把杨厂长的姨妹夫调来，还让我 保 密 。

张小胖 (大吃一惊)啊?有这种事?

胡科长 呃……这可不是，不是我的意思，可别扣到我头上啊。

张小胖 是谁?林洁，谁的意见? 林 洁 (难以启齿) ……唉!

张小胖 好哇胡科长，一个国家干部，怎么能搞这种小动作呢? 胡科长 (分辩地)不，不，……

张小胖 林洁，别难过，咱们找老杨去。 林 洁 ……不……

张小胖 嗨，怕什么?走啊!

胡科长 (阻拦)别……别冒失 ……

张小胖 对了，还有你，咱们一起去，看老杨知道了会怎么批

评你。(拽住胡科长) 胡科长 不不，我可不能去。

张小胖 那你就等着!哎呀，林洁，走啊!你们女同志就知道

难过——不去我自己去!(欲走) 林 洁 小胖……老杨他……他也同意了。

**张小胖** 什么?

**胡科长** 不不，老杨他……他知道这件事。 张小胖 同意了?

**胡科长** 他……也没反对。

张小胖 哼!我不信。你们都是怕得罪领导，我可不怕!(欲走) 胡科长 (急忙拉住张小胖)小胖，小胖同志，你听我说，听我

说。

〔张小胖站住。

胡科长 (欲言又止，为难地) ……可这件事不能说呀! 张小胖 (追着胡科长)你说不说，不说我就走了。

胡科长 嗨!小胖，只要你不把事情闹大，我全告诉你吧。老

周的小舅子跟杨厂长的姨妹子恋上爱了。 张小胖 (不信地)你别瞎说了!

胡科长 你不信?就在这儿，这儿。我可是亲眼看见的，又是 什么“可爱”哪、“心意”哪，可热火哪。你知道，素兰 是个光荣残废，照顾照顾也应该，你就别坏他们的事 儿啦!

张小胖 这么说，老杨真的知道了?

胡科长 他说什么也得替他那一身是病的爱人想想吧? 林 洁 唉，可难死我了……

张小胖 好哇，归根结蒂还是爱人要紧哪?怕老婆，怕老婆， 坏事就坏在这上头!(提起石灰桶奔下)

胡科长 (急了)小胖，小胖!坏了!(对林洁)你不该……嗨! 你坏了老杨的事啦!小胖!小胖——!(追下)

林 洁 我坏了老杨的事了?哎，胡科长!胡科长——!(追下)

**——幕落**

**第** **五** **场**

紧接上场。上班时间。 印花车间休息室。

〔杨厂长匆匆进来，身上的工作服染上了各种颜料， 很象那种战士身上的伪装服。他奔到汽水桶前去喝 汽水 。

〔刘南昌边看图纸边进屋。

**杨厂长** 老刘，歇会儿。(倒汽水)

**刘南昌** (看看杨厂长身上)老杨!你这一身 ……?

**杨厂长** 印花机出了毛病，修理了一下。这倒好，把我也给印 上了一身的花!(笑)给!盐汽水。

**刘南昌** 你喝吧，瞧您一身的汗! **杨厂长** 别客气，喝!

〔刘南昌喝了 一口，又递给老杨，然后坐下来看图纸。

**杨厂长** 又在鼓捣什么呢?

刘南昌 是这样，自从印花机革新成功后，质量提高了，产量 也增长了百分之四十点七。根据这个新情况，前几 道工序就跟不上了。

**杨厂长** 对!关键就在这里。(掏出小本子记)

**刘南昌** 这就跟喂小孩吃饭一个原理。

**杨厂长** 什么?给小孩喂饭有什么原理?

**刘南昌** 是呵，孩子大了，饭量也就大了，再用小勺慢慢地喂 他，小孩吃不饱，就该哭鼻子啦。

**杨厂长** 啊，这个比喻有意思。老刘，你怎么联想到喂小孩子 啦!

刘南昌 哦!哈哈哈，老杨，不瞒你说，这两天，也不知怎么回 事，心里时时刻刻想着老婆孩子的事儿。嘿嘿，昨天 晚上，我还梦见他们来了，你说奇怪不奇怪。我梦见 我爱人穿着我给她买的衣服!真好笑，哈哈。

**杨厂长** 唉，老刘，提起这事我真该向你做检查。

**刘南昌** 我的老杨同志，你别逗我了。你为我操这么多心，还 检查什么呀?等我爱人调来以后，我倒是要破戒喝 酒，请你到我家来痛痛快快喝一杯!

杨厂长 你不知道。关于调你爱人的事，李书记走的时候跟

我说过。我想找你专门谈谈，可一见你面儿，就不由 得说起改革印花机；一扯上改革印花机，就把什么都 忘了。结果，昨天有个好机会，差点儿就让我给错过 了 。

**刘南昌** 你这是说的什么? … …

**杨厂长** 这……这以后再说。现在我要告诉你，情况变了，那 个好机会，今天又有办法把它抓回来了。我已经下 决心去找素琴谈，还有丁二妹， 一定要他们帮你的 忙。我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喝上你这杯酒。

**刘南昌** 哎呀，现在很多人都在为我忙活，还惊动她那个老病 号干什么?你可别 ……

**杨厂长** 哈哈，你不清楚，这件事她们可是个关键。特别是素

琴的工作不好做。

**刘南昌** 那就更没有必要了。嘿，我高兴都来不及了。

〔内喊：“刘技术员，快把图纸拿来!”

**刘南昌** 来了，来了。(高兴地下)

**杨厂长** (看看小本子，自言自语地)可是，我该怎么同她说呢 ……发扬风格?空洞了点；关心群众?嘿，针对性不 强。哎呀，这还挺困难哩。嘿嘿，我这个人哪，别的 什么事儿都能来他三两下子，就这个家庭问题还真 有点儿“张飞纫针——大眼儿瞪小眼儿呢”嘿嘿。 (坐在板凳上琢磨)

〔章素琴手拿一本资料上。 **章素琴** 师傅，请问，刘……。

**杨厂长** (回头)嘿，不敢当，你叫我师傅!嘿。 **章素琴** 是你?……鬼东西!

**杨厂长** 哎，你不在图书馆呆着，上车间来转些什么?

**章素琴** 科室人员深入车间服务，不是你自己在大会上宣布 的吗?

**杨厂长** 那也要看具体情况，你心脏不好，这车间温度高，你

晕倒了我还得派人送你上医院。快回去吧。

**章素琴** 哟，瞧你那模样，竖不是鼻子横不是眼的。在家那么 顺从我，原来是想到厂里来捞本儿啊!嘻嘻嘻 ……。

**杨厂长** 嘘!(看看四周)不怕别人听见了影响我的威信!没 事儿就走吧。

**章素琴** 别门缝里瞧人了。我是送资料的。

**杨厂长** 哎，这种资料不是有规定不能出阅览室吗?

**章素琴** 这次特殊。人家早就去书店约定了，等了好久了，就 是买不到。每次都被有关系的人给挖了墙脚。哼，

这股邪气什么时候才能刹住。

杨厂长 哈哈，急什么呢，总有那么一天呗。好，交给我，我替 你送吧。

章素琴 你可要马上交给人家，急等着用呢!

杨厂长 误不了事儿。送给谁? 章素琴 刘技术员。

杨厂长 刘南昌!对了，我正要为他的事儿找你呢。 章素琴 找我，什么事儿?

杨厂长 就是这个……嗯……来，坐，坐。 章素琴 哟，你不怕我晕倒了没人抬了?

杨厂长 我知道，你那口袋里放着药哩。请坐，请坐。

〔杨厂长、章素琴坐下。

杨厂长 素琴哪，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章素琴 那么客气干什么,我的领导同志?说吧，公事还是私 事儿?

杨厂长 呃……这件事说它是公事吧，还得靠私人帮忙；说它 满复杂吧，其实也倒简单……嘿嘿，所以嘛……。

章素琴 (摸摸杨厂长的脑门)你今天没什么毛病吧?说话怎 么转转悠悠的?

杨厂长 嘿，干脆，这么说吧，你觉得刘南昌这个同志怎么样? 章素琴 问这个干什么?

杨厂长 你先回答我。

章素琴 这谁不知道，又红又专的技术人材，大伙正选他当技 术科长哩。

杨厂长 那是大伙儿公认了的，我问的是你个人的看法。

章素琴 这才怪了，我还会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杨厂长 究竞你是什么看法呢?

**章素琴** 他又有理论水平，又有实践经验，叫我说，咱们厂非 常需要他。这样的人才太难得了。

**杨厂长** 对呀。呃，如果他在生活上有困难，咱们该怎么办 呢?

**章素琴** 就凭他对国家的贡献，说什么也得替他解决。 **杨厂长** 好哇!(兴奋地站起来)我知道你会同意的嘛。 **章素琴** 我同意什么?这是你们当官儿的事。

**杨厂长** 当然。不过，这件事可是非你不可哟。 **章素琴** 我?我那儿成!不在头不在脑的。

**杨厂长** 我全告诉你吧，老刘的爱人在湖北工作，他们两地分 居十年多了。

**章素琴** 我知道，群众早就议论这事儿了。你们这些当领导 的，也不知怎么弄的。

杨厂长 嗨，我这个人就是粗心，光知道抓产量，抓指标，生活 上的事很少过问。老刘这个同志，可贵就可贵在这 里：同我的关系很密切，可他却从没跟我提过一个字 儿!

章素琴 我一说你又要嫌我多嘴。你就不了解咱们当职工的 思想情况，谁没有实际困难?当领导的要能体贴群 众，人家干工作也带劲儿。你呀，就不开窍。

杨厂长 哈哈，听到这样的批评，我这心里比喝冰镇汽水还爽

快!就为这事我找你呢! 章素琴 我?心有余力不足。

杨厂长 不，这回呀，你是力有余，就看心足不足了。素琴，林

洁马上就调走了，她同谁对调? 章素琴 同丁瑞林哪，怎么?

杨厂长 昨天老周一告诉我，我就想对他谈这个问题。可是

老周也有困难，所以不好说。这下好了，小丁成了我 未来的“连襟”,一家人就好商量了嘛。为厂里的工 作着想，咱们做做老周夫妇的工作，让林洁先同刘技 术员的爱人对调，怎么样?

**章素琴** (大吃一惊)啊?!(站起来)

**杨厂长** 坐下，坐下!我知道，关键在你的身上，只要你一同 意 ……。

**章素琴** 我不同意!你疯了?你想拆散他们吗? **杨厂长** 别发脾气嘛。我这不是在同你商量吗?

**章素琴** 没什么好商量的。我那可怜的妹妹，好不容易找到 个对象，你……亏你想得出!

**杨厂长** (有点急)你……唉!你怎么只顾自己呢? **章素琴** 顾自己就顾自己，我又没有损害别人。

**杨厂长** 没说你损害别人，我是希望你能帮帮忙 ……。

**章素琴** 我帮不了。组织上出面给老刘的爱人找个对调对象 不难，给我妹妹找个爱人，你有那本事?哼!你不但 不关心我，还想拿妹妹的终身大事做人情?哦 …… (头晕，抱头坐下)

杨厂长 哎呀!你别激动嘛。(急忙扶章素琴坐下，从她口袋 里拿出药瓶子)快，吃点药，其实，我也没逼你马上表 态，你好好考虑考虑，我作为……

章素琴 (推开杨厂长的手)你作为一厂之长，应该为职工考 虑，这我不反对；可是你也要放明白点儿，厂里的事 你做主，家里的事儿，我做主!(气冲冲下)

**杨厂长** 唉……(看看药瓶子，摇了摇头)嘿，瞧这脾气!

〔张小胖推刘南昌的儿童车等东西上，把一件一件塞 到杨厂长手上。

张小胖 老杨，这些东西我都交给你，你看该怎么办吧!

杨厂长 哦，小胖呀小胖，你怎么又同老婆吵架了?还分家

了?你呀 … … 。

张小胖 我呀，我才不怕老婆呢，尤其不会为了讨好老婆，就

去损害别人的利益。 杨厂长 嗯?这是怎么回事?

张小胖 怎么回事?你问你自己吧!

〔胡科长赶上。

**杨厂长** 问我?我怎么啦?

胡科长 老杨，你别听他的，我……

张小胖 你还能对大家说些什么呢?算了，人家有职有权，你 可千万不能得罪领导哇。

胡科长 (急)小胖呵，你就不能听我一句话?

张小胖 好，不说了。我声明：拆别人的台，挖别人墙脚，这些 事儿，我都没看见。(欲下)

杨厂长 (意识到什么)小胖，有鼓不响，手心发痒；有话不讲， 肚皮发胀。真有损人利己的事儿，你看得下去?

〔 林 洁 上 。

张小胖 什么?看得下去我就不会来找你。 杨厂长 (掏出小本子)痛痛快快，说吧。

林 洁 别说了，老杨，我不走了。

杨厂长 嘿，你又是为什么?都赶一块儿了! 胡科长 别，别感情用事，多不好!

杨厂长 老胡，你来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胡科长 没……没什么,待会儿我再向您详细汇报。

杨厂长 见不得人吗?就在这儿说嘛。 胡科长 这 …… (为难)

张小胖 你不说我说。林洁同志想调回湖北去，老早就同老 刘他爱人单位联系了，和他爱人对调。可是有人利

用职权，把老刘的墙脚给挖了。 **杨厂长** (一惊，“啪”地合上本子)什么?

**胡科长** 老杨……唉，都怪我。 **杨厂长** 这是真的?

胡科长 (后悔地点了点头)本来，我们是要为老刘解决困难

的，可是报告转到周主任手上后，他说……

**杨厂长** 说什么? 众 人 说什么?

**胡科长** (望望大家)老杨 …… **杨厂长** 嗨，你说嘛。

胡科长 唉，说!他不让我找你，说这件事他负责办，事情就 有了变化。

**杨厂长** 我明白了，你说下去，大家都听听。

**胡科长** 今天我又亲眼看见你爱人的妹妹同周主任的舅子在 谈……谈那个，我就……

**杨厂长** (气极)嘿嘿，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胡科长** 其实，李书记早就指示我想办法把老刘的爱人调来， 可是……我，我就吃了我的亏呀!

杨厂长 (抚摸着小推车)我……真浑!(急速打开小本子准 备记下，眼光接触到本子时，冷笑几声)记!记!记! 这么重要的事，偏偏一个字也没有记，去他妈的! (猛地把小本摔到地上)

胡科长 老杨，你别生气，这件事你也不完全知道。本来，我 是想告诉你的，可话到嘴边……咳!我真是米汤洗 脸，越洗越糊涂哇!

杨厂长 不，老胡哇，要说糊涂，这次我可比你要糊涂多少倍 了。小胖批评得好，咱们都是有职有权的人，正因为 这样，事情才糟呢!咱们要是谋点私利，真不知要害 多少人哪!

胡科长 倒也是，倒也是!唉!

杨厂长 好吧，在哪儿掉的还从哪儿拾起来。(拾起小本子) 我先去找素琴算账，其他的事党委会上再说。(欲 下)

林 洁 老杨，你可别……。

杨厂长 别劝我啦，林洁同志，这样的干部越多，党的威信就 越低呀!

林 洁 不，我是说，你可千万别跟章大姐闹……她那身体



杨厂长 (看看手上药瓶子)……唉，看来这个弱点把我害得 不轻。平时怕加盐，酸了一缸菜!管不了那么多了。 (欲下)

胡科长 老杨，你别鲁莽。

张小胖 老杨，我历来是相信你的。刚才……反正，你也别太 急躁 ……

杨厂长 哈哈，小胖，这一次我可不能“百依百顺”了!

张小胖 奇怪!周主任两口子怎么会让他弟弟同素兰谈恋爱 的?

林 洁 是啊，他们可是从来不肯吃亏的哟。

杨厂长 (猛然想起)对呀，怪不得拐棍长腿了呢!……喝，还 真有办法。哼!

胡科长 啊……这下我可不糊涂了。

杨厂长 好吧，对症下药!只要我把素兰的事告诉那个小伙

子，假恋爱就得散伙，让事实来教育素琴他们俩姐 妹。对，这事儿好办。名堂搞到我头上来了，真是蚊 子咬菩萨，认错了人!

胡科长 老杨，千万别发火哇!

〔大家担心。

杨厂长 不要紧，这事儿好办。(推起儿童车)今天，就从我家 里来开刀!

**—** **—** **幕** **落**

**第** **六** **场**

紧接上场。

厂区公园。同第一场。 〔丁二妹边吵边上。

**丁二妹** ……不听不听，我就不听! 〔周志祥追上。

**周志祥** 你只听我说一句……

**丁二妹** 哼!胡科长已经把调函发出了，你还怕什么?

**周志祥** 我的姑奶奶，没那么容易!胡科长和小胖把这事给 捅了。要闹到党委会去，咱们全完!

**丁二妹** 啊?那瑞林调来的事也……嗨，我还没吃过这个亏 哪!

**周志祥** 我问你，瑞林跟素兰谈得怎样了? **丁二妹** 哼!恋得正热火。

**周志祥** 好!

**丁二妹** 什么?

**周志祥** 素琴的态度呢?

**丁二妹** 乐得魂都按不住了，恨不得她妹妹马上就结婚! **周志祥** 那就更好!

**丁二妹** 啊?你吃了豹子胆了?诚心把我弟弟往火坑里推呀? **周志祥** 小声点儿，小声点儿。

**丁二妹** 怕什么?调不来，谁也安静不了!

**周志祥** 这不是那个时侯，你这一套吃不开了!

**丁二妹** 好哇你个姓周的，跟你老婆也来阴的了? **周志祥** 二妹，你听我说……

**丁二妹** 不听!再听你的，把我卖了我还给你数票子哩。走!

你不是说让他们结婚吗?好，咱们离婚，走!

**周志祥** (躲避)你看你看，这是发的哪门子火嘛?

**丁二妹** (撒泼的)我没法跟你过了，咱们鸡飞蛋打，离了完 事!(捶周志祥)

**周志祥** (担心被人看见)二妹，闹不解决问题，你听我说…… **丁二妹** (死拽住周志祥)走，离婚去!走哇!走!

周志祥 (被她缠不过，使劲一甩手)好!离离!离!走哇! (欲下)

**丁二妹** (泄气地撒娇)喂哟 …… (哭泣) **周志祥** 唉!(心烦地)别哭了，听着!

〔丁二妹被镇住。

周志祥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步棋了。你这就去找素琴，让她 死咬住老杨不放，非把人调来不行。只要人一调来 了，老杨就得承担责任。他是党委副书记，天塌下来 有高个儿顶住。然后咱们正好以影响不好做为借 口，把他们拆散完事。

**丁二妹** 对，是这个理儿。

**周志祥** 要是人调不来，老杨可成了不谋私利、坚持原则的 人。而我就是驼子摔跟头，两头都不着地了!

**丁二妹** 既然如此，那也只好是瞎子放牛，死不松手了。

周志祥 快去，千万不要让他们的恋爱停下来。 丁二妹 哎。(欲走)

周志祥 等等。只要不结婚，越象越好，知道吗?我现在去稳

住老刘，只要他不闹，别人起不了哄!(欲走) 丁二妹 (突然想起)哎，老周，要不要送点礼呀?

周志祥 对了，关键时刻，老杨的、素琴的、素兰的，都送点儿。

丁二妹 好。对了，上次人家不是送你两瓶大曲吗?你就别 喝了，给老杨送去。

周志祥 (有些不舍得)好，好，送!

丁二妹 (欲走又回)啊，前年我不是做了件罩衫吗?现在发 福了，穿不进去了，送给老杨的权威夫人，正合适。

周志祥 随你便，快去吧!

丁二妹 (欲走又回)哎呀，那素兰呢?

周志祥 (不耐烦地)你让瑞林想办法去!

丁二妹 对了，瑞林这几天在我这儿吃的喝的也花了不少了，

让他也出点血，也得破费点 …… (数说着下)

〔刘南昌从另一方垂头丧气地上。 周志祥 哎呀，老刘，我正想去找你呢。

刘南昌 哦……对不起，改天再 …… (欲走) 周志祥 (拦住)不，我现在就要找你。

刘南昌 不，周主任，请你不要找我。我……已经够了! 周志祥 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来，坐下谈 ……

刘南昌 (只想脱身)……哦，我还有点事，对不起……(欲走)

周志祥 (堵住)什么事不好明天干?你呀，没撒过谎的人， 瞧，脸都红了。

〔刘南昌不想再说什么。

周志祥 (突然地)你是去找老杨，对不对?

**刘南昌** 我……(激动地)我没什么好说的了。你们不该吃柿 子拣软的捏!

周志祥 (故作惊讶)哎呀，老刘同志，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在这件事情上你要是说象只软柿子，我就是一碗豆

腐脑啦!唉，我真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哪! **刘南昌** (疑惑地)你? … …

周志祥 你哪知道，我把我爱人的弟弟介绍给素兰，做了多少 艰难的工作?为了这事，我那爱人成天闹着要同我 离婚哪!这倒不说，人家反而议论纷纷，说我成心挖 你的墙脚，真是天知道!我舅子调来的事我根本就 不清楚嘛!

**刘南昌** (半信半疑)这么说，大家错怪你了? **周志祥** 不!你们没有怪错，完全没有怪错! **刘南昌** 怎么?

周志祥 老刘，我实说了吧!我是宁肯让全厂的职工指着脊 梁骨骂我，也不愿让杨厂长在大伙面前有半点为难

之处哇!好了，老刘，你怪我吧。 **刘南昌** (站起来)不。

**周志祥** (逼上一步)批评我吧。 **刘南昌** (退步)不。

**周志祥** (又逼一步)指责我吧!

**刘南昌** (急忙摆手)不不不!唉!(坐下)

**周志祥** (故作沉痛地坐到刘南昌身边)老刘哇，咱们都是领 受过老杨好处的人了。他这个人你是清楚的，为了

大伙，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呀。 〔刘南昌同感地点点头。

**周志祥** 记得还是“四人帮”横行那阵子，有那么七八个家伙

把他整得死去活来，非逼着他承认你是什么来着? 瞧我这记性。

**刘南昌** (沉入往事)逼他承认我是阶级异己分子，是走白专 道路的典型……

周志祥 对了，还逼着他签字，要把你遣送农场去劳动改造 ……(动情)晚上，我看见老杨被整得大口大口地吐 血，就是不签字。后来他大吼了一声：“只要有我老 杨一条命在，我就要保护老刘!"……(擦眼泪)后来 ……就没声音了……(哽咽起来)

**刘南昌** (难过地)老周，你……别说了。

**周志祥** (假惺惺地)好了，这些，就把它刻在我们的心上吧。 现在，可轮到咱们来保护他了。

**刘南昌** 保护老杨?我?

**周志祥** 有人为了你的事当众攻击他，他面子上过不去呀! 万一回去闹出点什么事来，那他小姨子的婚事不就 完了?

**刘南昌** 啊?这 ……

**周志祥** 这还不要了他爱人素琴的命了?

**刘南昌** 什 么 ?

**周志祥** 你说是不是这样?

**刘南昌** 不!不能这样!

**周志祥** 就是嘛。唉，我们谁出面都不合适，真难死我了。

**刘南昌** 那……好吧，反正……反正我们分居十年也过来了， 没什么了不起的。

**周志祥** 老刘，只要有你这句话，帮着老杨顶过这一关，你爱

人调来的事，包在我身上了! **刘南昌** 这个……再说吧。(欲走)

**周志祥** 老刘，全指望你了。

**刘南昌** 我答应了的事……你放心。

**周志祥** 好，那我代表老杨全家感谢你了!(非常虔诚地鞠了 一躬，叹着气下)

刘南昌 (矛盾已极，打开手上的小饭盒，凄惶地)小饭盒，冷 馒头，咱们还得在一起呀!(失神地坐下，掏出照片 看了看，无奈地)亲爱的，你就带着孩子……再等几 年吧。啊，快了，快了。 ……这件事不要对孩子们 说，好几次了，不能再伤孩子们的心了。亲爱的，你 听见了吗?唉，你要理解我呀，你看，素兰是个光荣 残废，好容易找了个对象，咱们得成全人家呀!再说 杨厂长是个多好的干部，不能让人家误解他呀。现 在不说以恩报恩了，但咱们还是应该替他分担分担 嘛。啊，亲爱的，你一定会同意的，我看见你笑了。 嘿嘿，她笑了，孩子们也笑了，(越看越伤心)我…… 我也……笑了。(抽搐起来)

〔鸟儿在树上发出凄凉的叫声：“咕咕咕咕，咕咕咕 咕 ”

**刘南昌** (抬起头来，擦擦眼泪)唉，光棍是苦哇!

—— **幕** **落**

**第** **七** **场**

第三天下班后，紧按上场。 杨厂长家中。

〔屋内正中的桌子上，摆上了热呼呼、香喷喷的盘菜。 一瓶“五粮液”酒，几只高脚酒杯，放在桌子上。里屋 传出“叮叮当当”炒菜的声音。

〔杨厂长象一只打足了气的皮球，硬绷绷地推着刘南 昌的儿童车等东西上。一进门，他楞住了。

**杨厂长** 嗯?这是干什么?……哦，大摆酒宴请客?哼!(将 儿童车推到沙发后面)

〔章素琴端着两盘菜，兴冲冲地进来。 **章素琴** 哟，老杨，你今儿个回来得真早哇?

**杨厂长** (意外地)看样子还挺高兴。

**章素琴** 我呀，今天要好好地慰劳慰劳你。 **杨厂长** 嗯，先给点甜头，堵住我的嘴。

**章素琴** 瞧，(提起一只螃蟹)你最喜欢吃的菜-  螃 蟹 。 **杨厂长** 啊啊，那是一种横着走道的玩艺儿。

**章素琴** 味道可鲜呢!

**杨厂长** 是啊，只要对味口，管它横着走不横着走的。

章素琴 (旁白)这老头子，今天他倒来劲儿了。告诉你，一会

儿老周和二妹都要来做客。素兰亲自做菜…… 杨厂长 嗯，采取“联合行动”了。

章素琴. (发觉不对，威胁地)我可告诉你，这大喜的日子里，

你别给我胡闹。

杨厂长 (冷笑)喜从何来?

章素琴 给素兰和小丁他们订亲!

杨厂长 嗬，卧槽马跳过来将上军了!

章素琴 订亲以后，就等着你给我把人调来了。

杨厂长 这才谈到正题上来。(决然地)好，就从这儿开刀。 (站起来)你就不怕我拆散他们?

章素琴 难道你就真忍心那么做? 杨厂长 我不这样就会害了他们。

章素琴 你……(忍气地)好好好，今天，我不想跟你吵。 杨厂长 我也不想跟你吵，可这满肚子的话还真憋不住! 章素琴 (干脆坐下)那你就说吧。我陪着!

杨厂长 (欲说，摸到口袋里的药瓶子，抑制地)好，先吃药。 (递药瓶子)

章素琴 我没犯病，没头痛，吃什么药?

杨厂长 这几天你有些兴奋过度了，预防点好! 章素琴 你今天到底要搞什么鬼?

杨厂长 我要抓鬼!(又递过茶缸) 章素琴 我不吃。

杨厂长 你不吃我就不说。(坐在菜桌边) 章素琴 (看看表，无奈)好，我吃!(吃药)

杨厂长 好，我喝!(倒了一杯酒，扬脖喝下一大口)唉!酒后 吐真言嘛。

章素琴 那就快吐吧。

杨厂长 等等，药吃下去起了作用再说。 章素琴 你……我可等不及了!

杨厂长 (站起来)开门见山吧，你上了别人的当了! 章素琴 我?我上谁的当了?

杨厂长 我问你，丁二妹他们能让她弟弟找个终身残废?

章素琴 (放下心来)噢。咱素兰哪点比人家差?这可是两相 情愿的。

杨厂长 那我再问你，为什么丁二妹一来，拐棍就被人藏起来 了呢?

章素琴 你亲眼看见人家藏拐棍了?无凭无据地瞎怀疑。 杨厂长 你这么相信他们，你又有什么凭据?

章素琴 我?哈哈哈，我给你看一样东西。(从抽屉里取出日

记本)这是什么?好好看看! 杨厂长 (看日记本)噢? … …

章素琴 你这下没什么好说的了吧?

杨厂长 不!你是做梦拾了个金元宝，他们是假恋爱。

章素琴 不可能，要是真这样，我都不会同意的，就让她们趁

早吹。

杨厂长 一言为定?

章素琴 话我可说在头里，要是她们真好了，你可得把小丁给 我调来。

杨厂长 咱们走着瞧吧!

〔丁瑞林上。 丁瑞林 姐姐，哥哥。 杨厂长 啊，你来了。

章素琴 废话，可不是他来了。瑞林，快请坐。

丁瑞林 哎。(坐下)

章素琴 素兰正在帮我做菜，你等一下。哎……瑞林，我问你 一件事……

杨厂长 (打断)嗨，还不快把素兰叫出来? 章素琴 噢，对。(进里屋)

杨厂长 (试探地)小丁哪，素兰有点缺陷，你知道吗?

丁瑞林 缺点?嘿嘿，我看她……挺好的。 杨厂长 是吗?(心中有数，暗笑)

〔章素琴、章素兰端碟子出来。丁瑞林上前接过，转 身放到桌子上。

杨厂长 (取过日记本看着)如今的年轻人谈恋爱可真够味

儿，“素兰惠存，你的——丁”。哼! 章素兰 (害羞地)哥哥! ……

杨厂长 我看恐怕不是你的“丁”吧?是我的“丁”。 丁瑞林 嘻嘻，您的?

杨厂长 他们不是爱你，是打我的主意，爱上我啦!

丁瑞林 我爱上您了? 章素兰 尽拿人家开心。

杨厂长 这话算说对了，可不是拿你开心嘛!

丁瑞林 (不解)哥哥，这话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 章素琴 老头子，你有话就直说吧，别尽绕圈子了!

杨厂长 那好吧。瑞林，素兰，你们的事儿，用我们工厂的话 说就是“进入了装配阶段”,而且进度很快。我没看 错吧?

〔丁瑞林、章素兰默认。

杨厂长 (痛心地)可是 …… (不忍直说)瑞林，我给你讲个故 事。

**章素琴** 你哪来的闲心嘛!

**杨厂长** 你别管，一边看着点儿吧。 **丁瑞林** 哥哥，您说吧。

**杨厂长** 那是十二年前，在咱们厂后面，飞快地开来一列火 车。正当火车开过大门外的时候，一个四岁的小男 孩突然跑到铁路上追他的小皮球……

**丁瑞林** 哟，这多危险哪!

章素兰 哥哥，你别说了……

杨厂长 (观察丁瑞林)你想听下去吗? **丁瑞林** 太想听了。后来呢?

**杨厂长** 事情来得太突然，一时谁也不知该怎么办好。正在 这危急关头，“唰”地一下，一个人影冲了上去，一把 就推开了那个孩子。可还没等她转过身来，火车已

经从她头上一闪而过…… 丁瑞林 哎呀!

杨厂长 小孩脱险了，可她自己的一条腿，却留在了铁轨上



丁瑞林 太动人了!他是谁呀?

章素琴 (奇怪)她是谁你还不知道?

**丁瑞林** 我哪儿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章素兰** 你 ……

**丁瑞林** 真想见见这样的英雄啊! **章素琴** 怎么?你还没见过?

**丁瑞林** 这不才听说吗?

**杨厂长** 是吗?可我听说有人把她介绍给你谈恋爱呢。

**丁瑞林** 什么?她还是个女同志?嘿嘿，那就更没见过啦。 **章素兰** 什么?! … …

**章素琴** 你说的是真话?

**丁瑞林** (急了)哎，姐姐，您可千万别误会，我跟素兰……打 生下地来还是头一次啊!

**章素琴** (明白过来，急)嗨!这算怎么回事嘛……

**章素兰** (屈辱地)姐姐 …… (扑在章素琴身上哭起来) **丁瑞林** 素兰，你，你可别听人家瞎说。哥哥……

**杨厂长** (取出拐棍)素兰，不要难过，坚强点!

**丁瑞林** (诧异)咦，素兰，你怎么啦?嗨!不会骑车就当心点 嘛，我早知道你会摔着的……

**杨厂长** 够了。素兰是个终身残废，一条假腿! **丁瑞林** (如遭雷击)啊?!这……唉!

**章素琴** 你姐姐没告诉你?

**丁瑞林** 我姐姐她……(苦恼地)她这是干什么嘛!

**杨厂长** 她呀，醉翁之意不在酒!(对章素琴)这下你该明白 了吧?

**章素琴** (气愤地)不行，我得问问她为什么骗人!

**杨厂长** 先问问你为什么受骗吧!还大摆酒宴，请客，哼!我 早就料到了!

〔章素琴悔恨不已。

杨厂长 (走到丁瑞林面前)小伙子，恋爱结婚是一辈子的大 事，要慎重啊。好啦，有些事你也不清楚，我们不怪 你，你……走吧。

〔丁瑞林十分矛盾地走到门边。回头看见素兰姐妹， 心中不忍。

杨厂长 (也有些难过)……不管怎么样，你们好离好散，都还 是革命同志嘛……往后多长个心眼儿。……还可以 常来玩玩……

**丁瑞林** (突然回头，坚定地)不!哥哥，我想好了，我……不 能走!不，我不走!

**杨厂长**

**章素琴** (同时吃了一惊)什么? **章素兰**

丁瑞林 我同素兰好，是因为她……因为她诚恳、热情、实在， 她好!我们虽然时间不长，可我们有共同的理想，我 们有共同的语言。她是个残废，可是她的心是纯洁 的，美丽的!我真心实意地爱她!

**杨厂长** (大出所料)啊?你，你怎么啦?

**章素琴** (异常高兴)瑞林!我就知道你会爱上咱们这位英雄 的嘛!

**丁瑞林** 英雄?(恍然大悟)啊!十二年前救小孩的就是你? **章素琴** 可不是她嘛。

**丁瑞林** (扑过去握住章素兰的手)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章素兰** ……这有什么?当时要是你……你也会那样做的。 **丁瑞林** 是吗?(激动地)素兰，你真是我的好同志!如果你

不嫌我落后……姐姐，哥哥，我决定，一辈子伴着她， 海枯石烂……啊，不说这个，我要把我的一切一切都 ……献给你!

**章素琴** (狂喜)瑞林!我的好弟弟!(奔过去，吻丁瑞林的额

头，又吻章素兰的额头，高兴得不知怎么办才好) **杨厂长** (束手无策)这……嗨!(急忙翻开小本子看)

**章素琴** 老头子，你看看，你看看，他们真好了，你还有什么可 说的?别忘了咱们的“君子协定”。

**杨厂长** 更不能忘了组织原则!他们真好了，我不反对。可 我不能拿小丁来顶替刘技术员的爱人!

|  |  |
| --- | --- |
| **丁瑞林1** | (不解)什么? … … |
| **章素兰了** |  |
| **章素琴** | 难道你还想拆散他们这一对? |

**杨厂长** 是你，你们挖了刘南昌的墙脚，你们拆散了他即将团 圆的一家子!

**章素琴** 素兰的情况大家都了解，说到哪儿我也不怕!

杨厂长 亏你说得出口!(走到沙发后面推出儿童车)看看这 个吧!

丁瑞林} 这是 ……

**章素兰**

杨厂长 我们厂子里头有那么一位小小的技术员，既无职又 无权，可他也想把他爱人调来，多可笑哇?这就是他 给他爱人和孩子买的东西。(推到章素琴面前)是不 是把这些东西也霸占下来?反正结婚也有用处嘛， 谁叫我是厂长呢?再给他们修建一栋房子 ……

**章素琴** (堵上耳朵)别给我来这一套!对你说明白了，今天 你要是坏了事儿，我跟你没完!

**杨厂长** 哦，你把党章也修改了。共产党员应该享受在前，吃 苦在后?

**章素琴** (忽地站起来)你! … … **杨厂长** (不示弱)你! … …

〔章素兰、丁瑞林急忙上前劝阻。章素琴、杨厂长僵 持不下。

〔刘南昌敞着衣眼，步履踉跄地上。 **刘南昌** 老杨，老杨啊!

**杨厂长** 老刘，你来了?正好 ……

**刘南昌** 哈哈，老杨啊，你们不用着急，问题可以解决了。

杨厂长 什 么 ?

刘南昌 我爱人来了一封信，说……说她不适应这儿的环境， 决定……嘿嘿，不调来了。

杨厂长 哦 ?

章素琴 这是真的?

刘南昌 啊!真的，真的!老杨，这是新房门的钥匙，给。(取 钥匙上前交给杨厂长，微微有些醉意，一个翅趄)

杨厂长 (发现不对)信是什么时候来的? 刘南昌 刚……刚才。

杨厂长 刚才?邮局还没送信来呀。 刘南昌 哦……昨天，对，昨天。

杨厂长 昨天?那你还买这么些东西干什么? 刘南昌 (发现自己的儿童车，语塞)这…… 杨厂长 把信给我看看。

章素琴 人家夫妻之间的信你看什么? … … 杨厂长 我只看信皮儿，拿来吧。

刘南昌 这……嘿嘿，老杨，我没带在身上，我……我回去取。 (欲脱身)

杨厂长 (一把抓住刘南昌)老刘哇老刘!怎么连你也不对我 说真心话了?

刘南昌 不不!老杨，这是真心话。我知道，你是怕影响不 好。可是素兰是个光荣残废，曾经为别人损伤了自 己的身体，我怎么能为了自己又来损伤她的心呐?

章素兰 (有些明白了)啊，原来是……

刘南昌 再说，素琴同志身体叉不好…… 杨厂长 我又非常怕她是不是? ……

刘南昌 不，老杨同志，我知道有人为了我的事当面攻击你。

我要声明，这是冤枉你，冤枉好人哪!我 …… 〔林洁匆匆跑上。

**刘南昌** 啊，林洁，快说说吧。

**林** **洁** (喘着气)老……老杨同志，我跟刘技术员商量好了，

你就把小丁调来吧。我不跟老刘的爱人对调了。 **刘南昌** 对，就这么办吧!

杨厂长 (烦躁地)你们真能给我出难题，这是劝我去犯错误 啊!(走到章素琴面前)你看看人家，该觉悟了吧，我 的同志?

**章素兰** 哥哥，我全明白了，这都是因为我呀!(取出日记本)

丁瑞林同志。 **丁瑞林** 素兰 … …

**章素兰** 感谢你了解我，也相信你更会理解我 …… **章素琴** (紧张)素兰，你要干什么?

**章素兰** (不理睬姐姐，抑制自己的感情，对丁瑞林)咱俩就算

……就算没那回事吧!(将日记本塞给丁瑞林) **众** **人** (惊)素兰 … …

**丁瑞林** 素兰，我理解你，咱们……以后再说…… **章素兰** 那……你快走吧!(扭过头去)

**丁瑞林** 你放心好了。(坚定地向外走去) **章素琴** 不!瑞林，你不能 ……

**刘南昌** (急奔过去)不行，丁瑞林同志，你不能这样…… **杨厂长** 老刘!

〔场上互相劝说，乱做一团。 〔张小胖、胡科长匆匆赶上。

**张小胖** 老杨!你看!老刘他一个人躲在宿舍里喝上酒了! (举酒瓶给大家看)

〔众人均感意外。

**刘南昌** (急)小胖!你这是干什么嘛!老杨，你别听他的



〔杨厂长心情沉重地接过酒瓶，没有作声，紧紧地盯 住刘南昌。

〔静场片刻。

杨厂长 (痛心地)滴酒不沾的人哪，老刘!别人挖了你的墙 角，你有气，你很苦闷，可是你还在为别人着想。你 知道吗?这种风格发扬不得!这会助长那些歪风邪 气呀!

〔电话铃响，林洁接电话。

林 洁 是杨厂长家……什么?革新的印花机出了故障?找 刘技术员? … …

**刘南昌** 噢?我去……看看。(一个踉跄)

**杨厂长** (急上前扶住刘南昌)老刘，你……嗨!

**林** **洁** 老刘，你别动，我去看看。

**刘南昌** 不……你不太熟悉。(欲走)

**张小胖** 老刘，你这样儿无论如何不能去。我去吧。 **刘南昌** 不，还是我去好，我没事儿。

**张小胖** 你放心，我先去，不行再找你……哼!瞧瞧这多误事 吧!就这样儿还搞“四化”?(下)

**杨厂长**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胡科长 (追悔地)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的错呀!

杨厂长 老胡，一句话关门，马上给刘南昌爱人单位发函!

胡科长 哎!……哎哟，糟，小丁的调函已经发走了。 〔众人惊。

**杨厂长** 什么?谁让你发的?怎么我不知道?

胡科长 是 … … 嗨!都怪我。

章素琴 不怪他。我让他发的。

杨厂长 啊?(气极)你……(抓起拐棍欲打章素琴) 〔众人急上前拦住。

杨厂长 (气极)谁给你的权力?你不过就是一个厂长的老婆 吧?你也可以发号施令?(稍冷静下来)好好好，以 前的事，咱们有盘底的时候；以后的事，听我的!(扔 掉拐棍)

**胡科长** 老杨，这不怪她，是有人在里面……嗨!我是怕得罪 领导，就……

**杨厂长** 你怕得罪领导，就不怕坑害群众?

**胡科长** ……唉，我这点私心，坑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哟!

杨厂长 好了，在组织部还没有撤我之前，厂子里的事还是我 说了算。老胡，带着介绍信，把小丁的调函给我追回 来。

胡科长 哎 ! … …

杨厂长 追不回来，我拿你是问! 丁瑞林 老胡，我同你去。

胡科长 不用了，这回要将功补过，我一定办好，一定……(匆 匆下)

章素琴 (再也支持不住，头晕)哎哟!

〔众人惊慌。 **章素兰** 姐姐!姐姐!

刘南昌1 林 洁 丁瑞林 林 洁

素琴同志!

姐姐!

老刘，快抬担架去!

**刘南昌**

杨厂长

杨厂长

丁瑞林1

**章素兰了** **杨厂长**

丁瑞林1

**章素兰了** **杨厂长**

丁瑞林1

**章** **素** **兰** **杨厂长** **丁瑞林** **杨厂长** **章素兰**

哎 !

(阻止，观察)别慌别慌，她刚才吃过药了。这样吧， 你们帮帮忙，就把她放到……啊，就放到这辆儿童车 上。瑞林，赶快送她到医务所去。

〔众人七手八脚地把章素琴扶进儿童车内。 〔章素琴半推半就，哼哼着坐进儿童车。

〔众人急急忙忙簇拥儿童车下。

(心烦意乱地独白)唉!该走的不愿走，该调的调不 来；想拆散的他们倒成了；这还没搅清楚，又晕倒了 一个。真是乱套了!(抓起电话听筒)印花车间，小 胖吗?怎么样了? … … (放下听筒)生产也受了影 响，我算个什么厂长啊!(坐下来大口喝酒，突然想 起什么)哎 ……

〔丁瑞林扶着章素兰高兴地上。 哥哥!

啊，来得正好。我正想找你们。 我们也正想找你。

找我什么事?

刚才的事我们都看见了。

都看见了该怎么办才好呢?

素兰和我商量好了，我马上回厂，申请到大油田去! 那……扔下素兰不管啦?

我也跟他一起去参加油田建设。这回呀，我真要飞 啦!

**杨厂长** (兴奋地)太好了，跟我想到一块儿啦!有出息的青

年人，志在四方嘛。我支持你们!

〔幕内丁二妹喊：“素琴哪——素琴!”

丁瑞林 哟，我姐姐她们来了。 杨厂长 哦，来得正是时候。

丁瑞林 你快去叫老刘他们来，我这回可要揭她的底儿!

杨厂长 好。你们快分开，不要说话。(拿过拐棍)还从这儿 开始。

〔章素兰、丁瑞林各坐一边。

〔丁二妹、周志祥提一些礼物进门。 周 志 祥 1

哟 嗬 ， 厂 长 也 在 家 ?

丁 二 妹

**杨厂长** 啊，贵客临门，请进请进。

**丁二妹** 什么贵客呀，常来的。素琴呢? **杨厂长** 素琴?兴奋过度，上医务所了。 **周志祥** 啊?那咱们坐会儿。

〔周志祥和丁二妹拿出酒、点心、衣服等礼物。 **丁二妹** 嘿嘿，这是一点儿心意，别见笑。

**杨厂长** 嗬!这是感谢我的?

**丁二妹** 厂长同志帮了大忙，还能不感谢? **杨厂长** 不不，我哪有你们操的心多呀?

**周志祥** 应该的，应该的。

**丁二妹** 我就瑞林这么 一个弟弟，能不为他找个理想的爱人? **杨厂长** 素兰理想?

**丁二妹** 太理想了。素兰这丫头思想好，人品出众，嘿嘿，没 挑!

**杨厂长** 老周哇，你也应该对瑞林负责哟!

|  |  |
| --- | --- |
| **周志祥** | 放心好了，他要是有个什么变化，我先不答应! |
| **丁二妹** | 就是嘛! |
| **杨厂长** | 是吗?(小声的)可刚才他们俩不知道为什么,不说 话了!该不会崩吧? |
| **周志祥** | 啊 ? |
| 丁二妹 |  |
| 杨厂长 | 我没办法了，你们快劝劝他们吧。  〔丁二妹、周志祥急忙劝章素兰和丁瑞林。 〔杨厂长悄悄把拐棍放到显眼的地方，下。 |
| **周志祥** | (对丁瑞林)怎么?吵架了? 〔丁瑞林把脸扭向一边。 |
| **丁二妹** | (对章素兰)素兰，他欺负你了? 〔章素兰把日记本往桌上一扔。  〔周志祥、丁二妹莫名其妙。丁二妹突然发现拐棍， 赶紧拿过，欲藏。  〔杨厂长躲在窗外，指给丁瑞林看。 |
| **丁瑞林** | (忍住笑)姐姐，你别藏了!素兰腿的事儿，我已经知 道了! |
| **丁二妹** | (吃惊)啊?你知道了?哎呀老周，他怎么会知道的? |
| **周志祥** | 这……呃……瑞林哪，你姐姐可是 一 番好意呀。她 是怕你意志不坚定，所以，想等你们建立一定的感情 后再告诉你。 |
| **丁二妹** | 就是嘛，你是我的亲弟弟，难道我还会不为你好吗? |
| **周志祥** | 是啊。瑞林，咱们看人可不能只看外表啊，要看思想 |
|  |  |
| **丁二妹** | 谁说不是啊?思想一好，什么都好嘛。想当初我跟 你姐夫恋爱那会儿，凭他那长相，我哪看得上他?还 |

不是只为他思想好，就越看越顺眼呗…… **丁瑞林** (听不下去)姐姐，你……(故意)我不干!

**丁二妹** (急了)哎呀你这个傻小子，拾个棒槌也当针! **周志祥** (阻拦不及)你! ……

**章素兰** 什么? …… (气得哭了)

**丁二妹** 啊。……(自觉失言)这……

**周志祥** 你都瞎说些什么嘛!(劝章素兰)素兰，别听她的，我 告诉你。来，咱们到外面说说去，走吧!(连劝带扶 地把章素兰带出门外)

丁二妹 (急忙小声的)哎呀瑞林，你急什么嘛。你就真当我 让你同她好哇?咱们家祖宗八辈儿缺了德还是怎么 的?找这么一个残废!

〔杨厂长带章素琴、林洁悄悄上，躲在窗外听。

〔刘南昌、张小胖从车间来。也被老杨拉到窗后听。 **丁瑞林** 那你到底要干什么呢?

**丁二妹** 实话告诉你吧，当初要你同她谈恋爱，就是看上了她 姐夫那棵大树，靠着他好把你给调来呀!眼看快成 了，你再忍过这一阵儿，等你调来以后，主动权不就 在你这儿了? F

**丁瑞林** (气得不能自制)这也太损了!素兰!素兰!(欲跑 出门)

**丁二妹** 哎哎!你嚷什么?

**丁瑞林** (发现杨厂长在窗外对自己打手势，冷静下来)啊 ……姐姐，你这样做，人家不说我缺德吗?

丁二妹 嗨，只要人调来了，谁爱说谁说去!

丁瑞林 ( 走到杨厂长藏着的窗前)那，我以后还找不找对象 呢?谁敢要我?

**丁二妹** 嘿嘿，对象嘛，姐姐已经给你找好了。(掏出一张照

片)瞧，多水灵!哪一点不比素兰强? **丁瑞林** (大声地)哟，这是谁呀?

**丁二妹** (得意忘形)你姐夫的亲表妹，亲上加亲， 一家子的事

儿。只等你一调来，她也就调来了。 **丁瑞林** 那人家素兰呢?

**丁二妹** 管她?事成之后，就把她蹬了 …… 〔窗外的人哗然。

**章素琴** (再也忍不住)好你个丁二妹!你是这么狠心哪!



〔丁二妹吓一大眺，急得团团转。 〔周志祥闻声进屋，手足无措。

〔众人都涌进屋内。

章素琴 丁二妹，我哪点对不住你?想出这么亏心的主意来 ,害我妹妹呀! … …

丁二妹 (强词夺理)……你，你还是国家干部呢，什么态度



〔众人劝的劝，拉的拉，乱做一团。

杨厂长 别吵了!(噗哧 一 笑)大伙都看看，这里头是些什么 乌七八糟的玩艺儿嘛!也不脸红!老周，你是什么 人哪?

周志祥 我……嘿嘿，好人——犯错误。 〔众人气愤。

杨厂长 你忘了你是一个党的干部。现在有多少好同志，克 服了种种困难，同心协力坐在一条船上，向四个现代 化拚命前进!可你呢?你这不是把人家往水里推 吗?难怪有的同志积极性调动不起来，有后顾之忧

啊。该整顿了!

周志祥 老杨，你批评得对。其实，这些道理我也是懂的。可 是……我是有名的怕老婆，她跟我胡搅蛮缠，我实在 是 ……

**丁二妹** ( 一拍桌子)好你个周志祥!平时你甜的蜜的哄着

我，敢情这会儿就扣到我的头上来了?没门儿! **周志祥** 我什么时候哄你了!我可是真心实意 ……

**丁二妹** 啊?你真心实意要巴结厂长，这会儿就拿我给你做

挡箭牌是不是!

**周志祥** (使眼色)不要胡闹!

**丁二妹** (不顾 一 切)我胡闹?我问你，假恋爱的主意是不你 出的?

**周志祥** (阻拦)你 ……

丁二妹 你还说天塌下来要拉老杨那高个儿顶，你还说 …… 〔周志祥急了，暗暗使劲踩丁二妹一脚。丁二妹痛得 直咧嘴， 一伸手狠狠地拧了周志祥的胳膊。二人狼 狈不堪。

**丁瑞林** (取出照片)姐夫，你这个表妹还给你吧。

张小胖 (伸手夺过)看看。哟，周主任，你还有什么亲戚没调 来呀?

**周志祥** (拿回照片)没有了，没有了。 **张小胖** 谢天谢地，这我们可放心了。

〔众人哄笑。

**林** **洁** 周主任，我看你不是怕老婆，好像是心路不正吧?

**杨厂长** 是啊，大家都说我怕老婆，其实，老婆有什么可怕的?

只不过是爱得太过分了。可怕的倒是做了那些个对 不起大家伙儿的事，还想拿怕老婆做挡箭牌。素琴，

明天上班去的时候，多带点药。 **章素琴** 干什么?

**杨厂长** 我要到全厂职工大会上，点你的名! **章素琴** (心服地) … … 点吧。

**丁二妹** (以攻为守)瑞林，人家不希罕你，还死皮赖脸地待在 这儿干什么?给我滚回去!哼，我就不信，这么体面 的小伙子，还找不到个对象?(拉丁瑞林)

**丁瑞林** (甩开她的手)行了!姐姐，实话告诉你吧，我跟素兰

的关系已经定下来了。 **众** **人** 啊?

**丁瑞林** 再过两天，我们就一起到新油田去啦! **章素琴** (惊喜地)天哪!这可太好了!

**丁二妹** (撒泼地)啊?你这个没良心的，你把我坑苦了!好 哇!(闹着捶丁瑞林)

〔周志祥拦住丁二妹。丁二妹乘机扭住周志祥哭闹。 〔众人畅快地劝着，笑着。

〔胡科长满头大汗，边喊边跑上。

**胡科长** 好消息!好消息!(喘息未定)第一，小丁的调函我 已经追回来了!

〔众人欢笑。二妹嚎哭。

胡科长 第二，林洁的调函，我已经发出了! 〔众人又笑。二妹又哭。

**胡科长** 第三 … … (带上眼镜，找到刘南昌)我已经给你爱人

单位通了长途，再过两天，她们就来了! 〔众人欢呼，鼓掌。

**章素琴** (高兴)老刘，我去给你布置新房。 **刘南昌** (握住章素琴的手)谢谢，谢谢 ……

〔周志祥、丁二妹完全绝望了，向门外走去。丁二妹 忽然想起什么,气鼓鼓地走到桌边，把送来的礼物一 件一件拿过来，抱了一满怀。二人欲走。

**杨厂长** 哎哎，别走嘛。(拦住他们) **周志祥** 老杨，我们……不合适吧?

**杨厂长** 合适不合适，咱们开党委会的时候痛痛快快地说。

今天是给他们订亲的日子，你们怎么能走呢? **张小胖** 来来来，留下来一块儿热闹热闹嘛!

〔大家把周志祥、丁二妹推到台中间，二人赌气地背 对观众坐下，垂头丧气。

杨厂长 好!今天素琴给我们准备了一桌好菜，还有螃蟹! 大家一齐来把这些个横行霸道的东西都消灭掉吧! 〔众人喝彩，斟酒。

张小胖 (拿着刘南昌剩下的半瓶酒)老周，你最好喝这个吧? (给周志祥、丁二妹倒酒)

杨厂长 今天是多喜临门，第一杯酒为谁而干呢? 张小胖 为老刘一家幸福干杯!

刘南昌 不，为一对青年人的幸福干杯! 胡科长 为林洁的幸福干杯!

林 洁 为老杨和素琴的幸福干杯!

杨厂长 一句话，应该为大家的幸福——干杯! 众 人 干杯!

**——幕落** **·剧终**

**鉴真东渡**

齐 致 翔 吴 葆 璋 雷 恪 生 李 桦 夏 钧 寅

人

物

表

(人物年龄以第一次出场时为准)

鉴 真——男，唐代高僧，扬州大明寺主持，五十五岁。 思 托-—男，鉴真的弟子，十九岁。

玄能——男，鉴真的弟子，二十八岁。

慧方——男，鉴真在家弟子，三十二岁。

荣 睿——男，日本留学僧，三十多岁。

普 照——男，日本留学僧，二十多岁。

慧 明  大唐雕刻工，慧方之妹，十九岁。

真 如 女，中日混血儿，十六岁。

慧 母——慧方、慧明之母，五十二岁。

王二-——扬州种田人。 船老大——扬州船工。

森本长老 男，日本奈良市唐招提寺主持，七十八 岁。

法 净 男，日本平城京东大寺主持，四十多岁。

殊义——男，日本亲王，五十多岁。

后 择——男，东大寺寺奴，三十多岁。

荣 母-荣睿之母，六十多岁。 俊子 — — 荣睿之妹，十六岁。

中国沙弥、工匠、百姓、村姑、海盗、官差、捕快若干。 日本沙弥、卫士、香客、贵族、书生、百姓若干。

**序** **幕**

〔大幕在凝重的钟声中拉开。

〔一九八○年四月。日本奈良城，唐招提寺开山堂。 〔正中佛幡下，端放着鉴真大和尚的等身坐像，尊严、 和雅、犹笑。

〔唐招提寺主持——森本长老，正在顶礼膜拜。远处 传来悠扬悦耳的唐散乐 ……

森 本 鉴真大和尚， 一千二百多年前，您应圣武天皇的邀 请，六次扬帆渡海，来到我们日本国弘法传律，普度 众生。您给日本僧俗带来了大唐的灿烂文化，您和 日本人民结下了深厚的不了之缘。明天，您就要返 回故土——中国探亲，我受日本国僧俗各界重托，护 送您前去，不知您还有什么嘱告?(深情地凝视坐 像)您是在思念您当年的弟子们?放心吧!他们自 然要跟您一道去的。您看——思托!

〔追光亮。一个不到二十岁的英俊和尚， 一手握一束

卷帖，一手握一支水笔，仿佛正在构思诗文。 **森** **本** 玄能!

〔又一束追光亮。一位不到四十岁的，浓眉大眼的中 年和尚，肩挑一副担子，面带憨笑。

**森** **本** **慧方!**

〔再一束追光亮。 一位年近半百的白发居士，毕恭毕 敬地站着，脸上是无穷的悔恨。

〔三束追光熄灭。

森 本 大和尚，我告退了。怎么?您还惦记着您的日本弟 子啊!他们明天也陪您一起去中国。您看，那不是 普照吗?

〔追光亮。 一位二十多岁的日本和尚右手抚着下颚，

好象有思考不完的事。 〔追光熄灭。

**森** **本** 还有荣睿，他的身躯早已化为唐土，而他的灵魂却始 终跟您在一起。您看!

〔追光亮。半空中出现一位年近四十岁的日本和尚， 目光坚毅，凝视远方，左手托着一串菩提树子做的佛 珠 。

〔追光熄灭。

森 本 大和尚，我知道您此刻的心情非常激动，舍不得离开 与您朝夕相处了一千二百多年的日本人民。日本人

民也舍不得您呀! 〔一小沙弥上。

小沙弥 (小声地)森本长老，寺外人越来越多，他们一定要进 来拜别大和尚。特别是有一位老太太，带着个小孙 女非要挤进山门。她说，她们是天平胜宝年间，光明 皇后的后裔，是特地从东京赶来的。

**森** **本** 你去告诉大家，明天正式举行送别仪式，再请他们 来。

小沙弥 是!(退下)

森 本 大和尚，明天要路上奔波，您休息吧!

〔森本长老虔诚地坐在鉴真像下，入静打坐，陪护鉴 真。稍顷，香烟四起，已然入定的森本渐渐隐去…… 〔梦。云雾中。小孙女领着老太太蹑手蹑脚地走进 开山堂。

小孙女 谁也拦不住咱们看大和尚，关上山门，也能进来! **老太太** (喊)大和尚!大和尚!

〔喊声在殿堂中此起彼伏，似有许多人在同声呼唤： “大和尚!大和尚!”森本长老突然出现在老太太面 前 。

**森** **本** (焦急地)大和尚正在安睡，你们明天再来吧!

〔“施主好!”鉴真坐像复活了。他的声音宏亮，亲切， 回荡四壁。灯光渐亮。

**森** **本** (忙跪下)大——和——尚! **小孙女** (惊叫)大和尚爷爷下来了!

〔唐乐大作。鉴真缓步走下供台。

**老太太** (顶礼膜拜)大和尚，您明天就要回国探亲了，请您收 下这只药袋吧!

**小孙女** 这上面还有您的绣像呢!

**老太太** 这是我的先人光明皇后亲手所绣，为了子子孙孙不 忘您给她治病的恩德!请您把这传世之宝带回中 国，以表示我们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感谢吧!

鉴 真 施主过奖!若没有那些苦心求学、勇于献身佛法的 日本留学僧，没有对我赤诚厚爱的日本僧俗父老，我 是无法与日本人民结缘的。我们两国缘深谊重!

我，就是见证人!森本长老 …… 森 本 大和尚有何吩咐?

鉴 真 明天我就要动身回国，不知唐土大乱平息了没有? 森 本 请您放心!如今的中国，妖魔已除，万象更新!

鉴 真 好哇!不知遣唐船准备得如何?

小孙女 大和尚爷爷，现在不是唐朝了。明天您坐飞机走! 鉴 真 噢，要走多久?

小孙女 快得很!烧三炷香的工夫就到了。

鉴 真 哦!(感慨地)当年，我们到日本国来，可整整花了十 二个年头啊……

〔暮鼓声响，钟罄齐鸣，香烟又起。灯光转暗。鉴真 走上供台，又变成坐像。

〔云雾中，老太太、小孙女隐去。森本长老依然在坐 像下，入静打坐，陪护鉴真。

〔天幕上推出四个大字——“鉴真东渡”。唐乐大作。

**—** **—** **幕** **落**

**第** **一** **场**

〔大唐天宝元年，公元七四二年，唐大和尚鉴真应日 本国邀请，东渡弘法，即将离开扬州大明寺。

〔幕启。新月繁星，更鼓方鸣。松涛隐隐可闻。幽 静，肃穆。

〔扬州大明寺方丈院①的一角。四处堆放着一捆捆、 一箱箱等待装船的物品。上面贴有：“大唐天宝元 年”的封条。沙弥、工匠、杂役等正在往寺外搬运东 西。

〔思托、玄能抬着两只箱子从方丈室走出。

**玄** **能** (放下箱子)真沉!思托师弟，这里装的是什么宝贝 呀?

思 托 经书。师父大半生的心血。他写的三部藏经，和几 十个治病用的秘方。这一箱诗文、绘画，是吴道子、 李白送给师父的。哎!你那麻包是 ……

玄 能 那是黄豆!我带到日本做豆腐的。已经往码头上运

了两个晚上了，还有这么多东西? 思 托 都是到日本国要用的。

玄 能 干脆把扬州，不，把大唐搬去好了!

**思** 鉴 **荣** **普** **鉴** **荣** **普** **荣** 鉴 荣 普 鉴

**托** 真 **睿** **照** **真** **睿** **照** **睿** 真 睿 照 真

小声点，你这个杠头和尚，我可不跟你抬杠! 〔二人抬东西下。鼓打四更。

〔一沙弥挑灯引鉴真上。鉴真手持佛珠，遥望天际。 稍顷，走向花坛，俯身又起。

(别情依依)琼花呀，琼花!月落日出，你伴我度过了 多少年华。蜀冈呀，扬州!时光流逝，你滋育了我多 少春夏秋冬。今天，为了传扬佛法，我就要离去了。 这远望的江枫渔火，这耳边的更鼓松涛，苍茫大地， 浩渺太空，都在为我惜别吗?啊!是在祝福我一路 风顺。

〔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上。 (施礼)大和尚!

荣睿、普照!船装好了吗? 就要装好了。

您这些天总是彻夜不眠，我们实在担心，海上是要辛 苦的。

我们已经筹划一个多月了。眼看就要出运河，顺江 入海，驶向贵国。想到这些，我就觉得毫无倦意，精 神倍增了。你们如何?怕是归心似箭了吧?

我们是想早点把您接到我们日本国去。只是，我们 深受大唐朝廷的恩惠，留学十年，就象在日本一样。 今日一别，还真有些舍不得!

可是一想到日本朝野僧俗都在盼望着师父，又恨不 得马上飞过大海。

荣睿，普照!我们到达平城京后，就住在东大寺，是

吗?

普 照 是的。东大寺寺主殊义亲王和主持法净师父再三叮 咛，从大唐请来的高僧，一定要接到东大寺，让寺院

光辉照耀。 鉴 真 不敢，不敢!

〔一阵马蹄杂沓。思托、玄能等抬东西退回寺院。 玄能师父!街市、码头岗哨林立。出不去了。

鉴 真 怎么回事?

思 托 听说有五百海盗混进了扬州城，官府正在派兵捉拿。 玄 能 我们偏偏赶上这么个节骨眼出海。

鉴 真 不妨事。慧方居士和扬州刺史宋侃大人是金兰之 交，他来会有办法的。

**思** **托** 慧方居士②怎么还没有到来?

**鉴** **真** 从长安到扬州迢迢千里；路上难免耽搁，他来信说朝 廷的宗祠已经完工，今天也该到了。

〔暗处一人翻墙进院。 **思** **托** 谁?

**玄** **能** 海盗?!抓住他!

〔玄能扑过去抓住来人——王二。 玄 能 大胆贼寇，敢到这里偷鸡摸狗?

王 二 师父不要声张，官府正在捉拿我。 玄 能 真是海盗!

王 二 我不是海盗!

玄 能 思托，拿绳子来!

鉴 真 慢!(借着思托所持的灯笼光亮细看)你不是山下种

田的王二吗?

王 二 是我。鉴真师父。

鉴 王 **鉴**

真 二 **真**

**捕快甲** **思** **托** **捕快乙**

**慧** **方** **捕快乙** **慧** **方**

**捕快乙** **慧** **方**

捕快乙 玄 能 思 托

慧 方 思 托 慧 方

**荣** **睿** **普** **照**

官府为什么抓你?

只因我养了几只乌鸡，想送给师父配药，谁知道官府 非要抓我进宫当鸡奴，给皇上斗鸡取乐，我死也不 去!来求大和尚!

随我来!(鉴真带王二下) 〔马蹄声在寺外响起。

〔叩击山门声。二捕快上。

你们看见一个斗鸡奴跑进来了吗? 没有。这是大明寺。

我明明看见斗鸡奴上了蜀冈山了嘛。搜! 〔马嘶声。慧方、真如上。

你们来干什么? 来抓斗鸡奴。

胡闹!谁敢来大明寺抓人?! 您是 … …

回去禀报宋大人，就说长安工部郎中大工匠慧方，改 日登门拜访。

(一惊)是。(与捕快甲下) 大居士!幸亏你来解围!

慧方居士，到底把你盼来了!师父日夜都在念叨你。 二位师弟，近来可好?师父可好?

师父踌躇满志，只等你来。(指真如)这位是 ……

是我从长安带来投奔师父的!(对真如)见过思托、 玄能师父。

〔真如施礼。

(施礼)慧方居士!

慧 方 这二位是……

思 托 这二位是日本留学僧③,荣睿师兄，普照师兄。

慧 方 啊!幸会，幸会。你们既是留学僧，就该在长安抄经 颂佛，来扬州做什么?

荣 睿 我国与大唐早有佛事来往，可至今那里还是有佛无 法，有戒无师。因而，圣武天皇命我二人，在大唐聘 请一位德学兼备的戒师，到日本弘法传律④。

**慧** **方** 为什么非要我师前去不可?

**荣** **睿** 我们在大唐寻访多年，才遇高德。大和尚，独秀无 伦，道俗归心，又学养深湛。只有他去，传入日本国 一百八十年的佛教，才能具有完整的规模。

普 照 我们也请过别人，只有鉴真师父毫无难色，欣然愿 往。

慧 方 日本国与大唐有大海相隔、森森沧波，百无一渡呀! 荣 睿 海上行船确有风险，我们愿以生命保护大和尚。

慧 方 朝廷知道吗?

普 照 本想托付日本国在唐为官的阿倍仲麻侣奏请皇上恩 准，可是……

**思** **托** 师父思忖，皇上崇尚道教，还是不惊动朝廷为好。 **慧** **方** 朝廷有律条，严禁私渡!

**荣** **睿** 听师父讲，慧方居士与扬州官府交往甚密，此举全仰 仗大居士。

**思** **托** 师父去心已定。我们还是先到斋堂用饭吧!二位师 兄，请!(与荣睿、普照同下)

玄 能 大居士!尝尝我刚刚做好的苏州豆腐干!(欲走)

慧 方 玄能，慢行一步!(指院中堆放的物品)船装好了吗? 玄 能 差不多了，不用你操心!

慧 方 什么时候启程? 玄 能 今天拂晓就开船。

慧 方 (变色)什么?……师父要东渡，你们为什么不劝阻?

玄 能 谁说没劝?为劝师父，我在方丈室外站了三天三夜! 可师父说：“为法事者，何惜身命?你们不去，我去!” 你能让师父一个人去吗?

**慧** **方** 师父在江淮一带有各主一方的三十五个大弟子，为 何都不前来挽留?

玄 能 师父不许声张，不让惊动四方父老僧众。连山下悲 田院⑤的乡亲们都不让知道!

慧 方 你们真是呆头呆脑!师父不许声张，你们就…… 玄 能 你可真是官大脾气涨!你聪明，你就不该来!

慧 方 怎么讲?

玄 能 你不来，别说出海，连运河、长江都过不去。你一来， 师父要你疏通官府去找宋大人，你能不去吗?倒是 你把师父抛进了大海!

慧 方 鬼话!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来?没有师父，那有我慧 方?知恩不报，何以为人?玄能，你究竟疼不疼爱师 父?

玄 能 我可以对佛发誓!

慧 方 那好!你马上下山告诉父老僧侣，快来恳求劝阻师 父!快去!

玄 能 好!我去。 〔玄能下。

慧 方 如果不成……对!找扬州刺史 …… (持马鞭下。马 蹄声渐远)

〔慧明提灯，持佛像上。

**慧** **明** 师父!

〔真如上。

**真** **如** 大姐，你是这寺院里的吗?

**慧** **明** 不，我是山下悲田院里的雕刻工。你…… **真** **如** 我是在长安遇难来投奔大明寺的。

〔鉴真拿药包上。

**鉴** **真** 慧明，这是我给你妈妈的药，快送去。(将药递与慧 明 )

**慧** **明** 师父，您都要动身了，还在为我妈妈操心!我绣了一 幅佛像，师父带上吧!

鉴 真 (接像，展开看)真是心灵手巧。 慧 明 可我却不能跟您一起去 ……

鉴 真 不是说好了吗?我们走后，你要好好劝慰你妈妈。 真 如 师 父 !

鉴 真 这是谁?

真 如 我叫真如。爸爸是日本留学生，廿年前，来大唐学习 音律。妈妈是大唐的乐工。后来爸爸回国时死于海 难。妈妈便牢记他的遗愿，教我学弹琵琶，学唱歌。 没想到官府要抓我进宫选妃子，我被逼无奈，投河自 尽，多亏慧方大工匠搭救……

鉴 真 慧方来了?

真 如 是的。是他带我来扬州避难。刚才听说大和尚要东 渡日本传法，我愿追随您一同前往，正好了却我爸爸 的遗愿。

鉴 真 原来如此……

〔马蹄声渐近。慧方上。 慧 明 师父，我哥哥来了!

**慧** **方** 师父! **鉴** **真** 慧方!

**慧** **明** 哥哥!我去告诉妈妈。真如，走! **慧** **方** 你们已经认识了?

〔慧明、真如点头下。

**鉴** **真** 慧方，这些年，你在京城为官如何? **慧** **方** 宦海浮沉，弟子早已厌倦了!

**鉴** **真** 为官除弊，为佛度人。都可以行善。

**慧** **方** 弟子来迟了，刚出长安城，就遇上给杨贵妃送荔枝的 马队，耽搁了一天。

**鉴** **真** 长安大雁塔、洛阳白马寺的图样带来了吗? **慧** **方** 带来了 … …

鉴 真 慧方!为师东渡之愿，已在信中告知。还望你宽心 助我才好。如今万事俱备，就等你去扬州刺史宋大 人面前替我疏通。

**慧** **方** 弟子近日常被恶梦惊醒，梦见天地间有罗刹鬼缠住 师父不放，此乃不祥之兆，师父万万不能远行!

鉴 真 (一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何足为虑?

慧 方 师父当年去长安、洛阳讲学，尚且水土不服。 鉴 真 入境随俗，日久而安。

慧 方 那生僻之地，哪有我大唐神秀、庄严? 鉴 真 出家人求的是以苦为乐。

慧 方 师父在江淮一带独为化主，江南、江北的百姓离不了 您!

〔一群僧俗父老，持灯笼、戒香，熙熙攘攘上。思托随 上 。

**老太太** 大和尚!(跪地)您千万不能东渡，扬州百姓舍不得

你呀!

**群众甲** 你走了，谁来舍药治病，舍粥济贫哪!

**群众乙** 弟子们要靠师父兴修寺院，要听师父讲经布道啊!

**鉴** **真** 各位僧众父老，有话起来讲。(搀扶众人)各位施主，

各位师父，我和大家一样，也是故土难离。可是，人 家舍死忘生而来，我焉能不去?况且，老僧此去是要 和更多的人结缘⑥呀!想想这些，我们的离愁也就排 解了。思托，你再和大家讲一讲!

思 托 大唐与日本乃是有缘之国。传说，昔日我国慧思大 师寂化之后，转生为日本国王子，兴隆佛法，普渡众 生；日本国长屋王子也曾不远千里，送来袈裟⑦供奉 我国僧众大德。袈裟上绣有四行金字：“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

鉴 真 这个缘字，先师结来不易，岂能中断于后世?! 慧 方 可我爹他前车之鉴，如在眼前!

鉴 真 (大声地)慧方!为何你爹当年不顾覆舟之险，发愿 东渡呢?

慧 方 他不知其险!

鉴 真 不，他深通缘法!

〔慧母内喊：“大和尚!”与慧明、真如同上。 慧 方 妈妈!

慧 母 方儿，回来了!乡亲们都来了! 慧 方 妈妈，师父他要东渡，您……

慧 母 知道了!

鉴 真 老人家，药吃了吗?

慧 母 你的药给我吃，可你的心思却不告诉我!

慧 方 妈妈!二十年前，我们一家逃荒至此，师父把我们收

留在悲田院…… 慧 母 忘不了!

慧 方 十年前，我爹去日本国传艺，葬身东海交臂岩! 慧 母 我记得!

慧 方 从此您生死萦怀，恶梦缠身，发誓再不让亲人去渡海 填壑!

慧 明 不!妈妈还说过：“死不可怕，怕的是虽生犹死；生不 足贵，贵的是虽死犹生!”

鉴 真 还记得，当年您是怎样赞同慧方爹东渡的吗?

慧 母(突然转向慧方)方儿，你说说当年娘为什么赞同你 爹东渡?

慧 方 您说……是为了两邦之好。

鉴 真 对!为了两邦之好!老僧此去，正是为了了却前人 未了之愿。

慧 母 大和尚，我有一件事情求求你。 鉴 真 你说 … …

慧 母 你带上明儿一起东渡! 鉴 真 啊 ? !

慧 方 (大惊)什么?妈妈，你怎么了? 鉴 真 这使不得!慧明要留下侍奉你。 **慧** **母** 怎么?你要阻拦我了?

**鉴** **真** 此去烟波万里，归期无计。

**慧** **明** 女儿家就不能志薄云天了吗?如您不放心，慧明甘 愿落发为尼!(跪倒)

**慧** **母** 明儿年纪虽小，志在四方。方儿，娘怎能总把生死二

字挂在心上?你妹妹从小跟你爹爹学造佛像，她去 正可以慰藉你爹在天之灵。大和尚，你一定带他去

|  |  |
| --- | --- |
|  | 呀! |
| **真** **如** | 您就让慧明姐姐和我一起去吧! |
| **鉴** **真** | (感动不已)好!你们快去准备吧! |
| **真** **如** | 谢师父! |
| **慧** **明** |  |
| **慧** **母** | 明儿，这尊玉佛，是你爹生前遗物，你把它带在身边， 让菩萨保佑你们平安东渡! |
| **荣** **睿** | 日本僧俗永远不忘您的深情。 |
| 普 照 | 永远不忘! |
| 慧 母 | 马上就要启程，老身无以为赠，我做的这两双麻鞋， 你们带着路上穿!(对鉴真)大和尚，这枝琼花树苗 你带上。春天来了，琼花开放，就想到扬州了! |
| 鉴 真 | 老人家，你想到我们要长途跋涉，还想到了我们去国 怀乡之苦!乡亲们，看看老人家吧!为了续接两邦 之缘，她慨然献出了两代亲人呀! |
| **老太太** | 大和尚!我这副祖传的镯子，送给您，给佛陀进香 吧! |
| 群众甲 | 这副耳环，送给佛陀进香。 |
| 群众乙 | 老身奉上十两白银。 〔众人纷纷布施⑧。 |
| 鉴 真 | 慧方，来，送为师上船吧! 〔船老大急奔上。 |
| **船老大** | 大和尚!不好了!船，让官府扣押了，船上的物件统 统查封了! |

鉴 真 啊 ? !

**船老大** 他们发现船上那么多粮食、经卷、佛具、药材，一口咬 定是要私渡东海。

**鉴** **真** 船上的工匠们呢? **船老大** 全让官府赶走了!

**思** **托** 师父这些天的心血，难道要付诸东流了? 〔马蹄声、人声。玄能上。

**玄** **能** (惊慌)师父，官府来了大队人马，把寺庙团团围住 了!

**鉴** **真** 大家不用害怕，只管让他们进来。 〔官差带士兵上。

官 差 (驱赶众施主、僧人)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在这儿干

什么?快走开，要不统统抓起来! 〔士兵将众人赶下。

官 差 (施礼)大和尚不必惊慌，我们是来捉拿日本海盗的。 两个日本和尚在哪儿?

荣 睿 (坦然地走出)我们是随遣唐船⑨来的日本留学僧。

官 差 说得好听!你们是海盗。你们妄想把鉴真大和尚劫 持出海。带走!

〔众士兵强锁荣睿、普照。

**鉴** **真** 慢!你们奉何人差遣来大明寺抓人? **官** **差** 奉扬州刺史宋侃大人之命。

**鉴** **真** 回去禀报宋大人，我担保他二人决非海盗，若为老僧 出海之事，可以再作商议。

荣 睿 (挣脱跪地)大和尚，出海事大，我等事小，万不可因 小失大!

普 照 (挣脱跪地)日本朝野僧俗，都在盼望着您哪! 荣 睿 倘若为救我们舍弃东渡，我们宁愿坐化囹圄! 鉴 真 睿 ! 照 !

**官** **差** **请吧!**

〔官差挥手。捕快带荣睿、普照下。

〔鉴真心潮起伏，看着众弟子，无言。

鉴 真 睿、照是海盗?从何说起!事出蹊跷!

玄 能 (跪倒)师父!是我走漏了风声，惊动了官府。可那 官差，不是我叫来的呀!

**思** **托** 难道是有人诬良为盗?

**鉴** **真** (猛地站起)诬良为盗?(强忍)救人要紧!慧方，你 带上银两，去找宋侃，说明真情，救回睿、照。快!

慧 方 我……师父，是弟子万般无奈才报了官!

鉴 真 啊!你?……你可知我佛门弟子最忌谎言。诬良为 盗，佛法难容!

慧 方 弟子全是出于一片爱师之情!

鉴 真 住口!你竟把师徒之情，置于弘法之上!……思托， 你去!

思 托 师父!宋侃既已抓人，岂能轻放。待弟子速去长安 鸿胪寺，取来公验①,证明身份，方能救出二位师兄! (欲去)

慧 方 (哀求地)师父!只要您舍弃东渡，弟子去救回他二

人，并甘受惩处。 慧 母 方儿!你?!

慧 明 哥哥!

鉴 真 (抑制地)鉴真东渡，志坚如磐，你的诬告震怒于九 天，你我师徒，永绝法缘!

**慧** **方** (痛呼)师父!(扑跪在鉴真脚下) 〔 切 光 。

**—** **幕** **急** **落**

**第** **二** **场**

〔弟子恋师，诬告阻拦，出海计划，遂成泡影。鉴真救 出荣睿、普照。几年后，他和随行弟子、工匠，终又船 行海上。

〔幕启。夏日清展。海上雨暴风狂，雷鸣电闪，波涛 汹涌。船在波峰浪谷中颠簸。

〔船老大紧握舵柄，与风浪搏斗。鉴真等帮助扯帆。

**船老大** (突然呼喊起来)不行啦!龙卷风!

〔玄能、思托跑出船舱。 **玄** **能** 师父!舱里全是水了! **船老大** 啊?!得罪龙王了!

**鉴** **真** 老大!你不能慌，让大家别出舱。快排水! **船老大** 还得减载!

**思** **托** 佛具已经扔光了。 鉴 真 把粮食都扔掉! 玄 能 只剩下这么点啦!

**船老大** 不管用!后舱十几箱经书太重啦，得马上扔掉! **鉴** **真** 老大，经书不能扔!

〔 雷 声 。

〔真如抱琵琶、慧明捧药罐上。 一个浪头打倒真如，

慧明抱住她，打碎药罐。

真 如 (惊叫)我的琵琶!(抱紧琵琶) 慧 明 师父的药!

**鉴** **真** 老大，附近有岛吗?

**船老大**没有，只有 一 处交臂岩。 **鉴** **真** 交臂岩?

〔滚雷。

船老大 十年前，一个大唐人、一个日本人紧挽双臂，就在那 里被大海吞没了。从那以后，东海中就生出一柱交

臂岩，可是再没人敢去那里! **鉴** **真** 老大，我们去交臂岩!

〔滚雷。

**船老大** 不行!交臂岩滩险流急，弄不好要触礁沉船! **鉴** **真** 你说怎么办?

**船老大** 按照船家规距，只有一个办法。 **鉴** **真** 什么办法?

**船老大** 我 … … 不忍心说呀! 〔荣睿跑上。

**荣** **睿** 师父。舱里的水都满了!

鉴 真 老大!快说! **船老大** 祭海!

**鉴** **真** 祭海?!拿什么祭? **船老大** 拿人祭!

〔霹雷。

鉴 真 老大!就没别的办法了吗? **船老大** 没有了!

〔闷雷。众人纷纷跑出船舱，绝望地跪在鉴真面前。

思 托 (小声地)师父，让我去吧。 玄 能 ( 大 声 地 ) 我 去 !

众 人 师父，我……

荣 睿 师父们!师傅们!你们都不能祭海!日本国是多么 需要你们呀!为了我的日本国，我去!

思 托 不!日本留学僧不可多得。你们是大唐和日本连结

的纽带，没有你们，师父怎能到达日本?我去! 普 照不!是我们请你们东渡的，你们不能，我去!

玄 能 不!我们这么多大唐人，哪能看着你们去祭海?!我 去!

真 如 (猛然拨响琵琶)师父们，别争了!我是大唐人，又是 日本人，让我去吧!我只有一个要求，等风雨过后， 把这个琵琶带到日本国。如果我能使大和尚东渡成

功，真如就没有白来一世。(扑向船舷) **慧** **明** (拉住真如)真如!你不能白白去送死! 真 如 (痛苦地)可船家他……

慧 明 (顿足)老大!你出的好主意!

**船老大** (嗫嚅地)如能有人掌舵，我情愿去祭海!

**鉴** **真** (高声呼喝)不!谁都不能去祭海!佛家只能放生， 岂能杀生?老大!你放大胆，掌稳舵，去交臂岩!

**船老大** ……没有人祭海，我掌不了舵!

**鉴** **真** 菩萨会保佑你的。你看!那巍巍交臂岩矗立东海， 正好让我们栖身避险。(对天呼号)我佛!保佑弟子 登上交臂岩吧!

〔众人随之对天呼号。

**船老大** (惊悸未消)大和尚，不行呀!要是万一 ……

鉴 真 不会的。只要大家齐心，就一定能上去。即使万一

船沉海底，大海中也会出现千万柱交臂岩，连成一条 路，留给后人走!

思 托 (跳上船台)老大，我帮你掌舵! 玄 能 (跳上船台)我帮你掌舵!

普 照 (跳上船台)我也帮你! **船老大** (迟疑地)你们能掌舵?! **荣** **睿** 能!我们一起掌舵!

〔忽然狂风又起。船剧晃。众人跌下船台，船老大绝 望。

**船老大** (嘶泣)大海呀!你真的要杀了我们吗?!(抱头蹲 下)

**荣** **睿** 不!(扑向船舷)大唐和日本的情谊是大海阻隔不断 的!师父保重，我去了!(纵身跳下大海)

鉴 真 (扑救不及)睿! 众 人 师父!

〔一声巨响，众人大惊。 船老大 (跳起惊呼)触礁啦!

〔桅断帆落，众人倒地。 〔 暗 转 。

〔灯复明。交臂岩矗立东海，奇峰陡峭。风雨将息。 可见破船、礁石。

〔沙弥、工匠们疲惫地倒卧在岩石旁。鉴真背倚岩石 打坐。思托强打精神写字。慧明翻晒经书。真如坐 在礁石上拨弄琵琶，哀思如缕。

普 照 (于昏迷中)水!水 … … 〔玄能捧水钵上。

玄 能 师父，只有这一罐雨水了 ……

〔鉴真示意给普照。

思 托 (停笔诵读)“天宝四载，三从大师东渡，出海二十三 日，浪沟浦遇险，触礁交臂岩，食水殆尽。李、吴二工 匠葬身东海，荣睿法师以身殉佛 …… "

玄 能 (哭)荣睿师兄!

慧 明 (望着手中的玉佛)菩萨呀!我天天膜拜你，雕刻你， 在你身上倾注了多少心血和敬仰，怎么,你竟不能保 护师父们渡过大海?!

鉴 真 菩萨会保佑你的!不经十难九磨，怎能修行成佛? 这是菩萨在磨练我们。等船修好了，我们返回扬州， 再次东渡!

普 照 (挣扎起来)师父!船还能修好吗? 〔船老大从破船中走出。

鉴 真 (期切地)老大 ……

**船老大** (低下头)大和尚!我 … … 对不起你呀!

玄 能 你?!祭海，祭海，还不是照样触礁沉船?!(对真如) 别弹啦!

慧 明 玄 能 !

真 如 (琴声停止)我 …… (委屈地哭了)

慧 明 真如要到日本国传习唐乐，是师父要她天天练习的



玄 能 困在这礁石滩上，走也走不了，回也回不去，还有心 思弹琴?!

船老大 大和尚，眼看要涨大潮了，这里恐怕也呆不住啦! 真 如 这可怎么好呀?!

鉴 真 思托，把翻晒的经书收好，放到岩顶上去。

**船老大** 命都保不住了，还要这些经书做什么?

**鉴** **真** 这是日本僧俗渴求的经典。看，这《瑜珈经》还是玄

奘法师从天竺国取来的。佛家的信仰大于天哪!

**船老大** 师父，要是再有一条船，我一定能把你们送过大海!

**慧** **明** (凝视远方，突然)你们看，那是什么? 众 人 (惊喜，狂呼)船?船!

**船老大** (惊喜地)真的是船!上天有眼哪! 玄 能 (登高处喊)不!是菩萨，菩萨来了! 众 人 (纷纷起身)我们得救了!

玄 能 咦?船头上站着两个拿刀的! **船老大** 哎呀，是海盗船!

〔口哨声。众惊慌。二海盗持刀上。 **海盗甲** (环顾众人)哪位是鉴真大和尚?

**玄** **能** 我们是遇难的穷和尚，什么都没有。

**海盗甲** 我要人不要钱。快说，大和尚在哪儿? **玄** **能** 你找他干什么?

**海盗甲** 事情紧急，你别罗嗦! **鉴** **真** 你找我何事?

**海盗甲** (认出)哎呀，我可找到您了!(丢刀便拜) **鉴** **真** 你是何人?

**海盗甲** (取下假须)我是王二! 思 托 王二?

普 照 王二!(昏倒)

王 二 日本师父?!(向后吆喝)快拿水来!

〔海盗给普照和众人送水。

思 托 王二，你怎么这身打扮?

王 二 唉!三年前，大和尚把我救出大明寺以后，官府到处

捉拿我，我无处藏身，被逼无奈，只得海上谋生。 鉴 真(不悦地)你当了强盗，犯了盗戒，还找我作什么?

王 二 我是来给您送信的!扬州刺史宋侃又派了官船，要 追您回去呢!

鉴 真 哦?上次误会已然解除，为何又要阻拦?

王 二 那谁知道!反正不能让他们把您抓回去，您赶快上

我的船走吧! **鉴** **真** 不!

海盗乙 大哥，官船来了! 王 二 也好!把它劫了!

鉴 真 不可!你们先避一避。

**王** **二** 就这条破船，往哪儿躲呀? 思 托 进舱!

〔海盗、慧明、真如、普照同下。 **鉴** **真** 迎官船!

〔官船靠岸。 一官差带捕快上。思托迎上。 官 差 你们从哪儿来?

思 托 扬州。

官 差 到哪儿去?

思 托 天台进香，触礁遇难，困顿在此。

官 差 (冷笑)别以为我认不出来!鉴真大和尚!(施礼)适

才风雨阻隔，下官晚来一步，让您受惊了。 鉴 真 你来作什么?

官 差 扬州刺史宋侃宋大人，受江淮各大寺庙主持之托，派

我来请您速回。 鉴 真 宋侃受人之托?!

官 差 这里有各大寺庙主持具名的挽留信，您看了，就明白

了 。

**鉴** **真** (看信)……难以从命! 官 差 这 ?!

鉴 真 老僧东渡弘法，义无反顾!

思 托 师父此去，为释迦扬善，为大唐增光，当不容受阻! 官 差 你们已身陷绝境，不回扬州，又待如何?

**鉴** **真** 此地离明州不远，愿乞大人慈悲之心，送我们去明 州。

官 差 去明州作什么?

鉴 真 重整帆樯，再图东举。

官 差 啊?你还不死心?!那就只好委屈您一下了。 玄 能 你们要干什么?

官 差 (严厉地)请大和尚上船! 〔王二和众海盗突然走出。

**王** **二** **住手!**

官 差 (认出)海盗王二?!还不束手就擒! 王 二 可惜你王二爷爷的刀，也不是吃素的!

**鉴** **真** 官差大人，他们都是良家弟子，就饶恕这些无家可归 的人吧!

官 差 什么?你替海盗说情?

**鉴** **真** 老僧回去戒度他们，改恶从善。

王 二 大和尚，善心劝不了恶魔，(示刀)还得凭这个! 〔官差举刀便砍，王二闪身躲过。官差再杀。

官 差 统统拿下!

王 二 跟他们拚了!

〔官差、捕快与海盗打斗。 鉴 真 (急呼)不能杀生!

〔鉴真拖住王二。玄能拉扯师父。 玄 能 师父，让他们打去，别碰着您!

〔玄能俯身保护鉴真，趁机踢捕快一脚，把鉴真拉出 重 围 。

〔海盗乙的刀被打落。慧明捡起。

**捕快甲** (看见慧明)好漂亮的姑娘!皇上正在选妃子，跟我 走吧!

慧 明 呸!(拿起禅杖与捕快搏斗)

〔海盗乙被捕快乙追到礁石后，真如从后面把香炉扣 在捕快乙的头上。

〔王二敌不过官差。玄能投木鱼打中官差。王二反 败为胜。玄能拿绳子把官差牢牢捆住。

**王** **二** 玄能师父，给他念段经，我要开刀问斩了! **鉴** **真** (急拦)你，你还敢开杀戒吗?

王 二 他追杀我们好苦，我非送他上西天不可! **鉴** **真** 不能呀!

**王** **二** 您怎么又替他求情了?

**玄** **能** 师父，咱们念咱们的经，这尘世间的事少管。 鉴 真 (对王二)我求求你!

王 二 (无奈。把刀扔下)好吧!听您的! **鉴** **真** 玄能，快松绑!

玄 能 是 。

官 差 ((躬身)谢大和尚，下官终生不忘您的救命之恩。我， 我送您去明州。

王 二 去你的吧!师父，我们送您去明州!

鉴 真 不!你们赶快离开此地，你们(指官差)官盗冤家呀! 王 二 不要紧!您上我的船吧!

**鉴** **真** 我们……佛盗无缘!

王 二 无缘?谁说无缘?!……我们刚才还救起了一个落

水的和尚呢! 鉴 真 谁 ?

王 二 荣睿法师。

众 人 荣睿?他在哪儿?

王 二 在我的船上躺着哪! 众 人 (大喜)荣睿得救啦!

玄 能 没想到，这救人出苦海的事，倒应在你身上了!我给 你叩头!(叩头不已)

鉴 真 (激动不已，对天合什)菩萨……

〔红日照东海。交臂岩映于碧波之中。

——幕徐落

**第** **三** **场**

〔虽多艰险，却有善缘，鉴真东渡得到广大人民的支 持。又过了几年，他辗转来到广东，准备再次启行。 〔天宝七载，八月中秋。傍晚前。

〔幕启。峰峦、峭壁、溪谷、长亭、竹林，自长亭拾级而 上有山洞。洞口有一只石鹤。参天的菩提树，把挂 满金刚子的树枝伸向通往长亭的山路。

〔真如、慧明兴致勃勃地登上山坡。

真 如 来鹤亭!姐姐，到了。 慧 明 看看有石鹤没有?

**真** **如** (发现石鹤)你看，这不是一只白鹤!

慧 明 (喜悦地)哎呀，跟真的一样!是这儿，不知思托来了

没有?他说在这儿会合的。 真 如 (巡视四周)大概还没来。

慧 明 (对山下喊)师父，往这儿走 ……

真 如 这儿可真美呀!真象是到了仙境一样，我都不想走 了 。

〔鉴真上。玄能挑担，普照扶荣睿跟上。 鉴 真 还是你们年轻啊，来鹤亭在哪儿?

慧 明 这不就是来鹤亭吗?还有这石鹤，刻的跟真的一样! 鉴 真 在哪儿?我怎么没看见?

真 如 您往前站!(扶鉴真走近石鹤) 鉴 真 (以手抚鹤)果然栩栩如生。

**普** **照** (低声对荣睿，焦急地)师父的眼睛愈来愈不济了，真 叫人着急。

鉴真 思托不是让我们在这儿等他吗?等他海边准备好 了，我们又可以渡海了。坐下歇一会儿!(坐下)荣

睿，我给你号号脉。

〔荣睿坐到鉴真身旁。

真 如 这是我给荣睿师父采的百部草。

**鉴** **真** 我看看。(看)这不是百部草，百部的叶子小，味甘 苦。

〔真如尝药。村姑唱山歌上。 真 如 大姐，你是本地人?

村 姑 我就住在山下边。你们是 ……

慧 明 我们是过路的。请问大姐，这石鹤是哪位师父的杰 作?

村 姑 你问这石鹤?说起来也神奇。不知多少年前，东海 来了一个和尚，说是奉了日本国君王的差遣，来送袈 裟。没想到半路上船翻了，那和尚就用双手把袈裟 托在头顶上，飘呀，飘呀。忽然飞来一只白鹤，叼起 袈裟飞过大海，就落在这儿了。

荣 睿 (喜欢地)这就是当年长屋王子送袈裟的事啊!

村 姑 还有奇事呢!自从来了白鹤，这悬崖谷底就长出一

种仙鹤草，吃了它，人的眼睛能看到千里以外。 荣 睿 这仙鹤草怎么辨认?

村 姑 花开五瓣，叶如龙尾。还有个山歌呢。(唱山歌)

花开五瓣仙鹤草， 叶如龙尾点黄金。 化淤明目血归络， 开云见日谢鹤神。

荣 睿 玄能师弟，我们给师父采仙鹤草去。 鉴 真 你病体未愈。

荣 睿 我好多了。 玄 能 那就走。

鉴 真 快去快回。

〔玄能、荣睿下。

**慧** **明** 师父，今天是中秋佳节，又遇上了这样的喜事，让我

们采束鲜花献给石鹤吧! 真 如 我要扎个喜庆花灯。

鉴 真 好。再给荣睿找找百部草。 **村** **姑** 我带你们去。

〔村姑、真如、慧明下。

普 照 (激动地)白鹤衔袈裟而来，师父乘桴槎而去；此乃吉

祥之兆。

鉴 真此番东渡必定成功了。

〔思托行色匆匆上。 思 托 师父，普照师兄!

普 照 思托师弟回来了。这儿离海还有多远? 思 托 只有十几里。

鉴 真 一切都准备好了吗?

思 托准备好了!各路工匠重新聚齐，各方面也都打点了， 今夜赶到海边就可以扬帆了。

普 照 太好了。师父，这是第五次了，第五次啊!我就要见 到我东大寺的师长，我的法净师父，我的亲人故友， 还有荣睿师兄的老妈妈。(思绪飞腾)

思 托 师父，我在海边遇到一个人，他想跟您一起去日本。 鉴 真 噢?是出家人吗?

思 托 不，是个居士。 鉴 真 会什么手艺吗? 思 托 善造寺院。

鉴 真 哦!他能有慧方那样的本领吗? 思 托 毫不逊色。

普 照 这可是求之不得呀!

鉴 真 可别是慧方那样的人品…… 思 托 他十分虔诚。

普 照 快请来一见吧。

思 托 可他说，因为犯过戒律，怕是佛门不能容他。

**鉴** **真** 是一个失足的人?

**思** **托** 早已悔悟了。

**鉴** **真**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佛家讲的是弃恶从善，既然悔 过了，就应当宽厚待他。

**思** **托** 好。(对身后)快来谢过师父!

〔慧方上。他满头白发，风尘仆仆，扑跪在地。 **慧** **方** 师父!

鉴 真 起来，起来! 慧 方 弟子不敢。

鉴 真 (闻声生异，辨认)你，你是……

慧 方 (紧张地)我就是被您断绝法缘的不肖弟子 · 慧

*方!*

普 照 慧方居士?

慧 方 普照师弟，我一念之差，悔恨终生，今日一见，愿永结 缘好!

鉴 真 (旧恨复萌)你来作什么?

思 托 (赶紧上前)师父，慧方师兄是来悔罪的。

普 照 师父，您就宽容了慧方师兄吧。是我和荣睿师兄割 断了您师徒的法缘。

鉴 真 不，不不!

慧 方 ((哀告)师父，弟子当年诬良报官，阻拦师父东渡，铸 成千古大错，虽痛心疾首，却悔之不及。弟子弃官辞 任，悉心参经拜佛，才悟到师父东渡，乃是佛祖普度 众生①之宏愿。这几年，我跑遍沿江寺院、码头，打听

您的行踪，以求追随忏悔。 鉴 真 (无言) … …

慧 方 (从袖中掏出经卷)这是我抄写的经卷。 思 托 (接过展开，递给鉴真)师父请看!

鉴 真 (一惊)血?

**思** **托** 慧方师兄虔诚苦修，刺血写经，多年不吃盐，已然是 满头白发了!

鉴 真 啊!(抚摸慧方头顶) …… 慧方(痛苦不己)师父!

鉴 真 (热泪盈眶)你，你妈妈可好啊?

慧 方 师父走后，妈妈重病一场，嘱我定要追随师父去日本 国，弘扬佛法，广结善缘。

鉴 真 “弘扬佛法，广结善缘。”大唐父老，人同此心。你我 师徒重新结缘了。

〔荣睿手拿仙鹤草踉跄而上。

**荣** **睿** 师父，仙鹤草!

**鉴** **真** (高兴地接过)你看谁来了?(指思托) **思** **托** 荣睿师兄，一切都准备好了。

**荣** **睿** (兴奋地)哦?!

**思** **托** 慧方师兄也来了。

**慧** **方** 荣睿师兄，我来向二位求忏悔。 **荣** **睿** 师兄言重了。

普 照 慧方师兄也要跟师父一起东渡。 **荣** **睿** (欣喜地)噢?!(昏昏欲倒)

**鉴** **真** 你怎么啦?

**荣** **睿** (捂住右臂)旧病复发。

**鉴** **真** 快来歇歇。(扶荣睿坐在菩提树下)

**荣** **睿** (强支撑着)师父，这些年，我跟您陆上辗转，海上飘

· 泊，至今虽未渡过大海，可我觉得日本和大唐越来越 近了 … …

思 托 师兄的脸色不好。

普 照 (预感到什么)师兄!

**荣** **睿** 普照，我们任重道远。(摘下项上的念珠)这是我亲

手串成的，送给慧方师兄吧。 **鉴** **真** 睿，快伸过手来!

**荣** **睿** (缩回右手)我多么想化作一只白鹤，把师父背过大 海!(踉跄扑倒在白鹤旁)

〔玄能急上。慧明、真如持鲜花从另一侧上。 玄 能 荣睿师兄，药来了!

鉴 真 什么药?

玄 能 荣睿为采仙鹤草，被毒蛇咬伤了。 鉴 真(惊)啊?!

众 人 (围上)师兄!

慧 方 (一把捋起荣睿的衣袖)蛇毒归心!(猛地欲吸吮)

**荣** **睿** (用力推开慧方，紧攒右臂，平静地)师父，为弟子祈 祷冥福吧!

**鉴** **真** (长呼一声)睿——!

〔众竦立凝望，双手合什。荣睿一步步走到树下。思 托上前搀扶。

**思** **托** (缓缓放好荣睿的手臂)荣睿师兄园寂了。

〔众人匍伏跪倒。慧明、真如手中鲜花落地、痛哭失

*声。*

鉴 真 (抚尸低诉)睿!我的佛子，我的法师!自扬州初会， 匆匆十年过去。为了给日本国寻求佛法和文化，你 随我五渡沧波，历尽尘世间的劫难，不幸你宏愿未 果，瘁然往生他界。你生在日本，尸骨却留在大唐， 你的英灵将在大唐僧众的心中，永存不熄。

**思** **托** (作谏偈②)“道由白云尽，缘与青溪长。尸沃西方 土，魂随钟鼓香。”

**普** **照** (作谏偈)“此缘尚未结，此道更绵长。生者当承志， 死者且安祥。”(发誓)我一定把师父接过大海!

〔众人缓缓起身。鉴真解下袈裟，普照、思托接过，复 在荣睿肩上。

**鉴** **真** (缅诵)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 睿!(老泪纵横，以手拭泪。突然，眼前一黑。他睁

大眼旋又闭上，手在空中摸索) 〔众弟子屏息惊看。

**鉴** **真** 啊 ? ! … … 思托、玄能!怎么?是天黑了吗?(大声 地)是天黑了吗?!(方向错乱)

〔思托、玄能急忙扶住鉴真。

普 照 (摧肝裂腑地)师父!您的眼睛 …… 〔骤然，天昏地暗，一片漆黑。

〔少顷，灯渐明，鉴真独自在光柱中摸索。

鉴 真 (痛苦地)该是圆月升起的时候了，我的眼前却是一 片漆黑!黑暗哪，你将永远伴随着我，永远 …… (激 愤地)佛陀呀，你竟忍心看着弟子在长夜中蹒跚寻 行?!难道真的是天地俱灭，万物皆空了吗?!(寻求 地)我该如何解除心中的痛苦?如何解除我弟子、工 匠们心中的悲戚?难道 …… (忽然转念)难道黑暗只 能给人带来痛苦吗?不!(勇敢地回答)越是黑暗， 人越要探求光明。(伸出双臂，探索着向前迈步，突 然，险些被地下的碎石绊倒。无情的现实将他激怒， 他强使自己站住。痛切地呼喊)我佛如来，给我光 明，给我光明!

〔灯大亮。慧方、玄能扶住鉴真。普照背包裹跪拜鉴 真。思托尾随。

玄 能 师父，不要东渡了!再也不要东渡了!

鉴 真 (坚毅地)不，东海虽大，只要得借日月风波之力，总 能过去的。

思 托 可普照师兄他 ……

〔普照起身，欲去又止。

鉴 真 (关心地)普照他怎么样? 思 托 他 … …

〔普照急忙摆手，恳求思托别讲。 **鉴** **真** 他怎么样?

〔普照拭泪，毅然离去。

**思** **托** 他已然离去了!

**鉴** **真** (一怔，大惊)他走了?! 〔普照闻声，背身止步。

**思** **托** 他说他要苦行苦修，祈求释迦使您重见光明! **鉴** **真** 啊 !

**思** **托** 他说他要专心抄经诵佛，以此平息他心中悔恨的波

澜! **鉴** **真** 啊 !

思 托 (激动已极)他说他要永远地离开您，以断绝您的东 渡之念，使您在故土僧众的爱护之下，度过您的晚 年。

〔普照忍痛走去。

**鉴** **真** (颤抖不已)错、错、错也!

〔普照猛然止行，转身凝视鉴真。

鉴 真 此时此刻，需要慰藉的不是为师，而是普照啊。想一 想，我们徒劳往返，白白耗费了他和荣睿十年的时 光。如今，他痛失师兄，又为我们舍弃他一生追求的 宏愿，他该是何等的痛苦?!快，思托，快去追他回 来，追他回来!

普 照 (再也抑制不住，“扑通”跪倒)师父!(跪步向前，抱 住鉴真痛哭)

鉴 真 照，你还在为师身边哪!(热泪横流)

普 照 您为日本国吃尽了千辛万苦，直至双目失明，我怎忍 心……

鉴 真 照，我知道你是为我的眼睛。可你不知道，我的眼睛 从来没有象现在看得这样远、这样明啊!我看见了 绯云般的樱花!我看见了平城京、东大寺!我看见

了荣睿的老妈妈隔海向我们招手!我看见了天皇、 百姓、僧尼两众齐声欢呼大唐的使者啊!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佛陀在我心中点燃的明灯，比圆月更亮、 更明!

普 照 (感动地)师父，我再也不离开您一步了!

鉴 真 只要同心同德，我们就一定能和日本的朝野僧俗，在 彼岸相逢!

**——幕落**

**第** **四** **场**

〔历尽劫难，素志不变。六次东渡，前后十二年，鉴真 终于踏上了日本国土，驻锡①平城京东大寺。

〔大唐天宝十二载(公元七五四年),日本天平胜宝六 年。初春。

〔日本国平城京，东大寺院内一角。

〔幕启。樱花盛开。东大寺主持法净率日本僧众，向 山门外翘望。气氛隆重、肃穆。 一小沙弥上。

小沙弥 师父。大和尚从宫里回来了吗?

法 净 快回来了。大和尚就要给殊义亲王授戒②了，各方礼

仪，多加小心! 〔 慧 方 上 。

慧 方 法净法师，大和尚回来了! 法 净 准备迎接!

一沙弥 山门外的百姓们要求破例让他们进来，看看大和尚! 法 净 笑话!吩咐下去，寺内杂役一律回避，寺外百姓统统

走开!

小沙弥 是 ! ( 下 )

法 净 (对内)有请亲王!

〔钟鼓盂磬齐鸣。思托捧诗文、字帖，陪殊义亲王上。 殊义满面春风，边走边谈。众僧人、卫士随上。

殊 义 大和尚回来了吗? **慧** **方** 已经到了。

**思** **托** 亲王，这两卷李白、杜甫的诗文，和这两部字帖，跟随 师父辗转周折了十二年。今天得以献给亲王，师父 算是如愿以偿了!

殊 义 感激不尽!李白、杜甫的诗，是我最喜爱的!(翻看 字帖)哎呀!这是谁的书法?矫若惊鸿，宛若游龙， 含而不露!

**思** **托** 这是王羲之的真迹。

**殊** **义** 真迹?难能可贵!这又是谁的妙笔?鱼跃天门，虎 卧凤阁，神采洋溢!

思 托 这一帖出自王献之的手笔。

殊 义 这就是日本从未见过的二王真迹吗? 思 托 请亲王笑纳。

殊 义 太珍贵了!大和尚远涉异国，住得惯吗? 思 托 入境随俗，日久天长也就习惯了。

殊 义 法净，你要细心照料贵客。 法 净 亲王放心，自当竭尽全力。 慧 方 师父来了!

〔小沙弥应声跑下。众人列队迎向山门。鼓乐声愈 响。跟随鉴真进宫的沙弥捧着天皇赏赐的供物、礼 品过场。寺内僧众赞叹不已。

殊 义 啊!只有鉴真大和尚，才能得到朝廷这样的赏赐!

法 净 天皇陛下对大和尚的期望可厚呢! 〔普照捧着耀眼的大僧都③衣帽上。

法 净 大僧都法衣?!

普 照 (兴奋地)师父，天皇陛下已经任命大和尚为日本国 僧冈大僧都了。

殊义今后日本国佛门授戒之事，都由大和尚一人统管了。 法 净 大和尚德高望重，我国佛门戒律从此可以严整了。 慧 方 (向普照)怎么去了这么久?

普 照 大和尚给皇太子授戒之后，又给皇太后诊治疾病，回 来得就迟了。

慧 方 (抬头望去)师父来了!

〔鼓乐声大作。玄能搀鉴真上。 殊 义 大和尚辛苦了!

思 托 师父!殊义亲王请您授戒，来了多时了。 鉴 真 殊义亲王!

殊 义 大和尚一踏上日本国土，就日夜辛劳，寝食不安，还 望保重法体。

鉴 真 鉴真有何德能，贵国上下如此厚爱，实在惶恐得很。 思 托 师父，戒坛已在卢舍那佛殿立好，香烛点燃多时，快

给殊义亲王授戒吧! 鉴 真 好。亲王请!

〔殊义、卫士下。鉴真去而复转。 鉴 真 真如、慧明在吗?

**思** **托** 她们到大安寺送针绣佛像去了。

鉴 真 天皇要我派人进宫传授唐乐，让真如准备一下。普 照，你送真如进宫。

普 照 弟子记下了。

鉴 真 慧方，西大寺要盖一座八角塔，你把扬州带来的图样 给他们送去，帮他们施工。

**慧** **方** 师父放心!

〔俊子扶荣母上。

**荣** **母** 从大唐来的高僧啊!我要找大唐来的高僧……(晕

倒 )

**众** **人** 怎么了?

**鉴** **真** 我看看。(诊脉)关脉中迟无力，肠胃虚弱，劳累所 致 。

**荣** **母** 刚才不知怎么一下子就昏倒了……

鉴 真 不要紧，这两粒金丹先服下。 荣 母 谢谢!

法 净 大和尚，亲王有请。

鉴 真 (对荣母)你等一下，回头我配了药给你送来。

〔鉴真及弟子们下。法净走近荣母、俊子。寺奴后择 暗上。

法 净 你们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快走吧!(转身看见后择) 后择，让他们赶快出去!王公贵族受戒，贫民百姓一 律回避，快去!(欲下，见后择未动)后择!听到我的 吩咐没有?(下)

〔荣母二人用哀怜的目光望着后择。后择走近荣母， 欲说无言，惨然地笑了笑。荣母明白了对方的处境， 站起身来。后择忙上前搀扶 ……

荣 母 俊子，我们不等了……(对后择)我们走

后 择 老人家，你们在后山门等着，回头我把大和尚的药给 你送去。

〔后择扶荣母下。俊子随下。

〔少顷，真如穿日本服、踏木屐；慧明穿一身唐服，兴 冲冲上。

**慧** **明** 真如，累死人了!

**真** **如** (采一朵樱花)哎，你看见没有?过往的行人都直着

眼睛看你，真是唐朝的大美人呀! **慧** **明** 别拿我开心!

**真** **如** (神秘地)我要是皇上，就选你做妃子!

慧 明 (微露嗔色)别瞎说了。我的心思都在雕刻上! **真** **如** 怎么?你真想当一辈子比丘尼④吗?

**慧** **明** 当了尼姑就不会有尘世间的烦恼了。 **真** **如** 你还是有烦恼啊?跟我说说吧!

〔慧明再次追打真如。普照上。

**普** **照** 肃静!殊义亲王正在授戒。你们俩怎么才回来? **真** **如** 佛像送到大安寺以后，又去街上转了转。

慧 明 我俩走到朱雀大街，一路上的寺院都开满了樱花，平 城京虽不及扬州繁华，倒也是“桃花流水睿然去，别 有天地非人间”了!

普 照 是啊，日本国虽不如大唐天开地阔，但也不失为水秀 山青。留在日本国吧?

慧 明 好哇!

普 照 只怕将来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了。 〔三人大笑起来。

普 照 真如，告诉你个高兴的事，我要送你进宫。

真 如 什么?我不去!死也不去!我一辈子也不离开大和 尚。

普 照 你想到哪里去了?!一不要你当斗鸡奴，二不选你当

妃子，大和尚派你进宫传授唐乐。 真 如 (松了口气)啊!

普 照 快去准备吧!

慧 明 我帮你收拾。

〔慧明、真如下。鉴真摸索上。 鉴 真 老人家，给你药。

普 照 师父!(上前搀扶)他们不在这里。 鉴 真 到哪里去了?

普 照 您别着急，我去找他们。(下) 鉴 真 (坐下又站起)为什么不等着?

〔山门外传来《贫穷问答歌》的歌声。鉴真停步，倾 听 ：

“风中夹雨雨加雪， 彻夜寒冷难忍受， 嚼一口粗盐，

嗫一口醅酒，

天下舍我还有谁? 比我贫穷的也有。 …..."

鉴 真 好凄凉的歌声!拨人心弦催人泪下。

〔后择从后山门进来。 后 择 大和尚!

鉴 真 后择，这是什么歌? 后 择《贫穷问答歌》。

鉴 真 哦 ! 是 谁 在 唱 啊 ? 后 择 就是刚才那母女俩。

鉴 真 快把他们叫进来，我要给她药吃。 后 择 把药交给我送去就是了。

鉴 真不，我还要交待怎么服用，快去! 〔后择犹豫地走出。

鉴 真(自语)《贫穷问答歌》,是山上忆良⑤写的，真如一定 爱听、要学。

〔后择带荣母、俊子上。 荣 母 大和尚。

鉴 真 老人家，来!这是我亲自配制的补心星月丹，每天两

次，早晚服。

荣 母 谢谢!(接药)

鉴 真 你们家住什么地方? 荣 母 我们从外乡来。

鉴 真 路途遥远，又重病在身……后择，把她们领到后面慧

明、真如的房里去歇息吧!

后 择 (高兴地)是!老人家，跟我来!

荣 母 (望着鉴真)大和尚，您从大唐来，我想跟您打听一个

人。 鉴 真 谁 ?

荣 母 (摇摇头)唐土太大了，又过了二十多年，不会有了



鉴 真 老人家，你说。

〔荣母欲说，法净上。

法 净 后择，我让你做的事，怎么还没做?

鉴 真 后择，法净法师叫你有事，我带他们去吧。 法 净 (想阻止)大和尚……这两位……

鉴 真 我去去就来。

〔真如换了盛装，抱琵琶上。 真 如 师父，我要进宫去了。

鉴 真 真如，你来得正好，把她俩领到你和慧明的房里去 吧!她们会唱很动人的歌，你可以跟他们学。

**真** **如** 谢谢老妈妈，来!

〔真如扶鉴真，俊子扶荣母下。

法 净 后择!你在东大寺多年了，这里的规矩你还不知道 吗?

后 择 是大和尚让我……

法 净 大和尚看不见。他是大唐的高僧，好不容易请来的 贵客，他身边的弟子、工匠，也是大唐的名人高士，你 把两个乡下人带进来，亲王知道了要怪罪的!

〔殊义上。卫士随上。 殊 义怎么回事?

法 净 后择把两个乡下人带进了寺院。

殊 义 啊 ? !这是违犯寺规的!何况大和尚在此! 法 净 (对后择)到后殿去罚跪!

殊 义 不，到后殿重责二十棍，听候发落! 〔后择被二卫士押下。普照上。

普 照 (对法净)师父!看见那乡下母女了吗? 法 净 (小声地)亲王动怒了。

普 照 为什么?

法 净 就为那母女俩。

普 照 是大和尚让她们在这里等着。

殊 义 普照，你是一个日本僧人，我们日本国是有规矩的。 《僧尼令》⑥明文规定：贫民百姓不许入佛门。不准进 寺院。佛法源于大唐，你在那里留学多年，难道不知 道吗?

普 照 在大唐，佛教早已有所发展，人不论贵贱，只要有佛 心，都可以入道受戒。在大唐，大小寺院都设有悲田 院，接济无家可归的穷人。这些，不值得我们效法

吗?

殊 义 (怒)两个下等人闯进了寺院，亵渎了佛门，万一唐突 了朝廷，谁担当得起?快让他们出去。不要让大和 尚知道。(拂袖而去)

普 照 师父，弟子让您为难了

法 净 那母女俩已经到后院去了，切莫让大和尚为难。我 再找亲王说说。

〔普照、法净分下。慧明扶后择上；后择被打伤。 **慧** **明** 别怕，这里没人。他们为什么打你?

〔后择无语。

**慧** **明** 快逃走吧! 〔后择摇头。

慧 明 (拿出钱来)这个，你路上用。这是金疮散，你带着。 快走吧!

后 择 (感激地)……我往哪里走啊?!逃出去，朝廷的租庸

赋税，我也负担不起! 〔殊义、法净、二卫士上。

法 净 后择，你怎么敢跑出来?还不下去!

慧 明 亲王，他虽是寺奴，却颇具佛心，不看僧面看佛面，饶 恕他吧。

殊 义 此事与姑娘无关。来人，拿铁锁来，把后择锁起来! 〔一卫士拿过铁锁，亲王接过丢在地上。慧明夺过铁 锁，跪下。

慧 明 亲王!救人放生是佛门善举。是我把他放出来的， 若有罪，应当捆我!

法 净 慧明姑娘，快快请起! 〔荣母、俊子、真如上。

荣 母 大唐的姑娘，可不能连累你啊!亲王，我们走就是 了!(拉俊子欲下)

〔鉴真内喊：“老人家!”上。众弟子随上。 鉴 真 老人家，你身体虚弱，暂且在庙里将养吧。 慧 明 (急切地)老妈妈要走!

鉴 真 外乡人无家可宿，留下不好吗? 慧 明 后择被打得遍体鳞伤!

鉴 真 (一惊)后择挨打了?!为什么?

法 净 他不听吩咐，将下等人带进了寺院。

鉴 真 这不是行善吗?

后 择 可这是违犯寺规的。

鉴 真 噢!……(痛楚地)我明白了!(缓慢、深沉、诚挚地) 亲王殿下，法净主持，此事不怪后择，是我初来，不明

僧令，触犯寺规，若要惩罚，应当罚我。 殊 义 不，大和尚，此事与您不相干。

荣 母 (悲切地)大和尚!睿儿不该请你来呀! 鉴 真 睿儿?!

真 如 师父!她就是荣睿法师的母亲! 殊 义 (一惊)什么?

鉴 真 啊?!老妈妈，我可找到您了!可是荣睿他……您再

也见不到了! 荣 母 (痛呼)睿儿!

慧 方 (跪倒)老妈妈，你就把我当做荣睿吧! 思 托 大唐僧众永远忘不了荣睿法师的精诚!

普 照 老妈妈，我是普照啊!大和尚两次派我去美浓，都没 有找到您。

荣 母 (悲恸地)我盼了你们整整二十年!

鉴 真 老妈妈，你为何落到这般光景?

荣 母 睿儿上了大唐，他爹又死了，剩下我们母女相依为 命，我们日夜盼着大唐的高僧来呀!没想到寺门难 进，苦海无边。山门外有多少人想得到您的教化呀， 可他们进不来 ……

鉴 真 (愤慨地)一道山门，隔却了多少善缘。想不到渡海 难，度人②更难!

殊 义 待我启禀天皇，将荣睿法师的老妈妈奉养起来就是。

鉴 真 (坚定地)我要效法贵国已故僧冈大僧都行基法师， 去至街头，为百姓们传经说法。我要盖一座大唐模 样的寺院，让十方僧众都能来挂锡求学。佛陀呀! 超度所有的人，到极乐世界去吧!倘若劫数未尽，弟

子甘愿一人在苦海深渊中受熬炼!(面向西方合掌) 殊 义 (感动而矛盾地)咳!(顿足)

**—** **—** **幕** **落**

**第** **五** **场**

〔弘扬佛法，慈悲为怀。鉴真克诚克谨，舍己为人，赢 得了日本朝野僧俗的敬仰。三年后，鉴真开始兴建 招提寺。

〔秋日傍晚。东大寺禅院内，鉴真的禅房。

〔幕启。墙上挂着圣洁的佛像。条案上戒香缭绕，蜡 灯通明。远处隐约传来伐木的号子声。

〔后择正聚精会神地坐在地上雕刻手中的佛像。慧 明走进来，站在后择身后观看。

后 择 (发现身后有人，站起)慧明姑娘!请你指教!

慧 明 刀法大有长进，刻得不错。就只一样，你刻的佛爷， 怎么都是愁眉苦脸的?

后 择 我笑不出来。

慧 明 给我。(接过佛像刻了几下)

后 择 嘿!笑了! … … 慧明姑娘，你真是菩萨心肠。这几 年，你教我识汉字，教我刻佛像，从不厌烦，真是我的 好老师。

慧 明 别这样说，你也帮了我们好多忙。 后 择 这次回来的遣唐船，你打听到了?

慧 明 说是已经到了。师父还没回来?(收拾几案)

后 择 准是又让山门外的百姓们围住了。百姓们怕你们要

走 。

慧 明 不会的。工匠们只是盼望着返航的遣唐船，能带来 一封家信。

〔号子声又起。鉴真上。

慧 明 师父回来了!(扶鉴真坐下) 鉴 真 这是什么声音?

慧 明 伐木人下山了。

**鉴** **真** 跟扬州运河上船工拉纤的号子声很相似。

**慧** **明** 您又在想大唐了。告诉您个好消息，遣唐船已然回 来啦!

鉴 真 好，你们都会有家信来了。慧明，一年多没接到你妈 妈的来信了吧?

慧 明 就是担心妈妈的病，不知好了没有?

鉴 真 等招提寺盖好。就送你们回去。招提寺要供奉上百 尊佛像，你能应下来吗?

慧 明 能。(从后择手中拿过佛像)师父，就照这样子行吗? 鉴 真 (抚摸雕像)嗯!佛面园融、丰满，衣纹流畅、洒脱，不

愧为大唐的能工巧匠! 慧 明 这不是我的手艺!

鉴 真 你跟我说笑话。

慧 明 (对后择)你说话呀!

后 择 大和尚，是我学着刻的。

鉴 真 后择?(仔细抚摸佛像)唔!不是一 日之功啦!你也 喜欢雕刻佛像吗?

后 择 说不上。小时候爱捏个泥人，进了寺院，看门、打钟、

干杂活，觉得没有什么可喜欢的。起初，我挺喜欢大 佛爷，他老是笑呵呵的，可慢慢的，我觉得他老对别 人笑，根本不认识我。看我说哪儿去了……

**鉴** **真** (惊讶)你说得很有道理!

**后** **择** 我虽然不信佛，可我看见佛门里有大好人，师父们比 佛爷强多了。

**鉴** **真** (惶恐)可不能这样说啊!(合什)阿弥陀佛!慧明，

后择很聪明，你收他做个徒弟吧。 **慧** **明** 不行，我怎么能当师父呢?

**后** **择** (跪倒)慧明老师! **慧** **明** 哎呀，快起来!

〔慧方捧招提寺模型上。

慧 方 师父，招提寺模型做好了。 **慧** **明** (惊喜地)真是玲珑剔透!

**慧** **方** 不知是不是符合师父的意思。(递到鉴真手里) 〔鉴真用心地摸着。慧明、后择围上来看。

**慧** **方**这是招提寺的金堂，这里还要盖讲堂，还有地藏堂、

角堂、开山堂、钟楼、藏经楼…… **鉴** **真** 好极了!我正是这个意思。

**慧** **方** 弟子还想用金丝楠木作顶梁玉柱，斗拱要三重相叠 望板做成复形穹窿，竖条中间描上佛菩萨宝像花，这

样可以集中长安、洛阳各大丛林的精华。 鉴 真 招提寺何时动工?

慧 方 一等材料筹集齐全，就可以破土了。只是金丝楠木 很难找到。

鉴 真 我们扬州蜀冈山上，倒是有这种木材。 慧 明 远水解不了近渴。

鉴 真可否用其它木材?

慧 方 按您的吩咐，各项工料都是省打俭用，只是这顶梁 柱，必须用金丝楠木才结实长久。

后 择 我知道，殊义亲王的领地里有金丝楠木。

慧 方 我也听说了，不过那是亲王供奉家神用的，任何人不 能 动 。

**鉴** **真** 确是不好开口。

慧 方 我试着跟法净主持说了说……

鉴 真 不要让法净主持为难。慧明，你去准备些果点，我要 请殊义亲王来做客。

〔慧明、后择下。思托、玄能、普照背化缘①口袋上。

**思** **托**

玄 能 师父!师兄! 普 照

慧 方 三位师弟，连日外出化缘，辛苦了! 鉴 真 满载而归吧?

玄 能 (懊丧地)招提寺甭盖了!

鉴 真 怎么?又想家啦? 玄 能 化不来钱!

思 托 谁说化不来?我和普照师兄就化来了! 玄 能 还不够买鞋穿的呢!

思 托 集少成多，聚沙成塔。

普 照 许多乡亲们虽然拿不出钱，可是都争着要出力。

玄 能 反正师父这一套，把上边有些人给得罪了。叫我说， 事事听人家的，什么都好办!

鉴 真 我们坚守佛陀的教义，并没有错。只要我们心地坦 诚，就会感动更多的人。

**慧** **方** 殊义亲王已经处处为我们讲话了，还表示要资助我 们盖寺。

玄 能 有不少工匠已经想家了。 **思** **托** 我看就是你想家了。

〔内喊：“殊义亲王到!”

**鉴** **真** 殊义亲王来得正好。快快有请!

〔二卫士引殊义上。鉴真起迎。落座。慧明奉茶上。 殊 义 大和尚!多日不见，法体可好?

鉴 真 谢亲王挂怀。亲王到此，不知有何见教?

殊 义 一来看望师父，二来告诉您，遣唐船已然回朝复命。 鉴 真 一定带来不少家信吧?

殊 义 走得匆忙，没能如愿。倒带回来一个消息。

鉴 真 什么消息?

殊 义 唐土发生了战乱。

众 人 (关切地)战乱?!

殊 义 藩将安禄山、史思明起兵反叛，唐明皇逃到了四川， 杨贵妃吊死在马嵬坡。

鉴 真 百姓们呢?

殊 义 流离呻吟于战火之中……

玄 能 (惊骇地)大唐遭劫难了!

普 照 我们离开大唐时，还是歌舞升平……

殊 义 日本国在大唐为官的阿倍仲麻侣捎了一封信来，信 上抄录了杜甫的一首诗……(递上信)

思 托 (接过念)“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 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 短，浑欲不胜簪。”

慧 明 扬州怎么样?我妈妈怎么样?

**思** **托** 信中没说。

**殊** **义** 扬州还好。长安、洛阳落入叛军之手，长安的宫殿已 化为灰烬了。

鉴 真 (痛呼)长安! ……我的好友呢?阿倍仲麻侣还在长 安吗?

思 托 他说要终身仕唐，和大唐的百姓共患难。

玄 能 (扑到鉴真面前)师父哇!长安遭了劫，我的戒师、师

兄师弟们!他们……我可是在长安出的家呀!

慧 方 长安的庙宇佛堂，朱雀大街繁花似锦的彩楼、街坊 ……何日能修复?靠谁去修复?!

普 照 我和荣睿在洛阳渡过四年的留学时光，福先寺、白马 寺有读不完的经卷，难道也被毁之一炬了吗?!

慧 明 (突然)师父，我们回去看看吧! 玄 能 对，回去吧。该回去了!师父!

〔鉴真受到震动，心痛无语。 慧 方 回去?

殊 义 天皇让我转致对您和各位师父、工匠的问候，望您不 要过于悲伤。还问您有什么要求?

鉴 真 要求……(突然)下一次遣唐船什么时候发?

殊 义 您……?!唐土战乱，遣唐船已被迫停发。您一定要

回去，我想朝廷会体谅和满足您的。 鉴 真 那就麻烦亲王和朝廷了。

殊 义 我立即进宫启奏!(与二卫士下) 众 人(心情不一地)师父!

鉴 真 随为师去戒坛，为受难的同胞焚香、祈祷!

〔众弟子搀鉴真下。慧明忍不住哭泣起来。

玄 能 哭什么?告诉工匠们，收拾东西回大唐!(下)

〔慧明欲下。后择上。 **后** **择** 你们真的要回大唐? **慧** **明** 家乡被难，谁不思归?

**后** **择** 不能留下吗?那里兵荒马乱的，危险啊! **慧** **明** (摇头)师父都动心了!

后 择 (难过地)天哪!(猛然蹲下哭泣)

慧 明 后择!你我相处三载，结下了深厚情谊，我也不忍心 离开你们哪!使我宽慰的是，先父的遗愿已然实现， 我已经把塑像的手艺带到了日本，传给了你……

后 择 慧明老师!我和师父们有缘相会，终身不忘。现在 什幺都不必多想了，您应当和师父返回故土。这尊 玉佛是你我生死相知的见证，把它送给我吧!(举起 玉佛)千尊佛，万尊佛，只有这一尊，是我心中的佛!

**慧** **明** 就让他永远陪伴着你吧!(拭泪下) 后 择 慧明老师!(欲追下)

〔 法净上 。

法 净 后择，来!快来帮我做件事! **后** **择** (悲伤地)大和尚要走了!

法 净 知道。你快点儿跟我来吧!(拉后择下)

〔静场。秋风飒飒，黄叶飘零。鉴真蹒跚上。

鉴 真 是清风吹动了屋檐下的角铃吗?我仿佛听到了金戈 铁马，鹤唳鸿鸣……是什么在我眼前闪亮?难道是 宝刹经卷俱被战火点燃?……真是沧海桑田啊，连 帝王家的欢虞都不能长久!落叶呀，你何不入土归 根，无端地扑打着我作甚?……这倒奇了，这晚秋季 节，何来琼花的香气?……是故土的馨香?!大唐 啊，扬州!大明寺的疏星冷月，钟鼓梵音……归去

吧!归去吧!(触到了招提寺的模型)招提寺!招提 寺……

〔隐隐响起《贫穷问答歌》的歌声。

鉴 真 一边是扶桑众生的呼唤， 一边是故土百姓的呻吟，真

是难解难分哪!佛陀②,导化③弟子吧! 〔真如上。

真 如 大和尚!我在宫里都听说了，满朝文武都舍不得您 走。刑部大臣淡海三船给您写了一首诗，让我带来， 说是为您送别的。我唱给您听!(把诗笺放在桌上， 拨动琵琶，唱)

摩腾④游汉阙，僧会⑤入吴宫。 岂若真和尚，含章渡海东。

禅门戒纲密，慧苑觉华丰。

欲识玄津路⑥,缁门⑦得妙工。 〔歌声中，众弟子默默走上，倾听。 〔真如唱罢，泣。

鉴 真 老僧难当!老僧难当!

玄 能 师父，工匠们全都收拾好了! 鉴 真 招提寺要继续兴建。

普 照 由弟子承担。

鉴 真 你们都要回去吗?

玄 能 当然都回去。就是思托……

思 托 师父!阿倍仲麻侣本来也是要回国的，大唐遭难了，

他反倒决心留在大唐。 鉴 真 哦!思托，我明白你!

〔荣母、俊子内喊：“大和尚!”急上。

荣 母 大和尚!听说您要回大唐，我母女俩特赶来给您

俊 荣 鉴 俊 荣 鉴 荣 俊 思 慧 慧 真普

子

母 真 子

母 真

母 子 托 方 明

如 照

……(哽咽)送行……

不!妈妈说的不是心里话!我们是来告诉您，百姓 们舍不得您走，舍不得您 … …

(一把拉过俊子)这孩子，怎么不懂事啊! 老人家!俊子 ……

大和尚!这两年，为了宣说您的功德，我和妈妈走遍 了日本列岛，天涯海角都能看得见您!在奥羽，我们 看见了慧明姐塑造的脱胎夹综像；在摄津，人们争着 传抄您校正过的《金光明经》;在九州，药铺的招牌上 绣着您的法像；在四国，一到春天，姑娘们总爱戴一 朵扬州的琼花。人们唱道：您德流八纮，韵满千山。 这样的功德世间少有，百姓们和您结的是不了缘!

大和尚!您功德圆满了，(违心地)您回去吧!让睿 儿，保护您一路平安!

(受到震动)睿——!说什么功德圆满，荣睿为我尸 留异国，亲人故友永隔海天，他的宏愿尚未了结。乡 思乡愁，人皆有之。可是想想荣睿和阿倍仲麻侣，想 想千千万万日本百姓对我们的厚望，想想招提寺才 刚刚兴建，我们就会掩抑乡思，而全顾友情了。老人 家，俊子!我不走了!

(大喜)日本百姓世世代代忘不了您!

我要和师父一起，在樱花之国园寂⑧!

我要和师父一起，永结两邦之好! 我们也永远留在日本了!

我要云游日本，把大唐的情谊传遍千家万户!

玄 能 我……(手足无措)哎呀，您不是请人家发遣唐船吗? 鉴 真 遣唐船自然要发!你替为师去扬州探望乡亲如何? 玄 能(“扑通”跪下)我不提回大唐了还不行吗?

鉴 真 (笑了)你回去有件重要事情要办。扬州蜀冈山盛产 金丝楠木，你回去后招工砍伐，然后运回，以为盖招 提寺之用!

玄 能 (恍然大悟)让我过海伐木?弟子遵命!

鉴 真 不可让殊义亲王知道。晓喻工匠们，愿回者一起准 备启行!

〔玄能应诺下。法净、后择上。

法 净 大和尚!您要用的金丝楠木全都伐来了。 鉴 真 (一惊)从什么地方伐的?

法 净 殊义亲王的领地里。

鉴 真 那是亲王供奉家神之物，岂可砍伐?

后 择 是法净主持带我和山门外的百姓们伐来的。 鉴 真 如何回复亲王?

法 净 一切由我承当。

〔二卫士引殊义上。

殊 义 大和尚!遣唐船已待命启程，朝庭命我送您返回扬 州。天皇得知您筹建招提寺的苦心宏愿，和对日本 朝廷的鲠骨忠心，特敕命朝野上下，同心协力，替您

营造招提!使您人虽离去，功德长在，夙愿得偿! 鉴 真 谢天皇!

法 净 亲王!有件事我先斩后奏了，想您不致怪罪。 殊 义 何事?

法 净 我做主把您家领地里的楠木给砍伐了。

殊义 哎呀，我正想要你去办这件事，你倒先下手了!

**鉴** **真** (激动地)谢亲王! 〔玄能急上。

玄 能 师父!工匠们听说您不走，都不回去了。 殊 义 (不解)啊?这是怎么回事?

鉴 真 (深情地)亲王!我要把日本当做大唐，鞠躬尽瘁，振 衣⑨招提。我若终，愿坐化扶桑四!来世转生唐土， 再赎前愆!

殊 义 (感动不已)盲圣! 〔号子声大作。

**——幕徐落**

**第** **六** **场**

〔传播文化，广结善缘。鉴真以苦为乐，六年后，终于 在平城京建成了一座闪烁着大唐灿烂文化光辉的宝 库——唐招提寺。

〔大唐乾元二年(公元七五九年);日本天平宝字三 年。中秋。

〔唐招提寺院内。

〔幕启。新建成的唐招提寺金堂，轮奂殊美。 一株参 天的古松，下悬着一 口铜钟。两旁有路通禅院和戒 坛。清晨，金堂外门庭若市，贵族、沙弥、百姓、下人 等欢声笑语，往来观瞻。玄能恭迎来人。

**女香客** (对玄能)空泥七喔!(上香后，下)

**书生甲** 玄能师父，今当唐律招提建成开光，我等特来贺喜! **玄** **能** 大家同喜!

**书生乙** 你看，仅花了几年功夫，就盖起了这样辉煌的唐律招 提 。

**书生甲** 雕粱画栋，飞檐回廊，神秀端庄!

**书生乙** 简直是一座宝库! **书生甲** 我仿佛到长安了!

〔书生甲、乙下。一贵族偕夫人上。

贵 族 玄能法师，请你赐教!(翻一本经卷)这句“我佛如 来”,唐音该怎么念?

玄 能 您老这大年纪，还学唐音?

贵 族 朝廷有谕，不会用汉语诵经，不能受戒，我夫妇还指 望大和尚给授戒呢。

玄 能 唐音就是大唐长安的口音。我是扬州人，不一定说 得 好 。

夫 人 别客气。您就教教我们吧!

玄 能 这“我”字不念“我”,念“哦”!(用陕西口音)“哦佛如 来”!

贵 族 “哦佛如来”!“哦”……(模仿着边念边下)

〔一胖一瘦两个日本妇女——芳子和君代，各从一侧 走上，同时弯腰敬香，互相施礼。

君 代

空泥七喔。你也来了!你也做了 一 身唐服?

芳 子

**芳** **子** 你的袖子太瘦了。唐服的袖子还得宽一寸。你看我 的!

君 代 不!我是按“大唐仕女图”的样子剪裁的。你的肥 了!

**芳** **子** 我也是按“大唐仕女图”的样子剪裁的。你的瘦了! **君** **代**

你的肥了!你的瘦了!(发现玄能)玄能师父，您说

**芳** **子**

呢?

玄 能 (为难地)这……《涅盘经》上没有这一段呀!(欲下)

芳 子 您别走!我还得请教一下，这珠佩在大唐是挂在左 边，还是右边?

君 代 芳 子 君 代

**君** **代** **芳** **子**

玄 能

玄 能 慧 明 君 代

**芳** **子**

慧 明 荣 母

思 托 鉴 真 荣 母

俊 子

鉴 真 俊 子

鉴 真

当然是右边! 左边!

右边!

问玄能师父!玄能师父，您说呢?

哎呀!我哪挂过这玩艺儿呀!跟念珠差不多，大概 是挂在脖子上的吧!

〔慧明上，捧腹大笑。

救命王菩萨来了。你们问她吧!(溜下)

这不是珠佩，是凤冠上的翠球。是戴在头上的。 (窘迫地)哦……沙育那拉!(走下)

〔荣母、俊子捧树苗上。叩拜。母女激动地相抱。 老妈妈!俊子!

慧明姑娘，咱们的寺院盖成啦!

〔鉴真在弟子们的簇拥下，兴奋地走上。众香客陆续 上 。

荣睿老妈妈来了!

老人家，多年不见，您好啊?

好!师父们都好!接到您的信，我们娘俩就连夜从 美浓赶来了。

大和尚!美浓的乡亲们千叮万嘱，要我们给您带来 一株获树苗，种在您的禅院里。

荻 树 ?

它的嫩叶能承接天上的甘露，这露水能擦亮您的眼 睛。

谢谢乡亲们!我唯一的憾事，就是看不见日本的山

和水，看不见扶桑的百姓们!

玄 能 交给我吧。今天就种上!(接过树苗)

荣 母 大和尚，我一路碰到许多人，都说要来参拜招提寺 呀 !

贵 族 大和尚!唐律招提在平城京建成开光，使日本佛门

大放异彩，我等虔诚恭贺! 众 人 大和尚功德无量!

鉴 真 蒙诸位僧俗父老厚爱和协助，才建成此唐律招提，诸 位当受老僧一拜!(合什)今日，佛光普照平城京，老 僧得以告慰荣睿的英灵，心中十分宽敞。无遮大供

已然备好，四方僧众尽可以来此挂锡求学了! 玄 能 大家尽可以尝尝我做的大唐的豆腐啦!

〔众欢呼，随着奏起的唐乐，舞蹈庆贺。舞兴方酣 ——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

一沙弥 (喊)亲王驾到!

〔二卫士抬横额上。横额上书“唐招提寺”四个大字。 〔二宫女捧袈裟上。

〔殊义、法净、普照上。

殊 义 大和尚!祝贺唐律招提建成开光!孝谦女皇亲笔提

写了敕额“唐招提寺”,让我奉献给您! 思 托 女皇的题字，全是一派王右军的风骨。 鉴 真 谢女皇!

殊 义 皇太后亲手为您刺绣了一件袈裟。

〔二宫女抖开袈裟，上绣“风月同天，共结来缘”八个 金字。

法 净 (念)“风月同天，共结来缘!” 鉴 真 谢太后!

普 照 师父，山门外求学的僧众越聚越多，都要来拜见您。 鉴 真 普照，再教为师一句日本话，“开学了”怎么说?

普 照 (说日语)他大以麦哈其麦利麦斯。

鉴 真 (庄重地)大开山门，唐律招提—--他大以麦哈其麦 利麦斯!

〔慧明、真如等为鉴真披上袈裟。

〔鉴真兴冲冲走到松树下。众瞩目。鉴真摸到钟锤， 用力一击，铜钟鸣响，远山回荡。众人虔敬地膜拜鉴 真。四方僧众涌进山门，凝望、膜拜。鉴真继续撞 钟。钟声不断，响彻太空。

**——幕徐落** **·全剧终**

**名** **词** **浅** **释**

**第一场：**

①方丈院——寺院主持居住的院落。

②居士——在家的佛教信徒的通称。

③留学僧——日本古代派往中国留学的僧人。

④弘法传律——弘扬佛法，传授戒律。戒律指佛教徒应守的生活规 则。如：不杀、不盗、不妄语等，是佛教的基本戒律。

⑤悲田院——我国古代寺院救济、收容穷人的场所。

⑥结缘——-即发生关系。与佛有缘，就是和佛教具有关系。如“广 结善缘”,就是广泛地结成良善关系。

⑦袈裟-——僧尼所披的法衣。

⑧布施——向僧人赠送钱财或香资等物。

⑨遣唐船——古代日本派遣到唐朝的船只。

⑩坐化——僧人坐着死去。

⑪公验——外国僧侣在唐朝的通行证。

**第三场：**

①普度众生——佛教语。指佛家希冀天下人绑能过好日子的愿望。

②课偈——课：致丧礼的文章。偈：和尚唱的经句。课偈就是僧人 致丧礼的诗句。

**第四场：**

①驻锡——又称挂锡。指僧人到其它寺庙暂住。

②授戒——戒师将戒律授与受戒者。受戒。就是宣誓不做违反教 团制定的规则的行为；即接受佛所制定的戒法之意。无 论在家、出家，所有要人佛教教团人，鄉要依照规定，受

五戒、十戒和具足戒，谓之受戒。

③大僧鄉——日本古代佛教领袖的职称。

④比丘 印度梵语的音译。义为乞士， 一般指男子出家受“具足 戒”的人。女性称比丘尼。

③山上忆良 日本天平时期著名诗人。《贫穷问答歌》是他的代 表作。

⑥僧 尼 令 ——古代日本规定僧尼出家的法令。

⑦度人 佛家语。指让现世的人信佛行善，以超脱苦难。 第五场：

①化缘——佛家求人施舍钱财。

②佛陀 (佛祖)印度梵语，简称为“佛”,义为觉者；恭敬一点，称 为佛祖。

③导化 佛家语。使人得到精神上的解脱，或给人以启迪和智 慧 。

④摩腾 天竺国僧人名。他在西汉时第一次把佛教传到中国。

⑤僧会 林邑国僧人名，东吴时他曾来中国传教。

⑥玄津路——佛教语。指通往极乐世界之路。

⑦缁门——即禅门、佛门。

⑧圆寂——是“涅槃”的意译，即僧尼死亡的别称。

⑨振衣——佛家语。主持寺院的意思。

⑩扶桑——日出处的神木。这里指日本。